

世文 紀藝

期二第 號季冬 卷一第



行發社紀世藝文海上

	全	祿	牌	香	煙
全	吸				
家	煙				
福	全				
祿	祿				

中華煙草公司出品

中支葉煙株式社會

上海大海上路三十四號
電話(代表)一四九六〇

欲定製

上等手工 式樣大方

上等材料 華麗舒服

之西服

唯有請到全滬洋服界

領袖

培羅蒙洋服店

靜安寺路二八四號
電話三四四八九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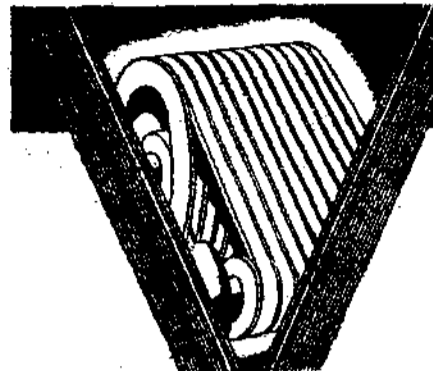
欲 欲 欲 欲

滬 津 京

大 衆 襪 廠

襪 子 專 家

泰 山 路 七 六 九 號 即 舊 金 神 父 路 西 口



牌達發
帶皮橡角三色紅

處銷分約特

號全五富華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號全五昌森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一三三三三三三三

號全五祥大信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號全五華聯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號全五昌萬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一三三三三三三三

號全五泰順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帶皮橡角三色紅
V-BELT

用保質熟 大力堅博 新開辦常 寸尺部全

號全五和協 理經總
七六九七三 電話 字九〇四路大豐源區長沙堂

FEDERAL PERFECT-V
VULCAN RUBBER GOODS MFG. CO., LTD.

通交利便



會社務服

客三 出日 應電 獨全
車輪 租夜 僱話 家滬

40000

JOHNSON PEDICAB SERVICE

文藝世紀

民國三十四年二月一日出版
第一卷·第二期·冬季號

文藝創作的心理過程……………張資平(二)

談表現手法……………許衡(六二)

談詩……………沈寶基(六五)

畢茂世論……………傅彥長(八)

賣書記……………趙蔭棠(一〇)

新文藝書話……………文載道(三五)

撒花女郎……………徐玉諾(七九)

詩二首……………穆不己(八〇)

流浪女外一章

裴龍 (八一)

十月詩抄

路易士 (八二)

譯詩二章

俞允詠 (八四)

樂鄉

南星 (八七)

老人

朽木 (九五)

今日的南山下

東野平 (一八)

夜航船上

麗歌 (五七)

宮廷歌唱家

林栖 (一〇四)

森林幻想曲

艾辰 (四六)

栗子

江璜 (五五)

冰點下的油盞燈……………林微音(五〇)
破鞋……………尤其(五二)

談莎士比亞悲劇「馬克白」……………畢基初(一四)
從廢名的「街頭」說起……………路易士(七二)

「新思潮」時代……………真原(八五)
憶克木……………南星(三〇)

編輯後記……………編者(三二)

封面設計：趙璇
卷首插畫：陳遠

上海華商證券交易所

第一號經紀人

鴻興證券號

利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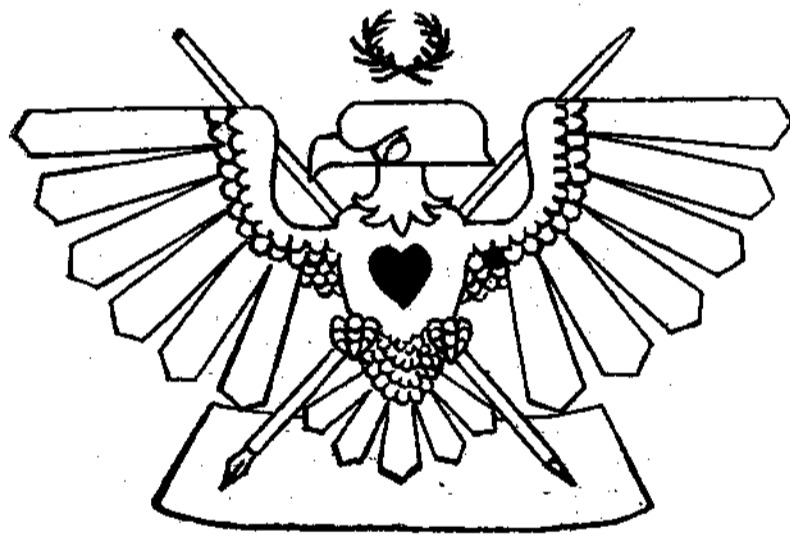
代客買賣各種華商股票
如蒙賜顧無不竭誠服務

地址：九江路證券大樓四四二號

電話：九六九八四
九五三七七
九〇二八三

文藝世紀

冬 季 號



上海文藝世紀出版社

文藝創作的心理過程

張資平

(一) 胚胎與感化性

本篇所謂文學 (Literatur) 的意義，在廣義上，略與藝術 (Kunst) 的範圍相等，在狹義上，略與詩 (Poesie) 的範圍相等，乃指人類之個人的社會生活之自由的創造的表現之一切。故藝術家，詩人亦可適用於文學的創作家之意義。因為由內的受胎至表現之過程上，文學以至詩歌和其他的藝術實有顯著的共通性。

一般常說「藝術即是表現」，即是說，人類原有之表現的本能裏面自有藝術發生之動因。然則被表現的內容，對象為何？又所謂「表現」究屬如何的意義？康德在其所著『判斷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 裏面說，『所謂藝術的表現』是在實現豫先把握的概念，並使之感化 (Versinnlichen)。康德此種斷語雖不免有主智主義的之嫌，但吾人就於所謂概念 (Begriff) 和感化化的意義有加以更仔細的考察之必要。

此處所謂概念不僅是智的產物，亦包含一切內的直觀，其範圍可能擴大至浸透於感覺，感情之想像，空想等範圍。又所謂感化化乃就既有之概念而附加以作為構想力表象之美的理念。真正的藝術家從受胎一個題材乃至動機的瞬間起，即在感性上把握着這個概念(不僅是純智的)。藝術家是具有這種特性的。即在藝術家，作為題材的概念常浸透於感覺感情之中，智的部分和感性的部分常能融合於一爐。故若就上述加以修正，則藝術的表現與其稱為可能感化化的概念，毋寧說是既融合於感性的部分中之概念。

在哲學或科學上所處理的概念，以所思惟，所形成的概念為主，反之可能為藝術對象之概念，如前所述，不是單純的主智的，固定的，客觀的，寧可說是可能感知的價值概念。故吾人在藝術上並不固執此種概念之名稱，毋寧代之以價值感情這個名稱。

哲學和科學所求者是真實 (Wahrheit) 本身，藝術所求者是通過價值感情之真實性 (Wahrscheinlichkeit)。藝術的真實是由吾人的主觀，由價值感情流出來的真實。即對於先驗的客觀的妥當性而具有人類的主觀的妥當性之真實，此種真實能使對象的本性和主體的本性正確緊密相抱合，而對藝術賦與創造力，有人以為藝術的內容是認識要素 (F) 與情緒的要素 (f) 之和。吾人則認為藝術的內容是融解有情緒的要素之認識的要素，即非兩者之和，其實是兩者之積。

藝術的情緒所發動之處，即產生藝術。文學之心理的發生亦即在此。吾人觀花鳥風月之自然景象，經驗生離死別之痛苦感情，必然會觸發種種之感情 (Empfindung) 或情熱 (Pathos)，藝術即由是萌芽。『感情正是原始的人類精神生活之最强的決定的能率 (Moment)，此種感情的言語的表現即是最初之抒情詩 (Urlyrik)，亦是最初覺醒的主觀的胚種。』雅各波夫斯基 (L. Jacobowski) 在他所著的『詩之始原 (Die Anfänge der Poesie) 裏面即有此種論述。

此處所謂感情的發生不單是感覺，也不單是知覺，而是情緒 (Emotion)，情熱 (Pathos) 的活動。主觀體驗價值感情。例如對於花色鳥聲，若僅感覺或知覺而已，則不過是抽象的固定的概念。由花色可以悅目，鳥聲可以悅耳的感覺，即藉移入主觀感情於對象中，在主觀內遂有一種情緒之活動。此並非單純的知覺的概念，而是其對象所具有的意義在精神生活內之活動。對象所具有的意義和主觀情緒之確切的化合——由是即產生藝術之胚芽。換言之，主觀對於內的及外的對象，引起價值感情，觸發種種情緒，情熱的瞬間，即產出一種創造的空想 (Schaffensphantasie) 由是創出離開現實之獨自的藝術的心境。

認識的概念當其成立的瞬間有時弛緩，有時停息。但由藝術的直觀而來的概念乃其創生時即通過感情而作陰影的活動，是即所謂藝術的 (das künstlerische)，審美的 (das Ästhetische) 素因而為藝術創作之動因 (Anlass) 及內容。所謂藝術的素因在主觀內觸發時，藝術即由是胚胎。

(二) 表現與創造

胚胎於主觀內的所謂藝術的，審美的素因，必在某種形態或形式上作感覺的表現，即在聲，色，人類表情動態及其他形態上作具象化，若按康德的解釋即是感性化。此即藝術之表現。有表現，所謂藝術的素因始得成為藝術。藝術的內容是『體』，表現是『用』。兩者實不能分離。火能燃燒始能成為火。

所謂藝術的素因之感覺的表現，由表現方式及所採用手段，始能變為藝術之種種形象。即按表現什麼 (Was)，依什麼 (Womit) 而表現，怎樣 (Wie) 表現等而區分為種種之藝術，或為抒情詩，敘事詩，戲曲等文學，或為音樂，或為繪畫，彫刻，或為舞蹈，演劇，故知諸種藝術實係從一母胎產出下來的同胞。

最初胚胎所謂藝術的素因之主觀，藉某種媒介 (Mittel) 而產生藝術並表現之，此係該主觀之原有的本能。音樂是藉旋律，舞蹈是藉身體動態而表現，繪畫，雕刻是藉色彩及形體而表現。文學是藉廣義的言語而表現。

言語不是單純的說話或文字。所謂『Logos』是具有言語，意志力等的意義，從實在發源的流動性之象徵。誠如加西拉氏 (H. Cassirer) 所說，『言語是表現概念的識別之象徵形態』。一言一語不僅表示單純的一概念，實表示其所含著的意義，一思想，一象徵。『啊呀』一語即含著喜怒哀樂等種種感情。何況『花』，『手』，『心』，『女』，『天』，『神』，『道』等一語一字都象徵著一種深刻的思想。

想的流動。故知所謂表現結局即是象徵化。極端的說，一切藝術是藉廣義的象徵的表現而產生。

創造活動正是藝術制作上最特徵的精神作用。

表現與創造並不相同。表現概念——此處所謂概念是藝術的——之形態化，感覺化。表現是在言語，文字，色彩，形體上表示 (darstellen) 作為表象 (Vorstellen) 之內容。

至於創造 (Schaffen) 是由對象所解發，構成與現實不同之藝術的特別的世界。故浪漫派的人們不以文藝為人生之表現，而認為人生之一種創造。當概念之表象化時，又當表現藝術的內容時，亦見若干的創造活動。此並非複寫對象，而是把握對象的意義，構成一個新的象徵的世界，是即創造作用。創造並非循一定路徑，必然達到所豫想的結果之數學的公式。藝術的創作在其具象化的途中有許多變化，添加及構成等作用。又常屬非意識的靈感的活動。宿孕於主觀中的藝術的素因在未具象化的期內，不過是尚未具現實性的朦朧的空想的豫感的可能的胚種而已。從此胚種將生成如何的植物，那是神秘的，運命的不可強求的。初制作的瞬間，能作成如何的作品，藝術家本身亦無從確定，藝術家唯深信其自身之創作作用而已。在製作途中，作品常與作者的意圖相乖離而自取其本身的神秘的道路。故作家所完成的作品常有與其當初所意圖的面目完全不同。即在製作途中極為活動——有無意識的有偶成的，在作家有時為幸運的 (Günstig) 有時為非幸運的 (Ungünstig)，情狀種種不一。故所完成之作品有在作家意圖之上成功者，亦有失敗者，此種運命的制作或稱為運命，或稱為靈感，或稱為聖手，或稱為天才。

總之藝術家常受『欲表現胚胎於主觀中的藝術的素因之衝動』之驅使，他們具有一種『使漠然的空想感性化』的歡悅。此是自原始時代以來人類所具有的自我表現的本能。當然亦有如雅各波夫斯基所說，原始詩歌之材料亦有屬不愉快者 (Unlust)，本來藝術的資料多屬所謂『苦悶』一類。又藝術的創作作用本身有如陣痛，實難避免誕生的痛苦。不過對於自我表現懷着喜悅，則為藝術之通性。帝爾泰

(Dilthey) 在他的『體驗與詩』(Das Erlebnis und die Dichtung) 裏面說『能忍受深宵的悲哀，其人的胸坎中自有新的喜悅之表現』，亦即此意。即在自身裏面，既分裂的，相矛盾的，藉藝術的表現可以達到無分裂矛盾之完成。唯有藝術品正是藝術家自身之理念世界。

凡屬藝術的素因——哥德所謂內的形式——之受胎多是藉內的直觀或所謂靈感而形成，但當其在空想的形態時，是尚未獲得的，尚未看清的，尚未思考及感知淨盡的可能的素因。此種藝術的素因，本來具有將被表現，將被感性化的衝動。將此種直觀的內容，可能性的空想，曝之於光，遂至具象化，感性化，此即是創造作用。這不僅是瞬間的靈感，而是一種構成作用，內的素因和外的素因，主觀和客觀相結合之智的操作 (operation intellectuelle)。在此種制作作用的途中，藝術家之創作空想之動向，是不斷的傾向於理想化及完成化。

不用說，創作並非單純的模寫，亦非單純的反映，如康德所說『必須添加作為構想力之表現的美的理念』。哈曼氏 (Hamann) 亦說，『真正的藝術，文學並非單純的現實之模倣，人生之反映，時代的表現，而是在審美上提高至更高水準之人生以上的一種意識形態』。帝爾泰亦說，文藝正是理解人生之最重要的機關。帝爾泰此言可謂能道破真正藝術，文學之本領矣。

其次，奧國的佛萊特氏所提倡的精神分析 (Psychoanalyse) 對於創造作用亦給與一種新的見解。彼將精神病歸因於遺傳與個人的體驗，在體驗上又置重幼小時代之體驗及性的快樂慾 (Libido)。此等慾望若受教育因襲等之妨礙 (hemmen) 即發生血斯滴里症。又被妨礙或蔽塞的本能的活動並不消滅而在意識下潛伏為潛在意識 (Unterbewusstes)。此潛在意識若變為某種象徵的代用的形成物而表現於意識界，則其變態精神可以快癒。有時在顯示 (Manifestation) 上被阻礙的 Libido 變為有用的象徵形式而表現，是謂之本能的醇化 (Sublimierung)，其最顯著之例即藝術的素因之象徵化。夢是被蔽塞的慾望之變

裝或象徵。同樣文學是被排擠於空想界之本能或慾望之象徵化，是即文學之創作作用。

佛萊特之精神分析說實有種種的缺點，其後曾由 Jung, Pfister, Adler, Acheilis 等加以修正。總而言之，一旦被防阻或蔽塞的 Libido 及其他潛在意識忽然醒覺而作象徵的顯示，即促進藝術的創造。此種解說對於藝術之理解實給與一大指針，同時在心理的構成方面亦給與新清的暗示，則是不可否定的。

以上是專從個性的主觀的立場以至制作心理考察藝術文學從受胎至表現之發生的過程，其所胚胎者因感性化具象化之樣相 (Phase) 及媒材之不同——在原始期混同存在者亦然——而分化為文學，音樂，繪畫，雕刻各種藝術，由言語文字而具象化者即是廣義的文學，由是更分化為抒情詩，敘事詩，戲曲等。

南 京 路

虹 廟 斜 對 面

大東襪廠

多 福 牌 絲 毛 線 襪

喜 鵲 牌 棉 毛 內 衣

電 話 一 三 六 三

畢茂世論

傅彥長

人生於世，其實也是一失足而成千古恨的一種交代。情緒等於苦海，要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在這情緒之中拍浮一世。幸而人生這一個名辭，也有可以形容的反面。正如每一個浮滑形容辭都是正經名辭的敵人一樣，於是某一部分的人生就見得處處都是足以稱道的幸福了。人生的經驗是痛苦的，爲了這一點，如何纔是真正地去做一個人的問題，就有人以爲不免說來話長。

長篇大論，也是情緒中的一種痛苦表現，而且各人自己的感覺，總無法使之一致，所以把它放下，置之不理吧。言歸正傳的話，第一要簡潔。關於這一個如何纔是真正地去做一個人的問題，答話答得最簡潔的，畢茂世的便是其中之一。

畢茂世所答的話，好像一首不守詩律的五言絕句：

「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年紀輕一些的人，不一定都要飲酒。正如茶水一樣，少年人並不要多吃。還是把自己的感覺來做一段引論吧。二十年前，我也曾經追隨過別人到茶館裏去吃茶，不過毫不感到興趣。八九年前，我不要吃

酒。在酒池茶水之中想拍浮一生的話，在我已經是所餘無幾了。還好，我對於茶酒這兩者，至少從現在開始也在愛好着它。畢茂世的時代，大概還沒有什麼茶室煙館之類，否則他一定也會在這裏孵豆芽。所謂「了一生」，其實只是爲時較久的孵豆芽而已。上文所引的這一種爲人之道，如果出自一本正經，那末一切自尋麻煩的長篇大論，都是一些可以置之不理的話了。某一部分足以稱道的人生幸福，仔細想一下之後，其實也是痛苦的經驗。等到他一在酒池茶水之中拍浮下去的時候，他纔能十分安靜地只想着關於自己這一面的話。

至少畢茂世這一個人，關於他自己這一面的話已經一本正經地說完了。以爲他所說的話不甚充足嗎？那末讓我再說幾句話吧。人的生活或者可以是多方面的，拍浮在酒池中的生活真不必過於持久，譬如說拍浮在浴盆中的生活，不也是一個優秀的節目嗎？程伊川所賞識的靜坐，其實與拍浮在酒池中的感覺是一致的。在酒池中與靜坐，就人生方面說，只有善學者纔能感覺到這一點。善學者決不去讀什麼叫人感到麻煩的長篇大論。呆坐而在讀着某一本書的時候，至少他沒有關於自己的感覺，因此他決不是一個善學者。玩物之後所喪失了的志，就是自己的感覺，這當然是十分可惜的吧。

如此說來，真正地去做一個人的話，所謂「拍浮酒池中」之外，一定還有散步，隨便閒談等等的節目，想起來都應該是自己的感覺，爲什麼一定把這許多節目給克制了下來？拍浮在酒池中的看法，只是一個值得提及的例子而已。明白了這一點，什麼纔是自己的感覺，與真正地去去做一個人的話，從此都有了交代。活了七十二歲的人，至少要睡去二十四年，所以平均地說來，一個壽翁的高齡，大約不過四十八歲。從這稀有的人生光陰出發，過於敬惜着生活的人，對於畢茂世所說的話一定會有同感的。

賣書記

趙蔭棠

大概是四年以前吧，我作了一篇文章登在最後一期的朔風上，題爲讀買藏；其中所談，是我從讀書到藏書的經驗。那個標題，三個動詞連在一塊用，是仿照北京「藏摸跟」——即捉迷藏——的俗語，我覺得很有意思。買書藏書，亦即佔有慾之表現。有許多人藏着書，不惟作自己一生的把玩，還預備作爲子孫萬世之業；而我呢，根本沒有這種想法。我於二十四年三月六日在一本書的後邊寫了幾句話說：

「去年曾購一冊，爲託名王森者之賊所偷去，作舊數月，至今方能補缺，又不知此書將落何人之手也。買書原爲我用，何必問後日事？只要在我用時，能用得着，不再被若王森者之賊偷去，便心滿意足矣。」

那時只想着怕人家偷，根本沒有想着賣。實話說吧，「賣」字對於我是一種恥辱，我不用的東西，送人或扔了均可，至於賣，我是期期以爲不可的。東西尚不可賣，而况書乎？

後來讀郎潛紀聞，見有一條云：

「泉州李中丞馥，撫吾浙時，收書極富，一時善本，齊入曹倉。每冊皆有圖記，曰：『曾在李鹿山處。』後緣事頌繁，羣書散逸，人以爲印文之識。然亦達已。」

李公的曠達，我覺得很有趣味，也很想刻那樣的一個圖章，偏印在我所買的書上，讖語的話，我根本是不相信的。不料圖章還未刻，逼我賣書的事情便發生了。古人只有語讖，而我竟有心讖，豈意一動

而神先知乎？一笑。

是在三十一年春夏之交，隱忍了七年的事情必須解決了。解決這事情，是得用一筆款。幾個朋友替我計劃這事情，起初說是借款，以書作抵壓品。不料所要解決的問題很順利的解決了，而款却未借到手。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到底該怎麼辦呢？一個朋友便提到賣書的事情，我聽這話，渾身打顫。我要肯出這一著，我早就那樣的解決了。我要肯出這一著，我早就離開北京了。周圍的朋友自然是說，不要緊的書存着也是存着；但那是不要緊的呢？設若不要緊，我根本就不買，我可不是藏書家。凡我所買的，都是我的靈魂所繫；我要賣去一部分書，就是賣去我的靈魂的一部分。那個朋友很聰明，他跑到我已無人管的家裏，把書挑出十分之二，笑着說：『這樣是於元氣無大傷損的。』我忍痛的笑一笑。說着不傷元氣，那有不傷元氣的？我想建設的三傳系統被打破了，說文解字詁林也隨着去了。西文的論文和文學史之類，也被挑出幾種。最驚魂動魄的，是有關於我的本行的幾種：西儒耳目資，我費了許多精神，生了許多氣，才能買到。明板白綿紙古今韻會舉要，是我所最愛的，裏邊夾着一張當死的當票，是買牠的紀念品。被挑出來的書，堆在屋地上一大堆，我不敢正視牠們，爽性跑出去，兩夜沒有回家。怎樣拉走的，我也未曾管。那個朋友不惟聰明，而且慷慨，竟然把他自己所存的書，貼賠裏邊許多，以足所需要之款。我聽到這內情之後，我對於我的自私，非常的慚愧。

一過暑假，物價一天漲一天，新管家雖然很會過，却管不住入不敷出，於是又零零碎碎的賣起書來了。賣一部，心裏便起了兩天的慘痛。好在棒子麵兒僅漲到一元左右，大盒馬克利煙僅漲到五六角，賣一部書尚可維持十來天。而且書之賣給師友者，他們還要藉端多送錢。所以在此期間，靈魂雖有傷損，

尚無大傷損也。

不料到了去年夏天，物價又比前年加幾倍，於是老同文廿四史便換了棒子麵兒。牠的周圍，也零碎碎走了許多。今年春天，棒子麵兒漲到四元多了，於是實行打倒英美主義，把先年所存的文學理論及藝術美學之類的二百多種西文書全數賣出去了。這些書是我從民八到民二十精神所寄託的東西。買時，也真費了許多心血。儉衣省食，又加以以借貸，什麼苦都受了。在買時，還有兩位先生替我幫忙，一位是孫孟剛先生，我的中學英文教員，他辦個公司，能直接去英美買書；一位是張鳳舉先生，我的大學教授，他與北京飯店西書部老板相識。這兩位先生，據說都在上海；這次到上海，我想總可以見着他們，不料一方面地生，一方面事忙，終於未達到目的。離合之數，想在天也。

小說之類，木板的，石印的，全以字紙價錢讓出去。暑假之間，請謝剛主同來董閣掌櫃到家吃便飯，又賣去舊書之一大部分。其中之最使我心神不安的，是音韻日月燈與洪武正韻。音韻日月燈極完整，在北京現已難見；正韻板極佳，讀之目爽心適。

在南行之前，因沒有安家費，約市場五洲的老板到家，他買上癮了，我也賣上癮了，把甲骨文文的書賣給他之外，更把明板五音集韻也搭進去了。

到現在，我的韻略堂之書，也真够「略」了。春時，我的朋友讓我作兩篇文章，一是韻略堂小記，一是讀騷小記。題目出得雖好，我却沒有作。而今呢，竟作這篇賣書記了。嘆，寫至此，回頭一看書架，大有空空如也之勢。楚辭百餘種，留着讀吧，無謂的淚滿可灑在這頂上。韻書，是留着供學生參考的，不能賣，也沒人懂啊！

爵青先生說滿鐵要買書，我在一個座談會裏寫一紙條回答他說：

「提起賣書，我心痛的很。在我不需要錢時，我一本也不想賣；一旦需要錢，便隨便讓書估拿去。此時我真不願提此事也。」

從南邊回來，北大文院有兩個女生想幫我的忙，也說某處要買書，我亦以此話答她們。我本是個窮措大，在買書時不斤斤較量，所以沈兼士先生嘗向人說：「他買書是不問價錢高低的。」待賣書時，也是抱着不斤斤較量的態度。糊糊塗塗的來，糊糊塗塗的去，在別人總以為是如此。殊不知在我的心理上却是兩種滋味。欲得之切，所以不敢論價；傷去之速，所以不忍論價。這又是多麼恥辱的事吧，從自己的書齋，一包一包往外拉書！所以有兩三次賣書，都託朋友與書估商量價錢，自己躲得遠遠的。

說不想賣，恐怕是還得賣吧？昨日借了三百元，除了車錢，繳了房租，尚餘聯幣四元。距發薪尚有十四日，版稅又一時拿不到手，我哈哈大笑了！

回想過去，真如夢寐。始而想研究文學批評，終而想研究音韻與文字；其間又要研究小說史，研究三傳，研究詩經及楚辭。在每一段的過程裏，我對於搜集參考書籍，都會發一陣迷。韻書與我發生關係最久，所以夢得在深廟古寺裏發見着古板韻圖竟有數十次之多。韻略堂所存韻書，在未賣之前，說是甲於全國，也非臆語。現在只餘十分之七了。待這十分之七掃數賣完時，我是什麼樣子，不敢想。姑作曠達語，只有是這樣說：自我聚之，自我散之，也是一件快事！

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於韻略堂。

談莎士比亞悲劇「馬克白」

畢基初

悲劇馬克白是生命裏的火災，在它強烈的燃燒下，毀滅了一個高貴純潔的靈魂。而且由於它的藉鏡，使你顛慄，使你反省，使你審判了你自己內心的犯罪。然而什麼是造成這火災的因素，是誰放了第一把火？不是社會的制度，不是時代的背景，不是因果律，不是哲學體系推理出的必然的邏輯，更不是客觀的物質對生命的投影，而是一個蘊藏在生命內抽象模糊偶發的印象，由於第三個女巫的一句話所啓發出來的。

祝福，馬克白，你將要是國王。

這印象是內心的自發的如電光一閃的一個動機，也可以說是模糊，不完全，不自覺，然而却是形而上的。我們也常有類同的感覺，當我們在受着別人的壓迫侮辱與損害的時候或是欣羨於別人的榮譽與尊貴的時候。可是這種動機如爆炸的火星消滅於理智的約束與傳統的道德觀念中，我們接受過祖先的信條，告訴我們

勿荷子，勿荷取。

對於馬克白則不然，那動機似一粒種子，落在他如河流三角洲地帶肥沃的強烈想像力的領域上，更加上適宜的氣候與濕度，我想那該是環繞於他週遭的氛圍與時機，——他的凱旋，鄧肯的懦弱，——還有按時的灌溉與耕刈，無疑的那是馬克白夫人的煽惑，於是這粒種子開出了罪惡之花，表現了陰謀，表現了暗殺，表現了罪惡。它是一塊化石，顯示出整個人性的醜惡。觀衆在博物院裏可見到我們人類骨骼的標本，在舞台上莎士比亞却解剖了人類的靈魂。是的，我們要特別注重馬克白夫人的煽惑，假設班柯有馬克白夫人那樣一位妻子，那麼，這悲劇的主角該由班柯扮演，而絕不是馬克白。同一的慫恿，同一的動機，因為女巫也預言過班柯要爲一個帝王世系的始祖，可是班柯只有一個模糊的不完全的不自覺的形而上的動機。

但，在馬克白的胸裏却孕育了一個罪惡的化身，接受着馬克白夫人含有毒素的由胆變成的乳汁的哺乳，慢慢的成長起來，成爲強有力的主宰，支配了整個的悲劇，執行了暗殺的殘酷事業。

罪惡，你就是我的善良了。

孕育於馬克白胸裏罪惡的化身，不僅是弑殺國王鄧肯的兇手，暗害同僚班柯的兇手，蔑視真理的兇手，背棄正義的兇手，更是勒斃馬克白的兇手。它第一個傷害的不是別人而是馬克白自己。在動物的生殖裏，我知道蝎子是裂開它自己的背生產第二代，以它的死爲種族的延續，馬克白也是這樣的做了他孕育的罪惡的化身的第一個犧牲。然而那是怎樣不情願的犧牲。最偉大的戰爭場面不是在丹新南堡壘外馬克白與全付披掛的馬克德夫的最後的戰鬥，而是在馬克白的心裏他與一個膨漲的罪惡的動機角力。像是受了傳染病的病人，病菌剛侵襲了他清白的靈魂，他就發出了悔恨的太息。

星羣，隱匿了你們的火燄

別讓光亮看見我黑而深的慾念

就在馬克白拔出了匕首要暗殺鄧肯的時候，他內心的衝突達到白熱的頂點，終於高貴的勇敢的誓忠的將軍馬克白是死了，死於一個佔據着他靈魂的新生的野心的卑鄙的覬覦着王位的背信者的手裏。鄧肯是死在可見的匕首下，馬克白却更早的死在心靈幻象的產物不可見的匕首下。

我去，幹了吧，鐘聲招喚我呢。

鐘聲，馬克白夫人敲出的暗殺的信號，我們如果似馬克白所說的那樣把它當做了鄧肯的喪鐘，倒不如說是馬克白自己的喪鐘。它爲馬克白敲開了地獄的門，它宣佈了勇敢而人性的將軍的死亡。此後的馬克白是一個與魔鬼簽訂了契約的罪犯，他用鄧肯的血簽名於出賣靈魂的合同上，他用他自己靈魂的死亡，榮譽的喪失，把良心當做了凍瘡（暴風雨裏那個壞蛋安圖尼歐的話），賣來一個濺滿血的暴君的王位。在封神榜裏那個蠱惑暴君的妃子，我們都叫她做妲己，實在妲己是冤枉的，因爲就在妲己入宮的前夕，她的靈魂讓一個九尾狐狸吃掉，那九尾狐狸藉着她的屍還了魂。是的，馬克白也是如此，在馬克白夫人招喚的鐘聲

裏，真正的馬克白爲他自己內心所孕育的妖怪吞食了。是否馬克白完全讓罪惡支配，像黑暗的夜覆蓋着他的生命，不，却又有一點星光，那就是被殺死的善良留下了血淋淋的屍痕，當他說「所有的偉大海神的海洋能從我手上洗淨這些血嗎？」你以爲那是鄧肯的血，不，鄧肯的血是可見的，也就是可以洗淨的，像馬克白夫人所說的只要一點水就可以把他們洗刷乾淨。那是馬克白自己的血，一個高貴善良萬人喝采的將軍做了魔鬼的獻祭的血，那血是不可見的，也就是不能洗淨的了。

第二幕第三景的開場（也可以說是第二景的結尾。）門外的敲門聲，按着情節的邏輯，那該是麥克德夫與蘭諾克斯；依着象徵的暗示，可以解釋做正義，真理，光明，我們可以隨便的說它是個人的良心，傳統的道德，或是宗教的啓示。我却要說那是馬克白的鬼譴責着活的馬克白，那是被殺死的善良的馬克白在敲着地獄的門，不信，你聽守門人的獨語：

這裏的確有敲門的，倘若一個人是地獄之門的守門者，他老得要轉動這把鑰匙。

也許這一景的安排是爲了調劑觀衆緊張的情緒，投合流行的趣味。甚至於柯勒瑞治（Coleridge）懷疑守門人的獨語不是莎士比亞的寫作而是出於別人的手筆；可是站在我們的觀點上，拋棄了考據學修辭學的引證，只從這個劇的本身上看，它不是插曲，也不是無關緊要的噱頭，而是全劇的關鍵（Keystone）。我們可以給這景加上個小標題：

「馬克白的靈魂敲着地獄的門」
猶如歌德的浮士德裏那博識的學者與梅菲斯特簽訂出賣靈魂的契約那場面。

馬克白這樣的殺死了自己。

然而馬克白的鬼却會再度出現了一次。那是在筵席上班柯的鬼出現的時候。你以爲那是班柯的鬼？不，那是死去的馬克白的鬼，馬克白的良心，變做了班柯的形狀來譴責他。——這是馬克白心的穹窿上最後的一顆星，從此後他完全遮蓋在罩棺材的黑布裏，他是那佔據着他的心的兇手的奴隸，他的善良的靈魂永遠幽禁在地獄裏。

卑鄙的兇手登了王位，也佔據了一個清白的靈魂

，把它染上夜的黑。直到馬克德夫砍下了他的頭，他始終被魔鬼控制着。

我們恨馬克白嗎？我們憎惡馬克白嗎？倘若我們有了這種情緒，馬克白不能成爲一個悲劇的主角。那是違反了亞里斯多德的悲劇的規則。事實上却正相反，馬克白的手指敲在我們同情（Sympathy）的鍵子上。我們爲他嘆息，爲他難過。爲什麼我們會爲一個殺人的兇手難過嘆息，那是因爲馬克白蒙了不白之冤，他被人性裏的奸細所出賣。正如我們應當可憐她己，而恨那藉屍還魂的狐狸。那潛伏於馬克白品性裏的病菌，很自然的已蟠據了我們的靈魂。很可能的，你或是在莎士比亞的透視鏡裏觀察馬克白時，已經爲一個小的慾望（却更黑）佔據住，我們沒有馬克白的才力，不敢向王冠寶座有所企圖，可是我們也有我們小的領土，小的尊嚴與榮譽，你聽，魔鬼在我們胸裏磨刀的聲音，我們的靈魂也即將遭遇到支解的不幸了。

別憐惜這肉體的生命，因爲馬克白說過

如其在這意外事前一個鐘頭死去
我便是幸福一生。

那意外事不是鄧肯的死，不是陰謀的展開，而是殺了他自己，殺死了優越崇高的靈魂。

襪業鼻祖

廣昇祥襪廠

本廠在遼清咸豐
七年創立開設已
歷八十八載以襪
廠爲店名者亦由
本廠始設廠自織
絲毛線襪選料上
等製造認真定價
低廉故能保持攸
久歷史非偶然也

上海南京路五五三號 電話一九五八〇

今日的南山下

東野平

他記憶里的整整齊齊的官院，早已不知去向，四周的圍牆塌了幾處，大門雖然仍是巍巍然地站在那兒，也祇成了擺設，人們就着近便，把那些缺口走成了一條一條的路，沒有被踐踏的廢墟上遍生着亂草；如今是冬季尾，可是春天還遲遲未曾來到，那些雜草被無柴燒的人家用草把耙得只賸了根子，看上去更顯得荒涼，這村子也更顯得窮困不堪了。

官院的大門口正朝着往南村去的大道上，門口祇站着他表哥一個人，袖着手猥瑣地站在避風的地方，看他正向村里走，便站住等着他。

「哲生，我知道你昨天到的，真對不起，未便去看你，你倒先來了。」他表哥熱烈地拉着他的手：「真是，我們有七年沒見面了，自從打仗到現在。」

「是呵，表哥在上海的時候，我還在學校里唸書

呢。現在却是在社會上混過幾年的人了。」哲生一面說話，一面端詳着他表哥，又老又頹唐，和從前變成了兩個人，他所羨慕表哥的田園生活，完全脫輻，沒有一點是合乎他的理想，那種鄉下日子與幸福毫無牽連，從他下了火車，越接近鄉間的故居，他的幻想越是一步一步接近破滅，現在看到他表哥的疾苦的神情，他不敢再希冀再饒倖些什麼，他有些氣餒，覺得過去所懷戀着的只是夢中的故鄉而已，現在走在故鄉的路上，見到故鄉的人們，和這些人們說話，所得的實感，和那被戰爭拖累了七年的城市又有什麼兩樣，一樣是在七零八碎無助無望里面打滾。

他本來很想說幾句羨慕他表哥的話，現在却發起呆來。

「怎麼，又發呆了嗎，你還有這樣的老脾氣，外面冷，趕快到家里去坐吧。」

表哥在前面領路，他跟在後面，進了二門，又走進了小套院，表哥家是個大家，前清時做過大官的人家，在這村里同哲生家在南村同是兩個首戶。民國以來，這兩家就開始末落下去，子弟們也開始向外面跑，南方北方，顛戀着昔日的繁華，誰都懷着一顆又野又熱的心，企圖把這頹廢了的命運挽救過來，恢復過往的榮耀。在這些末落家族的子弟中，哲生的第五個伯父是完遂了部份的心願，從小跑出去混在軍隊里，很自然地以革命做了終身的職業，但並不是事業，因為他心目裏對自己的打算過多，對革命毫無貢獻，然而在家族鄉里這方面是榮譽的，哲生的家是重新從廢墟里直起腰來，在南村里重新建造了自己的家宅，從別人手里買回原有的土地，雖然買回的不多，與過往還相差一段不小的路程，可是一切表現重生的，飛騰的，前途正是未可限量的；哲生的表哥却是翹膀軟，即使是飛了出去，可得要別人支持一下扶一把，於是投向了五伯父，在他的羽翼之下，活動了一個時期，所以他的家的血液沾了哲生家的光，得以甦醒，從當主手裏贖回自己的田地，修葺了自己的房子，雖說是

基礎並未打得鞏固，內容尙感空虛，但是不要緊，日子長着，他表哥肯吃苦，肯忍耐，絕不荒唐，一個錯步也不敢走，全家對他的期望是大的，需求是深的，他是全家由破滅到再生的橋樑，絕不能沒有他，他希望他是光。

然而，戰爭來了，和任何人一樣，他們兩家有損失，有壞遭遇，哲生的五伯父死在戰爭里，哲生的表哥失了支援，只好回到家里去，苛捐雜稅，盜匪魍魎，一齊加到頭上來，擔子吃重了，一線奮發再生之光，受到了摧毀而微弱下來，看樣子如果再無突起又要鑽到敗壞的老窩，說不定那天就要開始過以淚洗面的日子，如此七年來又怎麼不讓他們慌張，不安和動搖。

哲生的父親，也是從破滅中跳出去的一個，同樣打入軍隊，想給家族有所建樹，有所貢獻，民國以後正是中國革命的浪潮湧起的時期，他也很可能獲到如他五哥的偉業，然而他不如他五哥聰明，他祇知以軍隊為職業，却不懂以革命為職業，他笨拙，固執，他認為只要把人做好，不欺詐別人，不做傷天害理的事

情，上天有眼，不會待虧他的，可是他錯了，與當時的潮流並未吻合，他做到的是老成的職業者，而不是什麼革命人物，自然，他因之不會有大筆的進項，他做了別人的尾巴，終於在奔波勞碌中討生活，家鄉里的建樹是有限的，和五哥比較之下是異常寒酸的，他，不免慚愧，因此感慨也是多的。

哲生就在他父親的感慨中成長起來，又在飛騰中的五伯父家里渡過了求學的階段，他久住在上海，他幸運，他可以在那國際性都市里認識了一切最新的東西，他懂科學，他懂自己的國家，他懂中國的革命又是什麼樣式的，他明白五伯父之流不過是在革命運動進展中的摸魚人而已，他看他五伯父並不像他的家族所以爲的那樣偉大了不起，他相信像他五伯父那些人是革命的絆腳石；同時，他對自己的父親也並不同情，他父親心地雖然比較清白，然而他無知，使他的思想狹窄，把生活認做職業，除職業之外不知尚有其他；至於哲生自己，他看到自己國家命運的悲慘，然而他却對一切樣式的革命都沒有信心，而自己却又沒有自己的路可走，他苦悶，他想逃避苦難，他以爲在戰

爭中或可找到一時的安適，於是他回到故鄉里來，可以閉住視聽，可以在心靈上得到些許的解脫。

陶淵明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詩句給他莫大的影響，他也打算在故鄉里多少獲得一點避世的情趣。他忘了這是民國三十三年，戰爭中過了七年的中國，那些維持極少數幸福的田園生活，也同樣被大炮轟得無影無蹤。

他暗笑着自己的打算。看到庭院的雜亂，心想一定和他表哥的心境並無分別；院子裡的狗，看見生人進來，一陣狂吠，屋里的人知道有客人來了。

走進屋，滿屋子的旱煙氣，炕上也是各樣什物堆得亂糟糟地，炕上坐着表哥的母親，正在映着表哥的孩子，表嫂從另一間屋趕來，看到哲生，顯得十分親熱的樣子。

「表弟長得這麼高了，簡直成了大人，我可得給表弟做個好媒，娶個漂漂亮亮的弟媳婦，多麼光彩。」

「是啊，」表哥的母親也接了下去：「真出落得不認識了，上海真是好地方，養得小孩子都斯斯文文的

，這次回來得娶房好媳婦了。」

哲生搭訕着，表嫂忙着燻茶，表哥趕忙地收拾坑上，叫哲生坐在乾淨地方。

「坐到坑里邊來吧，天够多冷，午飯吃過了來的嗎？在我家吃晚飯吧，多少年不見，我們有話談呢。」

表哥把他扶到坑頭上去，放上坑桌，表嫂把茶端上來，說是自己茶葉樹上採下來的茶葉，表嫂謙虛地說自然沒有外邊的茶葉好，況且幾年來年景不好，不是旱就是澇，旱澇不均，連茶葉樹也不好地長。

屋里說話的人多，他一面應着一面打量着這屋子，他記得有一年在鄉里過年，就在這屋里瞞着父親賭了好幾天錢的，什麼椰子，摸紙牌，攤牌九，後來曾經被父親知曉了禁止到這里來，現在這屋子顯然沒有從前的那份生氣，壁上掛的字畫，都成了黑色，看不出上面是畫些什麼，只有一付對聯還認得出是他父親送給他表哥的，是鄭板橋寫的，但下半截被椅背磨得看不出字來。

各房的表親知道哲生來了，大人孩子們陸續地朝

這院里跑，屋里變得滿滿地，頓時熱鬧起來，表嫂在院子里還在招攬，「南村的哲表弟來了，趕快去看吧。」

「表弟鄉下日子過不慣吧，送表弟點什麼好呢，只有雞和雞蛋，這些在外邊是都不希罕的東西。」

「我也沒帶點東西給長輩和表兄表弟的，火車上擠，行路難，不能遂自己心願，正是我很不好意思見你們。」

「呀，什麼話呢，亂世年頭，人能回來看看我們這已經是很使我們受用的了。」

大家亂哄哄的，情緒很熱烈，他們都想從哲生嘴里採取些什麼，他們幻想着外面好，不像鄉村里如此受苦，不然哲生出落的如此斯文，手上沒有長什麼繭，日子過得一定是不費力氣，南村的五伯父死了，哲生父親和表哥也都回來了，賸下的祇有哲生，哲生是受到近代教育陶冶的人，他最有希望，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對他有了奢念，他可以繼承五伯父的以往，或是超越了他，比他更輝煌，以後哲生可能提拔了自己周遭血統關係的人，來拯救他們。

哲生懂得他們的心意，他笑笑，他回答不出什麼。

表哥表妹們也都來了，幾個表妹看到他有點羞澀的樣子，他都不認識了，叫不出名字，大家介紹着。說出的名字，一時也記不清楚，他胡亂地點着頭。表哥的母親看這情形過於紊亂，他主張大家坐下摸紙牌，陪着哲生，不來的在旁邊教哲生。

「哲表哥把紙牌忘了吧。」倩表妹問着。

「大約還記得一點。」

「那麼就叫倩表妹在旁邊教哲生弟吧。」表嫂說着，倩表妹還有點不好意思，表嫂把她推到哲生身後去，叫她坐下來：「有什麼不好意思的，別忘了這是你表哥，表親是輩輩親的，不是外人。」

倩表妹被說得臉上紅紅的，越加醜態起來，哲生記起小時候和倩表妹一塊兒嬉戲的情景，那時還看不出倩的俊秀，如今雖然鄉間的生活疾苦也同樣置在她身上，然而少女的神采，一付又大又黑的眼睛，打扮起來並不被城市里姑娘壓下去，他想到小時會和她天天親暱地在一起，不覺也耳熱起來。

真的，哲生的母親早就看中了倩姑娘的，這次哲生回來，她母親還在跟他說起這件事情，祇是等哲生一點頭，這件親事馬上就成了，當然哲生是不敢輕易點這一下頭的，縱然他在外面這多年並無若何膩友，他也不是輕視倩姑娘，只是結婚的心情被各種思想折磨得一點沒有了，他是衰老了，祇少在心理上他變成了中年人。這件事情的家里以及這官院里的親族，都知道得很清楚，但是數年來總是在醞釀着沒有個下落，哲生的母親和倩的家里却是不放鬆的，他們對哲生有太多的期待。

大家坐定了，紙牌摸起來，屋子裡的空氣略似有了重心，哲生用着生疏的手摸着牌，二十幾張牌手里拿不了，不得不分一部分給倩表妹，從倩姑娘那里知道了九餅可以乘一條一萬，七餅可以乘三條三萬；來下去他越可以不在牌上走心了，等於倩姑娘一手包辦了，他偷懶似地坐在那裏胡亂冥想些各種不完整的事物。

牌局散了，南村已有人來叫哲生在天黑以前回去，地面不太平，應該早出早歸，晚飯雖十分隆重，而

哲生却草率地用完便被表哥送出村外。

他在暮色蒼茫中踽踽着，腦海裏頓地空無所有起來，他覺得自己好像走在濃濃的霧裏。

二

哲生的大伯父四伯父早已死去，賸下二伯父和三伯父在家裏種田，三伯父雖是打着一塊種田的照牌，却時常往外面跑，找找五弟和六弟，如今年事高了，累活做不動了，鄉間的活計無他的份兒，他也就在鄉間住下來了，他倒是道地找福享的人，二伯父肯吃苦，一手撐住田裏的活計，種田的事問他，經濟調度却是三伯母，三伯母是個又兇又狠的人物，家裏上上下下二十幾口人，無論大小都壓得住，南村北村也嘗試過她的厲害，家道的所以殷實，除了五伯父，不能不歸功於她，她守住了這番產業；過去對村裏人不免有些地方是武斷和跋扈的；北村的這支表親，多少是忍辱着她的淫威，理由很簡單，哲生的表哥是受過他五伯父的恩惠的。然而戰事發生以後，情形開始紊亂，固有的權勢和地位都在發生動搖，所謂十年河東十

年河西，地面上盜匪叢生，北村裏一些無房無地的年青人，過去是憑着一膀子力氣給有錢有地的主家打打雜或是做做短工，如今却大多參加應時興起的自衛團，做了公差，替鎮上做些地方上的事務，收糧收捐，附帶保衛地方，保衛地方憑那幾根土槍是談不上的，收糧收捐就免不了從中魚肉，這些人一旦得意，總會想到過去受着的即使小小的仇恨，所以也就不免假公濟私的作弄一下別的人，哲生的表親家總也有一二不事生產的浪蕩漢子，在自衛團裏做個隊長什麼的，這裏面與南村的哲生家多少是有着糾葛，比方多派捐派糧，多派公差，日子多了哲生家便自然感到脅迫，感到喘不過氣來，這就是加上來的新仇新恨，仇恨自然會移在哲生的表哥身上，認爲他忘恩負義從中唆使，不然的話，他既然在北村有說話的力量，就應把這波浪壓下去，這當然是過於苛求了他表哥，他表哥這支是和他家一樣的式微下去，哲生的三伯母不諒解到這些，她恨定了他表哥，甚至於和他家不來往。

「好孩子，不要和那些仇人接近，他們是不當我們親戚看了，他們忘了我們給他們的恩惠，孩子爭口

氣，日後做官做到自己的縣裏，就是不把他們斬盡殺絕，也得跟他們算筆總賬。」他三伯母這樣叮囑着哲生。

房裏點着幽幽的菜油燈，全家都坐在這屋裏，說話最多的是三伯母和二伯父，哲生的母親在這大家庭裏是沒有說話地位的，三伯母的氣焰向是壓倒一切，怪不得他母親不願意住在鄉間，甯願在外面過着飢渴勞頓的生涯，哲生的父親比較是瞭解自己的兒子，在這種場合裏他覺得不必說什麼的。

「幹團的有什麼好東西，錢是從別人頭上刮下來，可是他們沒有一個人置下一畝地，到鎮上玩女人呵，吃喝呵，十個有八個抽上了白麵，看着吧，沒有好結果。」三伯父自由在地坐在坑頭上說着。

「所以我不叫你哥哥兄弟去當團，當團會把人當壞了，以後不成材料還能幹什麼呢？」二伯父是寧願讓姪子去種地，他自己沒有兒女妻子，但對於下一代是不會放鬆的。

「前幾天團部又在造汽車路了，昨天在我們田裏插了標誌，要衝破我們好幾塊地，足有四五畝，真是

故意作難。」

「對了，哲生，明天你得到團部走一趟，他們也太無天理了，專門衝我們的地。」

汽車路是很可以順着大道改築的，上面一定沒有衝破民田的意思，這明明是假公濟私，如今鄉下人到底是沒有以前的樸實風氣，戰爭產生了不少機會主義者，連鄉下也懂得如何去貪贓賣法了，那些年青人以後真的還能做什麼用處呢，鄉村的土地將寄託給誰呢；哲生當然不會到團裏去和那些人去打什麼交際的。

一樣，和城市的烏煙瘴氣完全一樣，哲生的一家雖是給那些北村上的人們作弄得可以，他並沒有憤恨，他們本來是好的，是這等年月教壞了他們，他不贊成三伯母堵着北村的官院門口大罵表哥家所有的親族，她的心地太狹窄，她總以為這年月已經苦難到底了，好像幸福的明天馬上就可以來到，她却不知道一切苦難這正是在開始，她對哲生估計錯誤，她知道哲生在外面做官，不久的將來，就會得哲生的計，像他五伯父那樣，又可以讓她大喊大叫地誇耀着「天上飛鈔票來」；她對哲生的打算丟了外面的事情預備在家裏

住上一個時候的事稍稍感到不滿，她有點恨自己不是男人，否則的話，定會保證賺許許多多錢回來，她的年紀雖說是白了頭髮的年紀，但她的一顆雄心並沒死去，自己的兒子沒有出外見過世面，並且私塾裏也沒唸上多少書，一切不如哲生，可是不緊，她自信可以像把握五伯父一樣把握住哲生，這幾年固然撐不住飛揚的局面，有時竟然捉襟見肘，但不能分家，她和哲生這支不能分開，她的希望完全在哲生身上，這希望和哲生周遭親戚們並不兩樣。

然而，哲生不是英雄，他從沒想到做英雄的事，對於家道的升沉，他完全沒放在心上，他不想光門耀祖，像他五伯父那樣時時刻刻地想到家，他明白什麼問題都是一般性的，兩家的誤會所發生的問題，不過是小小的枝節而已，所以三伯母他們講的一席話，並沒有使他動容。

他傾聽着寂靜的外面的犬吠聲，和昨夜一樣又有稀落的鎗響，不知哪家又被搶劫，二伯父很注意這種事件，挾着長鎗出去到房上巡視了一番，七十歲的老頭子，身子還是如此硬朗，哲生想：他倒是還很可

以熬過幾年再來的苦難。二伯父回來主張

「還是早點睡覺吧，這些天每夜總是作怪的，我每夜睡不着，真是擔驚受怕的日子。」

「我們是賣了好幾回田的人家，土匪是不會照顧我們的。」哲生很閒在說着，但他是早看出家鄉不能如願地放下已驚了的心：「那兒都是一樣。」

二伯父聽不明白他的話，認為外面好，城裏有兵在保護，再安全沒有，這想像和哲生對鄉間的想像一樣，地上就算它無事，三天兩頭的警報，飛機的空襲，緊張的神情又如何得以鬆弛呢。

夜已深下來，他決定明天到鎮上去看看。

三

他頂小的堂弟，十六歲了，却趕得一手好車，牛車雖破，他却趕得很穩，鞭子持在空際「拍，拍」地響着，響得很清脆，他誇耀以後很可以不必僱用掌鞭的，自己倒是一把好手，哲生很喜歡他，看他倒還樸實純真，壞風氣還沒有染上他，他想這個小堂弟也許就是以後家庭的中堅，他的堂哥雖沒當團，吸食毒品的

嗎？好雖沒有，却整天混在鄉公所裏和那些不入調的團兵們賭着很大來往的錢，這倒是家庭的隱憂，鄉間的活計和三伯父一樣的偷懶，沒事想吃點好的，家裏三伯母做主，他的經濟不寬裕起來，便在老婆身上想主意，他老婆的娘家有些田地，哲生想他不會成器的。

他堂弟一面趕着車，一面談家常：

「今年的高粱收成少，柴火便貴得噏話談，倒不是收成壞，是鎮上的官不叫種，我們村子靠鐵路近，種了怕藏土匪劫火車，別的村子也是一樣。」

「說起收成，這幾年也太壞了，去年你沒回家，回來就看見，我們這一家不算太窮了吧，好地還有二三百畝，可是地裏不長東西，真叫人沒法子，都旱死了，地上看上去倒有綠顏色，別弄錯，那是一堆一堆的荊條墩，不能吃的，我們祇好吃存糧，連麩皮都吃下去，餓餓吃下去粗糙糙的，淨在嗓子眼裏打轉，不願意下去，不下去也得下去。」

「前年更糟，連下十幾天暴雨，莊稼爛在地裏，有什麼法子，人們都吃上豆餅了，豆餅你總該知道的，往年給牲口吃的，現在給人搶去吃了，牲口就瘦得

不成樣子。

「咱們這條牛倒也熬過來了，今年的六成年頭把它的驢養起不少來，真是謝天謝地，雖說只有六成年頭，總比兩三年的一成沒有好得多了。」

「這苦年頭你苦得下去嗎？」哲生試着問他：

他把鞭子狠狠地一甩：「不怕，再來幾個也不在乎，今年的長工辭去兩個，不算多，前年一個沒有，我照樣挑水，從村外的井裏到家里足有一里路，我可以連挑上十挑子，我願意下地做活，二伯父總不叫我去，叫我放牲口，我知道自己儘可以比得起一個大人，村裏的那些小子和我摔跤，誰也摔不過我。」

他精神抖抖的，要顯出自己是個硬漢，城市的十六歲的孩子是比不過他的，硬朗，肯幹，心地光明，憑他那不怕吃苦的毅力來說，他確是有希望的。

他打趣着他：「兄弟，白麵可不能抽上呵。」

「哥哥你放心，那些抽白麵的人是存心過一天算一天，早晚要了飯，我一輩子也不會學他們樣的。」他拍拍胸。

走進鎮市，在熟店裏略微歇了歇腳，店裏的買賣

並不像以往那樣繁榮，清淡之下，店裏人們便要緊和哲生攀談，南方來的人，多少是知道一點時局情形，鄉間雖是閉塞，但戰爭七年帶給他們不少的知識，他們明白戰爭與自身的命運有着關聯；農村的購買力之弱到水準以下，從每個集上買賣的不忙碌中便可以覺察得到；然而哲生又能回答他們一點什麼呢，他望着窗外街上來往帶着疾苦臉色的行人，漫應着：『戰事總應該不久就要結束了的吧？』什麼不應該的事情都應該馬上結束的，誰又去照道理呢，店裏人告訴他只要有錢，大可以投機，街上的糧行都發財了，平時放債，春秋兩季折糧食，一面低價收糧，一面抬價賣糧，至於其他買賣，一天比一天勉強下去，他們以為外邊回來的人，是準會帶回不少錢來，做這樣的買賣是够資格的。

哲生沒和他們談下去，他出去在街上繞了一個圈子，買了點應用的東西，肉攤上的肉，肥的太少了，和街上的行人一樣，腦滿腸肥的人實在少見，且無人照顧，街上還是有賣豆餅的，證明今年雖有收成，仍是有喘不出氣的，那樣黝黑色的豆餅，質料上已和從

前喂牲口的黃澄澄的差得太遠，人們圍着豆餅攤子，稱斤論兩的，他不敢久站在那裏看，這日子到哪天再會翻過身來呢。

那些當團的兵老爺們，歪戴着軍帽，三三五五在街上橫衝直撞的，彷彿永遠如此威風了，哲生看下去，他心想他們同是混水摸魚兒的人，真叫他小弟說對了，存心混一天算一天的。

難道就能如此安頓地住在鄉下嗎，哲生想：應該趕快打定一個新的主意吧，世事是逃避不掉的，打算逃避的是個蠢蟲，在從鎮上歸來的途中，他在沉思着，能不能在心思上找一條合理的新路。

四

母親告訴他，倩姑娘來過了，和她兩個姐妹。

——她說是看地頭順便來玩的，我明白她是在惦記你，她真是好孩子，人長得好，拿得出手，家裏粗細活計都來得，脾氣又好，與外面的姑娘有哪件比不上，說識字，雖然是在鄉間讀書，憑她聰明也不會下於外邊的中學生，你拿定一個主意吧。

他埋頭睡在坑上，一聲也不響。

「孩子，」母親又說了：「年頭既不平定，不出去玩也好，把倩姑娘娶了過來，我們家雖苦却還混得過，你媳婦不想要，我倒很想抱個孫子，你父親年紀也大了，娶過來多少是暖暖和和的算是一家人了，不然像什麼呢？」

他正在冥想着仍然離開家鄉到外面去腳踏實地的做些什麼事情，家裏的事物，他再也不去打算了，母親的愛護子女的心意，他會領略的，可是他連自己的路還沒有認清，又有什麼可寄託的，家裏可以放任自己去結婚，可以一無所成，太太當然是要的，子女也應生產的，但他覺得眼前還不够這資格，他越想越一無憑藉。

「倩姑娘是和我們表親，這門親事做成更是親上加親了，就是三伯母多少有點反對，如果你說明很喜歡倩姑娘的話，她會贊成的，祇要你主張，一切都沒有問題。」母親私心裏是不願意哲生再出去的，他在外面也並沒有大把的抓錢，獨自在外面冷冷熱熱的無人照顧，滿打算娶媳婦便可以把哲生絆住，她只有這

麼一個兒子，她承認寶貴，他還年青，外面事情等時局平定下來再去做法也不遲。

父親也在解勸他：「不必太固執，答應你母親，她年紀大了，娶房媳婦也可以伺候她，可以少操心，你媳婦多少總顯得遠一點，你如果不喜歡倩姑娘的話，你可以在村裏的姑娘羣裏挑選，鄉下人殷實，娶外方人要使你煩心的。」

「完全不是這個意思，父親總該知道我的打算，年紀太輕，結了婚還有什麼希望呢。」他堵塞着這件事。

父親很以為有點理由，母親却耐不住性：「等什麼時候才算數呢，至少我們得訂下，人家的姑娘不給個確信，是要等不及出去的，你從前不是說喜歡倩姑娘嗎？」

「那是以前的話，年紀小說話是不做準的。」

母親天天是爲了這事嘮叨着，他重新飛出去的心是更迫切了，他實在說不出有力的理由去回答母親的話，母親告訴他，娶來放在家裏單爲伺候她的，外面有如意的儘可以再娶一個住在外面也未嘗不可，實在

她是太喜歡倩姑娘。

每天吃過中飯，母親便拉着他到北村上倩姑娘家裏去摸紙牌，並且還是要倩姑娘坐在他後面教導着，倩姑娘的心裏也是很明亮的人，當然知道哲生母親的寓意，她很興奮，雖然和哲生說起話來不免腴腆，她彷彿有把握走到哲生的家裏去，她夢想着城裏的形形色色，不久她將會被哲生帶到城裏去，並且住在城裏，城裏的日子是幸福的，有這麼一個好丈夫，是畢生無怨的。

她打聽過哲生這次回家是預備久住的，久住對她有利，總可以把訂婚和結婚的手續辦完，她可以堂而皇之的做起哲生的太太，可是她總免不了性急，她常暗示着母親，這次無論如何要促其成，不要再空空的想念了。

假使哲生真的是回到他所幻想中的家鄉裏來的話，這門親事可能是會被他所允許，除了少點學問之外，倩姑娘還少什麼呢，有多少地方城裏姑娘倒是趕不上她的，她還是白白的一塊絹，並沒在上面畫些什麼東西。

現在他却暗中和父親商量，絕不能任着母親的心意，害了人家。而他是決定再遠遠地離開家。

他走的那天早晨，刮着很大的風，好像是送他壯行的樣子，風吹到嘴裏咽得說不出話，母親含着淚水，堅持他再留一天，他的心意是很堅的，三伯母祝福他的不久的榮歸，人們從南村一直送到北村的道上，他坐在破舊的牛車上，圍着父親的皮襖，猶有寒意，北村上的人們聽這消息也趕來送行，三伯父他們看到北村上的人便停住脚步叮嚀了一番折了回去，北村上的人們也有倩姑娘在裏面，她看見哲生冷得發抖，馬上奔回去又給他拿出一件皮襖給他披上，她一時忘了腴腆，連喊了好幾聲表哥。

「不是要長住在鄉下的嗎，怎麼不上十天就走了呢？」她眼淚汪汪地看着哲生，好像還有許多話要說却說不出來，他頓地也覺得有些感傷，真是個傻孩子。

車鈴「叮，叮」地響着，終於離開村子遠了。

他摸着眼角有些濕，他笑了笑，自語着：「心軟還有什麼用呢？」

憶克木

南星

多年前，秋天，我住在大學宿舍裏。夜間不喜歡念書，也不願出去找人，常常自己守着薄暗的燈火作一些默想。有時候讀幾章小詩，那時候我已經喜歡德拉梅爾和勞倫斯了。中國的新詩則剛剛算是開展了它的新形式，儘量脫去腳韻和字數行數的束縛，和世界新詩形式取同一動向了。做了先導者無疑地是戴望舒先生，同時「現代」雜誌供給許多篇幅來刊載那些所謂新印象派或新象徵派的詩作。然而詩人却十分稀少，似乎每期常見的只有陳江帆李心若這兩個名字。某一夜，我在「現代」上見了金克木的詩，生疏的作者，凝鍊的詩篇。那題目是「古意」，字句已經完全遺忘了。我對這詩壇新人起了一些微微的遙望之情。過幾天，一位同學告訴我有人願意見我，問甚麼時候有工夫，那位客人正是「古意」的作者。

有了主客三人的我的小屋裏燈光亮了，語聲也繁

密起來，我初相識的詩人是一個身材不高，眼睛和嘴唇充分露着捷才的青年。十分健談，毫無倦意。不過我們所談的倒只是一些眼前的閒話，關於學校和這大城的，連他是從故鄉安徽流浪到這兒來的話也沒有提到。他說了來找我的原因，說他兩年前在一個朋友處見了我的文稿，那位朋友認識一個報紙副刊編輯，副刊停了，編輯聽從請求把打算燒燬的存稿送了人，我的「北地書簡」也在其中。說他讀後願意見一見我，於是照稿末的地址到「東方公寓」去問，知道我已經搬走沒有消息了。說就那樣地延攔下去，直到偶然從那位同學的口中聽說了我的名字。

第二個晚上他又來敲門了。我們很快的熟起來，毫無拘束。我們談了許多關於文藝思潮，寫作技術，和詩歌的新形式及內容的話。因為我把自己的小文給他看請他批評，他也就把他的詩歌和散文帶了來，說

是「投桃報李」。那些散文寫得明快犀利，文如其人，論文雜感居多，都是從他和一個朋友合辦的週刊上剪下來的。詩歌則是珍貴的手稿，達到輕靈自然的最高點，這特色一直在近三四年的詩人之羣中露着頭角，無人可及。

他來北平，沒有錢也沒有職業，冷天穿一件寬大的袍子，暖天一件淡青大褂，十分樸素。因為以法文為學，寄居在小石作邵可侶教授家裏，每天一半讀書，一半訪友，見了人總是愉快自如，沒有一點為貧苦所影響的表現，我到現在才知道這幾乎是人所不能的事。貧苦壓倒了多少友人，只有克木始終保持着他的笑傲的風趣。而且，他並不是優遊卒歲的，他寫詩，譯文，熱心地參加邵先生的法文座談會和朱孟實先生的新詩座談會，而某一個下午，他又去找我商量一起到大學課室裏去聽德文了。同時，因為不肯整天地整居，他認識了許多知識層的朋友，那相熟的程度真是快得可驚。宿舍院裏和街路上常有對他招呼而立談的。連邵先生的廚役也做東請他吃飯。這麼一個與世相投的人，這麼一個世界主義者，却能潛心默想，以文

學上最高形式的詩歌為表現心思的工具，真可以說是兩重人性之神秘的複合了。

到年終，他已經寫成了他的「永夜輯」，「美人輯」和「綠木輯」。「綠木」只是有求不得之意，並非如商壽先生所說的一個古怪的題名。「永夜」是從杜甫的

永夜角聲悲自語

中天月色好誰看

引來的，他也就以這兩行做了那一輯詩歌的題辭。

枯索的冬日，我們會以縱談過白天和黑夜，自哲學科學文學以至社交學偵探學都是美好的談資。他還在研究天文，指給我每顆微小的星辰的方位和名字。夜深了，我送他出宿舍，又不知不覺地佇立在馬路旁長談起來，有一次，他對我說，「人的生活態度真是千變萬化各求解脫的。我有幾次看見宿舍的郵筒前面站着一個小孩子，對着郵筒口喃喃低語，雖然聽不清說的甚麼，我想大半是訴說心思吧。」爲了這，我會跑到宿舍對面的小商店去打聽過一次，說是有的。這就是「蝙蝠集」題辭第一行

有對着郵筒喃喃低語的小孩

的來源。

他有時翻閱我的詩稿，看了那些塗了一次又一一次的筆跡並不說甚麼，只問我平時寫詩的方法，我回答說就是這樣先草草地寫出來然後大加修改的。他告訴我他並不如此，他常常口占，有時在外面得句回去再寫出來。我對自己的遲鈍覺得慚愧。在我的雜亂的書桌上他提筆不加思索就可以寫出幾千字。我們寫過一些遊戲文章，署了假名寄報紙副刊。但他寫作的真正態度却是嚴肅不苟的。見了我手下的從開封和蘇州寄來的小詩刊和催稿信，他即刻告誡我不可胡亂發表，否則我必會漸漸鬆懈下去，毫無成就。他把從西郊寄來請他填寫的作家表給我看以做笑料。只有時寄稿給徐霞村戴望舒兩先生，刊「每日文藝」和「新詩」，他說這已經是最大的「忍不住」了。

寒假將近時，他做了大學圖書館的職員，每月不過幾十元的收入，他已經覺得頗有餘裕。到次年春天，三月，他倦於職員生活和大城生活，決心到蒼飛草長的江南去旅行了。

我喜歡春天的江南，江南的春天，

我喜歡微雨的黃昏，黃昏的微雨。

他從南京來信說，「只是因為一陣想望的心情，一個可愛的同伴，便乘車南下了。旅費除了一點點的積蓄外，後來又把他譯的一部天文學賣給了商務印書館。他從南京到上海，又到杭州小住，同時編訂完畢他的「蝙蝠集」，交時代圖書公司印行了。在信上他對我說南方友人，說生活，說上海的文人和書店。某一封信的結尾是

北國詩人倘問訊，

落花如雨亂愁多。

這兩句。但這期間他忽然懶於寫作了，我正在辦一個小刊物，約他寫詩和「西湖通信」，他都沒有動筆，只把舊作詩抄寄了許多篇來，未發表的一部分至今留在我的手中。他說從此一字不寫了。因為他在新詩的內容上作了幾種嘗試，以為走不通，便毅然停筆，而在「文飯小品」上發表了他的「論中國新詩的滅亡」，這篇論文中顯示出他對同時代詩人和自己的失望，但我覺得只是他熱情太重希望太奢之故，自然中國新

詩的成績之壞也確是一件憾事。

「我五月初離杭，現仍未決何往，大約上蘇州。此後兩月中恐難在一地居留半月以上。」就這樣，他一直到了暑假才回到這大城裏來，過沈靜的譯書生活；說文學已到沒落的時代，讀者日趨減少，科學書却風行起來，大家換一換方向也好。不過他仍然鼓勵我整理舊稿，我才編訂了自己的小詩集，交新詩社出版。酷熱的日子，我却在可憐的愛情中過着瘋狂的生活。他爲這勸過我多少次。他永遠持着不可太認真的主張，說友人徐遲剛訂了婚就後悔是大煩惱，不如原來就冷靜一點。克木自己從來沒有因戀愛而痛苦過。他在信上也這樣寫：「看過我的那首『春意』嗎？那是我懶人的戀愛，喜歡不即不離。你似乎不是這樣。那裏我送給你幾句話：若以戀愛本身過程爲目的，可以儘量沈溺於其中，只要身邊有可靠的友人做看護。若欲使戀愛『成功』，非用手段不可。吳忠詩云，『始信情場原理難，未甘術取任緣差。』以爲如何？」在「隣女」中，他寫道：

最好我忘了自己而你忘了我，

最好我們中間有高牆一垛。

願我永在牆這邊望着你

啊，願我永做你的隣人。

但我終於是痴頑不化的，暑假後攜帶着煩憂逃避到七百里外的鄉間去了。我對短短的人生仍是十分執着，白白地聽克木說：

三年，九年；三十年，九十年；

人生不過百年哪！

待天邊飄起一片雲時，

花的夢，鳥的夢，月的夢，

都是風裏的蜘蛛網了，

殘留的許只有這隨水的巖石。

他寫給戴望舒先生道，「人生只有生殖與生存，理智和意志從來沒用，藝術宗教都是欺人自欺，大家無非是逢場作戲。」對人生如此看得透澈，無怪他的生活態度是不沾泥土的了，雖然他自認爲他是「自知其不知」的，是因爲「又演又看」而有了無比的痛苦的，事實上他却是一個既然無可奈何無妨隨緣自在的人。

從一九三六年冬天到一九三七年春天，他總沈默着，不寫詩也不寫信，友人都向我詢問他的行蹤，夏天，他才發表了他的謹嚴雄壯的長文「論中國新詩的新途徑」，對過去新詩的形式內容及其成敗作了極精密的分析，然後推斷將來的途徑有三：新感覺詩，史詩和詩劇。署名仍沒有用真的。七月，我從鄉間回來，他還問我，「你怎麼知道是我寫的呢？」然後很客氣地說是雜湊而成。在我看來，除了詩劇，寫新感覺詩和史詩實在是詩人的大路，中國新詩中極缺乏時代意味，史詩也幾乎一首沒有，只有克木的不十分為人注意的「少年行」甲乙兩篇做了成功的試驗。

他從南方回來後的一年中，除了因母喪回過一次安徽之外，總沒有離開這大城，仍寄寓在友人家，直到那年七月底，這地方經過空前的變亂，找竟未得去找他一次。八月，我從甘雨搬到沙灘，才託人到槐抱椿樹庵二十一號去問，說是已經走了，此後便毫無消息。他的信件也失落了，去年我才聽說他已經離開中國到印度去了，那些滿城飛着鳥或滿街走着牛的城市對於他或者是好的。願他平安。一九四四年八月。

粵式菜點之宴宮	國際大飯店	流行歌曲之樂府
	樓二	
	孔雀廳	
	茶座·午餐·晚宴	
	(定座電話：一九〇一〇)	

新文藝書話

文載道

上海的書店，約可分作三類：一是商務中華開明等幾家新書業，以出版印行為重，大抵集中在四馬路一帶。對於古書，則在事變以前也很有印行，不過用的是排印和景印的方法。例如中華的四部備要，商務的四部叢刊，百納本二十四史，開明的二十五史及師石山房叢書，世界的國學叢刊……等。只有北新光明及已停之生活幾家，卻多注重於新文藝書。

提到商務，不消說無論是過去及現在，都是執全國出版業之牛耳，曾以「日出一書」相號召（事實上還不止此數），還有如星期標準書的選擇，對於文化界的確盡力不少。可惜因戰局之推移，到了現在卻顯着「門前冷落車馬稀」的景象，這是我每次跑一趟「文化街」，向商務開明等巡禮之後，即非常為中國的文化界可惜的。自然，以目前的紙價來說，也是使一般出版家「棘手」的一個主因。

然而在最近，商務似乎又打起它的勁兒，在重印百納本二十四史了。而且售價雖達十萬元之鉅（以我輩小百姓的眼光看來），銷路卻意外的好，轉瞬間居然又告再版。可見雖然是歷劫之餘，但真正有價值的書籍，還是有它的知音。（自然，這中間也有一部分暴發新貴之流，只將它擺布在輝煌的客廳裏，作附庸風雅的供具的。）何況按照原來的價格（民國廿四年計全書五百五十元）也不過二百倍有弱呢！這裏不妨將所謂百納本的內容，略作一下說明：

在民國五年的時候，商務也曾印過一次二十四史，但這是以太英殿版為根據。後來商務鑒於武英殿版已為世人習見，不甚名貴，所以到了民國十五年又採各種最精貴珍秘的宋元版子印行，故而叫作「百納」。（內惟明史仍據殿版，蓋其年代較近也。）主持者為清太史張菊生（元濟）先生，並由他細心的校勘徵訪。

其中增出全業者凡數見，其闕文訛字足以補正者尤多。原定分四期出版，旋於二期後，即遭一二八滬變，致影存底版，悉付一炬，故只得將原定期限，展緩至廿四年歲底續出。——這便是印行經過的大略。我雖然沒有將百納本通讀過，但從它的樣本上所作比較，本表業看來，所謂百納本確比原本優勝得多，尤其是補正闕文訛字之處，對於研究史學的人裨益更大。當此世局擾盪之秋，能够多流通幾部好史，自不失「嘉惠士林」的美舉。我還進一步的希望商務能將四部叢刊也加以重印，至少，是選幾種有價值的來重印一下。而它之所以比一般的翻印更有意義者，不消說是爲了「影印」之故。如中華的四部備要及其聚珍板二十四史，便不及它多了。影印的好處則有幾點：一是因此可以看到原版的真面目，而售價可以減低，對於愛好版本，而又無力藏皮者，尤其功德無量。二是排印難免有錯漏，如古代醫書等一字之微即出入甚大。影印則除了原來的錯漏之外，就可免除排印時之失。三是借此可增益讀者版本的學識與興趣。其他自還不止這幾點，然而它之所以勝於排印者即此已甚顯見了。

。至於版本的價值，我們如果純粹當作一種裝璜或摩挲來講，固然近乎無聊，但在某種意義上，則版子的精良或悠久與否，與治學者的關繫實不能藐視。即如清代修四庫全書時的有幾種書，就被當時一般捧袍角的巨工們刪改甚力，如有涉種族觀念的史實，而與原本相較就差得很厲害了。又如商務的四部叢刊的底本，大部份也是力求完善，頗費採訪的苦心，有些還是在過去引起文禍的禁書，像莊廷鑑的明史鈔略之類。

不過像這樣有計劃的闡揚國粹的出版機關，恐怕在從前也只此一家，而商務一般書定價所以較爲昂貴的緣因，大約也不外乎其平日開支之大。此外所輯印的，如開明的六十種曲，或上海雜誌公司的珍本叢書，不是另碎就是投機。至於中華世界所出又極稀少，恐怕一部分的收入還靠賴文具儀器。而中華所出的書，有些還多少在追踵商務的，如上述四部叢刊之與四部備要，辭源之與辭海等。

其次是新文藝書方面，當然也以商務爲多，並且後者還擁有一部分新文藝界的勁旅。我們現在談到五四以來的新文學活動，就必然會想起文學研究會，而

文學研究會的單行本，大部分就是商務所印，這因爲商務曾經出過小說月報之故，而小說月報則相當於文學研究會的一個集合刊物，作品也以會員爲多，像有些著名的作家，其「發祥地」正是小說月報，可惜因滬戰而停刊了。

記得徐調孚先生曾經寫過一篇文字，是記述小說月報最後一期被毀的內容。後來東方雜誌復刊，文藝欄即系徐先生所編輯，但可以容納的作品似乎不多。至於小說月報的創刊號，民國十年一月十日發行，適巧筆者手邊有了一冊，姑且略作索引於下。

這所謂小說月報的創刊號，其實已在第十二卷的開頭，只可算是革新第一號，因在這之前，還有過懋德（樹鈺）所編的十一卷；而這樣舊和新的遞變，恰巧也代表了中國文藝運動的一個分水嶺。如改革宣言中所說：「小說月報行世已來，已十一年矣，今當第十二年之始，謀更新而擴充之，將於譯述西洋名家小說而外，兼介紹世界文學界潮流之趨向，討論中國文學革進之方法；舊有門類，略有改變。」下面又揭發了六項主張，大意是研究文學哲理介紹文學流派，與

譯西歐名著使讀者得見某派面目之一斑，（如寫實主義之介紹，批評主義之提倡）與提倡表見國民性之文藝，與中國舊文學之研究討論（惟平常詩賦等項放棄之）等。其作品之門類約爲：（一）論評、（二）研究、（三）譯叢、（四）創作、（五）特載、（六）雜載、（我以為將來如有人編選「新文藝史料」一類合集時，此種改革宣言也可酌選在內，因從這裏，也可看到一時的文學空氣。）今就革新號的目次以觀，都可說是精純嚴肅之作，像：論評之有周作人的聖書與中國文學，編者沈雁冰之文學與人的關係及中國古來對於文學者身分的誤認。沈文中所說，「我們中華的國民文學爲什麼至今未確立；我們中華的文學爲什麼不能發達的和西洋諸國一樣？這也不待深思而立刻可以回答的。這都因我們一向不知道文學和人的關係，一向不明白文學者在一國文化中的地位，所以弄的如此呵！」——這幾句話，直到今天，還令讀者覺得感慨無窮的。其次，創作共收七篇，有冰心女士的笑，葉紹鈞的母，許地山的命命鳥，瞿世英的荷瓣，王統照的沈思……等。在今天，差不多都可目爲文壇的老將了。爲了

篇幅計，無法將他們作一提要。復次，譯叢中則有俄郭克里之瘋人日記，日加藤武雄之鄉愁，俄托爾斯泰之熊獵，安得列夫鄰令愛的劇本……等八篇。（當時大約劉半農還沒有創造出「她」字吧，所以凡屬女性的第三者，都是用的「伊」字。）此外，則為世界文學者的簡史，書板介紹，海外文壇消息及文藝叢談等。最後是「附錄」，那就是文學研究會的宣言，簡章及會員名單了。

據宣言所說，文學研究會的目的有三：一是聯絡感情打破「文人相輕」的風氣，二是增進智識，並「希望漸漸造成一個公共的圖書館研究室及出版部，助成個人及國民文學的進步。」三是建立著作工會的基礎當作「著作同業的聯合的基本，謀文學工作的發達與鞏固。」下面臚列了十二位的發起人，倒是確能打破畛域之見而聚於一堂的，而且可以給今天的文化工作者做參考。

像這樣的一個有地位有力量的定期刊物，不但目前無從說起，就是過去，恐怕也是屈指可計的，尤其是它所出的幾個西歐文學者的專號，對於世界名著之

介紹評判盡力極大。不幸因了戰事而終止中斷。從此以後，商務關於文藝性的期刊，也就不曾有過，總算在七七事變那一年，由朱光潛主編「文學雜誌」，厚約二百餘頁，廿五開本，作者多數是所謂京派，朱光潛自己也是在北平編就再送到上海的。其中比較特別的，是按照小說月報辦法，對作者作品的酬給分作兩種：一是由作者在文末註明「留」字的，即算作者對這篇文章有保留出版之權，否則即認為書店所有，而後者的稿酬即厚於前者。這一點，比之一般刊物上所寫的「本刊作品一經發表即行權即歸本刊所有」（大意），甚至不徵作者同意而擅自選輯發行的，要算是尊重點了。可惜出了第四期後，也因戰事而停刊。至於「文學雜誌」的風格，因為是京派之故，所以也較為穩健堅實；對於那時的各種口號標語式的文學，不但不可刊，而且多少含點淡漠或反感。像烟之（關係沈從文）先生繼大公報文藝副刊的「作家間需要反差不多運動」後的「再談反差不多運動」一文，即在那裏刊載，而編者在創刊辭中也談到這些問題。說得平心靜氣，在當時五花八門的刊物書報中，這樣的雜誌，確實比較有點重

量，直到現在還有翻閱的價值。

自從這些刊物停刊，又值戰局西移之後，商務採取的方針愈顯得穩重而消沈了。

回頭再說到一一二·八一之前的一點新書業動態。因這以後的簡直無足敘述，又因商務的規模歷史俱較廣遠，所以說的也較多。至於文藝方面，像中華世界的資本，地位雖不能說少，而所印行的卻依然不多，文藝性的期刊更其沒有，只有新中華上附帶刊些小說散文及翻譯，大約新中華文藝叢書多是那裏採選下來。記得中華一共有四種文史叢書，除上舉的一種，次為新文藝叢書，聞為詩人徐志摩所編，大概以新月派文人為多，有沈從文的石子船等。次為世界文學全集，封面，紙張及印刷，設計，皆較其他三種為佳，內容都屬譯作，如佐藤春夫田園之憂鬱，賈克·倫敦理性之呼喚等。次為現代文學叢刊，這套和第一套的裝幀都各成一系，作品兼及翻譯。而最後一版的域外小說集（按最初為譯者在日本私費所印，絕版後則似由羣益續出）即在其中，書前有署名周作人所作序文而實為魯翁所作者。又有郭沫若許為「中國左拉之期

待」的李劫人所作死水微瀾等小說。換言之，凡是中華後來所出的文藝譯著，恐都歸入到現代文學叢刊中去了。

我在從前有一個願望，即準備將五四以來一切新文學書搜羅齊備。因為這較之收藏珍本秘籍，較為省事省錢，又無須怎樣鑒別力。但到現在為止，所收羅的還有限得很，因為在時間和財力不能使你有大作為之前，只好先就絕版的設法購進，現在所發售的，只消能力一充就舉手可得。而這中間，有些絕版書連名目都覺得很晦僻了。因此，比較有系統而又易於查考的，似乎要算各書店所出的文藝叢書。我在歷年來雖然購到全的幾套，但殘缺的還不少，且有幾種本來打算出下去而因事變停刊的，有幾種如新中國文藝叢書等因書店停業，到現在就很難配齊，其中雖經作者移給別的书局復版的，而紙張裝束已不一律了。故而我以為文化生活的辦法就比較好些：它將每輯分一固定的內容，如每輯小說幾冊，散文幾冊，詩歌幾冊，……而將譯與作分開（譯的另外出譯文叢刊），每輯定作十二冊。出完一輯，再出二輯，並就風格內容

篇幅之相近而彙輯之（現似已出至七輯並詳後），就不至駁雜而無條理了，故於此復略談一下新文藝的叢書。

現在且就過目的說來：商務除文學研究會的已詳上述外，還有一種小型而兼收譯文的，也是上註着研究會的「創作叢刊」字樣，然裝幀俱一律，不如舊出之各別。有郭源新的桂公塘，曹葆華的詩與科學（譯文），巴金的沒落，……等，分一二兩輯。綠面銀字，形式既樸素雅淨，內容卻也結實多采。至於純粹收西洋及日本文藝的，則為「世界文學名著」，以小說及戲劇為重。如巴爾扎克蕭伯納羅曼羅蘭等。現出的約有四十種左右。次則中華可以不必重說。世界卻很少，只有一種三十開（？）的用道林紙印，有茅盾的神話雜論，謝六逸的水沫集等，雖然不曾註明「叢書」一類詞眼，但因裝訂一律之故所以附帶說及，蓋凡稱到叢書的最顯然特色即是裝訂之統一。（偶也有例外）然內容既凌雜，年代也很遠了。可以舉出的，倒是二十八年鄭（振鐸）王（任叔）孔（另境）諸氏主編的「大時代文藝叢書」，也是世界所出。一共十二冊，譯文占

三分之一，有戲劇小說散文等，但封面設計太庸俗，眼前恐俱已絕版了；今天繼起的則有孔另境編的戲劇叢刊。

講到戲劇叢刊，也許爲了劇本容易銷之故，幾年前就很多見了。單就記憶所及，如上海雜誌公司開辦時有過凌鶴的黑地獄的那一套。還有是一般書店阿英的春風秋雨及國民書店的夏衍的上海屋簷下等幾種，因爲總目忘了，只得擇其中的某一冊來作代表。然而好像都沒有出全過，甚至連原著也渺不可尋的。再後來有光明戲劇叢書，主持者舒湮。他另外輯選的西洋劇本大部分即從我處借去材料（由王編之文學中選撮）。他自己的一本即一度演出的「精忠報國」（一名風波亭），寫的是南宋的和戰史事，在編後記裏很有說明，我想，也許他令尊疾齋主人給他的教迪很大吧。同時，光明還出過戴平凡主編的「文藝叢書」，有巴人的皮包和煙斗及林淡秋適夷等等譯作。（廿九年分）等。

和世界同樣用「大時代」名義的也有一套叢書，不過一個是書店本身的名稱。有端木鬆良蕭紅適夷等譯

作，但封面卻每本不同。也是在廿九年分，當時每本約售二元，似也沒有出全。

以上的三四種，年代皆較為接近。再推得遠一點，則有北新的文藝新刊，好像最先是趙景深先生自己的論文集，最後是知堂老人的秉燭談，內容可說瑕疵互見，然沒有譯文的躡入，也是一個辦法。其中最使我滿意的，要算是曹聚仁的文畫。不但分量是厚厚二三百頁，內容和作風，也集潑刺、淵博、簡煉之特長，——是一部最能反映動亂而緊張的現實的雜文集。另外還有二冊書較為更難得的，即郭沫若的歸去來與沫若近著。這是郭先生返國後的兩種散文結集，內容所收也極廣泛，只是現在已很難買到了。

出叢書原非不容易，主要的還得看其中的內容是否精和純。「精」是指它的性質，「純」是指它的門類，而這還看主持者的能力如何，像文化生活社的幾套叢書，那就因了主持者自身在文壇上很有貢獻的人。反之，就我所看到的，有些徒擁虛名凌雜將就的也很多。還有，像從前天馬書店所出的作家自選集（如魯迅、茅盾、郁達夫等），——由作者自己親手來選，倒也是

一個適當的辦法。但既然稱作「叢書」，門類自然要叢雜並蓄，惟有「開明文學新刊」那樣的，只分作小說與散文兩種，又因為散文的分量占得比小說多，所以不如稱之為散文叢刊。也許由於我對散文有特別的好感之故，因而對於這套「文學新刊」也非常喜歡，常常作我寫作的修養。而這些散文裏面，又包含了隨筆、遊記、雜文等。它的廣告中說：「本叢刊集國內名作家的文學新著而成，……筆調輕靈，文字雅麗，印刷裝製，均極精緻，定價低廉，尤便讀者選購。」——那個特點。

「開明文學新刊」還有一特點，即封面一律印着作家的墨迹，使人相映對照，如讀插圖之趣。不料因其中有某作家散文的「前記」中，略有涉及另一作家某先生之故，而書店則將「前記」印作封面，而引起了某先生之特別不快，認為是一種故意的行爲，這種意外的誤會，也許非製板時所能逆料吧。但後來由於鋅板的高漲，印工凡新出的及重板的書籍，便成爲很樸素的白底黑字——只寫着書的名稱，而這字迹大約還是出

於作者之手。總之，凡是略略對於書法——尤其是作家的書法感到一點興味的人，對於這樣的封面，多少有點愛悅。我的將它買全，一半即在於此。

不知道夏丏尊先生另外還有散文集否？除了譯文以外。就我所看到的夏先生的著述，覺得平屋雜文實在是一冊好書，雖則以我的年齡而論，似乎與這本書的「旨趣」有點距離。而它便是收入在「開明文學新刊」的散文中值得一讀的書，爲的它使你讀後，還引起無限的低徊與咀嚼，如怯弱者，長閒，知識階級的運命，……套用一句習見的詞眼，真可說一聲「雋永有味」，無怪曹聚仁先生在文畫中之贊賞了。（後來了了先生爲其作家季刊徵文，我就以此書的讀後感塞責）。此外，「文學新刊」中所收散文如豐子愷的綠綠堂隨筆再筆，葉紹鈞的未厭居習作，都是在恬淡，樸質之中而體悟到塵世的人情味的，再益以夏先生的作品，則無論作風，題材及人生觀藝術觀，都有一種共通的傾向，也可以叫作「三位一體」的散文家。要說到歷來文藝叢刊那幾種比較結實的話，那我願意以開明文學新刊相推薦。

前面說過，凡是稱作叢刊的，不但在裝幀設計上要統一或和諧，而且還得漂亮大方，擺在一起，自然的令人生出一種美術感——談到這一點，似又不能不推良友的文學叢書和小型文庫。（這大約是模仿西洋的幾種「文庫」），而以今天的成本算來，那真近乎「豪華」了。即如它的封面以外的護書的紙張，鋅板及印工，就是一筆浩大的工程。記得半年前路過四馬路的一家舊書攤，見有此書全套，索價六千元，爲之撓舌，在半年後的此刻六千元自又當罷論了。然而我們要給它計算一下成本的話，以原價九角計，共三十八冊，也還不到二百倍，而眼前單是白報紙已達一萬倍以上！何況是「米色道林」！

這套「文學叢書」大多數是創作（小說與散文），只有魯迅的豎琴和一天的工作，是譯蘇聯的小說。至戰前止，共出三十八冊，聽說本來還想出下去的。後來良友改成復興公司，這些書也「復興」再出時（據易銷的先出），而紙張及封面裝幀都非昔比了，至於新的作品，卻只添了一冊沈從文的記丁玲續集，而形式也與前集兩樣。聽說這冊續集本來是因當時的環境關係

被抽去的一部分，後來時局好轉，又經作者整理後單行出版（與正集同題爲文學叢書之十），可惜內中還有許多「遺憾」的「×××」，但在讀者已經是很大的收穫了，尤其是沈氏的作品。

但我的購全這套叢書，一半倒並非在書店所得，倘使不嫌我的「殘忍」的話，那還可說是出於炮火所賜。原來在八一三滬戰中，良友因設在北四川路之故，因而被一般「雅賊」偷運至租界，在地攤上公開發售。當時每本銀幣二角，如化一元即可購得六本，又如蘇聯版叢書只售六角，精裝文學大系也售五六角，我本來缺少很多，在這個機會中卻被我配得大部分，而家裏歸我的每月五元另用也盡罄於此了。——同時，我覺得這樣的價錢，實在太便宜了，所以另外買了幾本版畫集贈送朋友。後來世界書局的虹口存書又遭到同樣命運而被偷賣，但因其中文藝書很少，故也沒有什麼便宜貨可拆。當時朋友B兄對我說，如果爲自私着想，希望這樣的機會能多碰到幾次。自然，這非但自私，同樣是覺得「殘忍」的，不過對於愛書者，那樣的心理恐怕大家都有一點，正如「渴不飲盜泉水」之人的

難得一樣。

可是我們到底還是儘所需要的另外的買幾本，另外居然引起一二聰明的書商眼紅，將它們來大量的收羅居奇了，因爲他看到這些書一入書店就可賣正式市價。接着，良友方面也登報聲明此種偷賣之不合法，並勸告同業不要效尤，而這時已十去其九了。

此外，要敘述到事變前關於新出版方面的出版之活躍，還有兩家也是值得一提的：一是文化生活社，前面已經說過，它雖說是出版界中的後起，但其網羅作者之弘多，從業方針之嚴肅，和選擇作品之謹細，在文壇的地位即非等閒可比。而且它所出的書，都是力求低廉而事先經過系統地的抉擇，所以每出一書都可歸入在某種叢刊裏面，尤其是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更覺樸實而謹嚴，差不多都銷在二板以上，而曹禺的戲劇作品就是歸它一家發行。又如李健吾先生的著作，也以文化生活社印行的爲多，後來他還想將從前商務等出的幾種，都集中一處出版，這樣，可以讓愛讀李先生著作的，跑到固定的一個地方購買，較分散的方便多了。但一半的原因，還是爲了作者自己跟書

店的感情氣味相投之故，像文化生活社那樣的就與完全牟利的書店不同，應該看作幾位文學者的集會。所以在印刷裝訂定價等等上面，也特別顯得「文學氣」一點。記得戰前大公報主辦的「文學獎金」，得獎的作品，如蘆焚的小說，劉西渭的評論，何其芳的散文，曹禺的戲劇，便都是收在巴金編的叢刊裏面，即不難想見其內容之優秀，現在要想配到第一至第七輯全份，恐怕很不容易了。

其次要說的是生活書店，戰前對於新文藝書之出版也十分起勁，平均半月內總可看到幾冊。叢書方面，如「文學社叢書」，有茅盾等作的作家論，黎烈文譯的「邂逅草……」等，大約都是從「文學」發表的作品編集起來，所以還有合集。其餘兩種卻是小型的，一是創作文庫，分精裝平裝兩種，精裝的非常精緻美觀。一是硬紙面的小型文庫，恐怕也是以會刊於文學的作品居多。除此以外，別的書店所出的文藝叢書。文庫之類當然還有許多，如宇宙風社之「月書」等，只是因作者見聞所限及篇幅所拘，不得不作一個結束，而在結束之前，卻還有兩點感想，提出來希望大家注意或採

擇的——

自五四以來，中國新文藝方面的成績，不管其實與量之如何貧乏，總之是在逐漸的進步與發展之中，可是至今還沒有一部像模像樣的「史」，而這決不是一二私人之能力所能完成。我覺得中國新文藝運動可以分作下列幾個階段：五四——五卅——九·一八——一·二八——七·七。——也許，這也是一般人的意見，不過目前要想着手「史」的工作，自然只能成爲一個畫餅而已。——然而因此，卻又希望大家在目前能多多的，經常的提供一些史料，留心一些文獻，這該與抄抄古書一類的「保殘守闕」工作不相同的，假如我們將眼光放得遠一點。我曾經有個計劃：由公家設一個研究館，專門負責整理，搜集和紀錄新文藝的史料及作品。第一步，可由幾個人分門別類，將五四以來的各種單行本，雜誌等作一個索引，除了館方儘量收輯之外，並向藏的人借閱。從前的生活全國總書目雖然也紀錄了不少書目，但只限作者，出版及定價；而沒有內容的索引，像四庫目錄那樣的。況且生活總書目成於事變前二三年，在這過程中又有許多新出的書了

。寫到這裏，覺得阿英先生如担任這個工作（自然不是指目前的環境），實在是最適當的一個人，而只有希望將來了。

但上面的計劃究竟覺得空泛，老實說，在文化受到未有之厄運，而使有些人改行，有些人忙於干祿、投機、經商的年頭，這樣的計劃不但是畫餅，甚至還被人笑作迂和癡。不過另外還有個打算，做起來倒並不怎樣踏空的。

大家知道書籍是國民的精神食糧，然而最近因了紙價的昂貴，電力的限止，遂使已出的激漲未出的更其銷滅完結，這對於真正愛好讀書的人真是當頭的一擊，而且有些書銷完之後，看樣子決不再重版的了，於是就不得不跑書攤。書攤較之書店的定價固然便宜一點，但實際上還是貴得嚇人，如果達到絕版書，更是「上天討價」，奇貨可居了。然而你如果以家藏的賣給他呢，那末就「落地還價」，一無標準。根據我的經驗，市價二千元的賣給他們最多只有五六百元——甚至還不到。易言之，五六百元的書他們即可買二千元。這在舊書商方面固然是利潤絕大，但在僱客未免負

担太重了；何況，書籍雖說不是有關民需的「必需品」，而它的僱客卻平均是所謂智識分子，經濟不甚寬裕的。因此，有一天碰見了陶亢德先生，就談起開書店的事，當時他就提出了一個原則：凡是買進賣出的書都有一定的標準，如進價一千元的可能賺十分之幾的利潤，這是說，別人賣給你的也應遵照市價而略減幾成，——不要弄得賣買之間懸殊過甚。這話極有見地與「商業道德」，無怪陶先生要被人尊為「計劃家」了。

也有人以為如果這樣，這書店就不容易支持。我卻覺得這還是失諸目光太淺，因為根據一般的情形，「薄利多賣」是商業的唯一法門，而舊書店所賴以收入的，其實便是中間人的利益罷了。然則賣給你與問你買的人一多，豈非自然也擴大了中間人的所得嗎？例如有些人爲了現在的舊書商將別人貶價得太厲害（有些較冷門的書還不肯收），就不願賣給他們。所以你要肯給賣者以合理的價格，必然的門庭若市，貨色繁多，而出路也跟着多了。——以這「多」而補償別人的「高」，也未見得是如何失算吧？

自然，這也決非我三言兩語所能濟事的。不過在目前的書貴書荒局面之下，卻是值得做，能够做的一樁好事，尤其是能由陶先生那樣的人來做。

森林幻想曲

艾辰

1

別再有我爲什麼不第一個遇見你，你爲什麼不第一個遇見我的怨恨。我們終是有福的，在溫暖的月殘的冬天的夜裏，我們相遇在橋上。

湖濱的白石橋，有垂柳的長堤；我離開你後，獨步裏心有雪的懷念，記起林沖的獨語，寂寞，孤獨，潦倒的遭遇，我也有買醉的太息，想聽刀砍骨頭響的殘忍。森林裏有丁丁的斧聲，我的心猶如荒涼頹廢的古城池。倚在橋的紅柱下，我乃含淚吟古人的詩句：

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

長橋無人行。（這不是我給別人的懷念，是你給

我寂寞的獨語。——你却來了。

你的聲音是五月的風吹綠了森林裏蒼老的枝幹，你的低語是春夜雨漲滿了森林裏涸乾的池沼。把我的手放在你手的溫暖裏……

展開街的卷帙，橋是扉頁上的第一個序曲。

苦歷了靈山界後的相遇，我是蘆笛唱的秋之歌，是歲月之三十的哭泣。春天的花園，夏夜的街，我的蘆笛是青色的獻奏，娛樂了過路人行雲流水的相識。然而在今天，寒冷的季節，我的蘆笛染上了年月的蒼白，誰來同我過一個安靜的冬天。我寂寞，孤獨，於是你給了我你的鑰匙——

有人說這是馬克白裏守門人的那把鑰匙。

不，我要的是溫暖，我要的是安息。在森林裏的石窟裏，燃燒起林枝的火堆，我疲倦了，讓我沈睡在你的環抱裏。

街的卷帙上是我們兩個人的記載。

2

我的心裏又有珠子的痛，你的手掌裏又有碎珠的捧贈。我要你記住，十一月二十八的夜晚。

奧賽羅裏黑色的將軍在敲着我的門。

沒有星月的夜，我聽見木匠鋸棺材板的響聲。你的喘息吹熄了我胸裏的火燭，沒有光亮，沒有溫暖，只是一片漆黑的冷。

是鵝橋書（我們的信札）又有了風塵的顏色？

昨天帶雨的花上棲止的蝴蝶，今天釘死在博物院裏的標本冊上。彷彿獨步在紫禁城灰色尾瓦的宮院裏，我失去了你的恩寵……

你說你不能忘記褪色的花環。

九龍壁勒刻着的不是夢的浮雕，是你心裏的痛。埋葬了吧，今夜埋葬了我自己，也埋葬了過去的

不愉快的記憶。讓你的生命做我心上的星辰，它是北極星，指示了船在大海裏的方向，它是黎明星，帶來了溫靜的晨間。星落——你問我離開你能不能活下去，那麼該是我安息的時刻。

既然說「去年的樹不能開今年的花」，我又何必耽憂，你又何必痛苦。

記住十一月二十八，黑色的將軍死在我的心裏。

3

到半月城上看銀落日；一壺茶，一把藤椅，消磨整個的黃昏。

我環抱着你的腰肢站在掛着紗帘的窗子裏，窗外有柏樹枝掩覆着的寂寞的路，遠處的雲樹在湖裏留下了倒影，我們指點着塔，指點着橋，指點着煙霧裏紫禁城的角樓，說黃昏的寂寞流進了古人的心。於是說我們是有福的。

爐火上的開水壺像早晨街上的獨輪水車，發出悠長微弱的鳴音；我却說它是修貝爾的小夜曲，低吟着我們冬之戀的耳語。

你剝着一粒粒的栗子。你一半，我一半，我和你

是半月城上的半半人。因為你和我才是一個。

Our state cannot be served we are one,

——失樂園

我們守候着東昏，等到暮色深，橋上的燈落到水底的青苔上，我們再走一趟水濱的路。水底銀貝似的星是我們引路的火把，緩緩在我們前面移動。有一次你回頭在水底的星空上找固定的星座，我指給你看它已漂流在前面。

讓半個爛橋的月色照着我們歸去的路。

我不再是什刹海秋天暮色裏孤獨的歸客，自己走走落葉飄風的長長路。

我不再是風雪夜行人，在牆上的鐘敲着十點半的時候，我要披上風衣，戴上手套，向你低低道一聲晚安，獨自走過牌樓的大街。

不，如今，我們回到我們的屋子去。

我們的屋子，你看——

4

我們的屋子是在水中央，在池沼中間的巖石上。一面是森林的岸，苔蘚的樹和紫花的長春藤織成的蓬

風，樹間的紅牆是尼菴，在每個深夜，有木魚和梵唄夾雜着濃郁的龍涎香飄來安靜的祝福。那面是一片蘆葦岸，秋天看銀色飛。沒有舟渡，從岸上到我們的屋子有一座長滿青苔的吊橋。吊橋的繩索繫在新月的鈎上。

月亮出來前，我們要回到我們的屋子裏，不然，吊橋該拉上去了。沒有人來擾亂我們的安靜，不必就心貓的腳步偷窺我們的吻。

月圓圓，森林裏的白鹿都徘徊在水濱。

夏天，池沼的斷樁上有靜立的鷺。

不必再怕風的夜，遠街幽咽的犬吠，不必再就心青狼鋼灰的爪子來搔我們的門。因為月在中天。

我們的屋子在水中央，你有紗一樣透明的睡衣，夜深時，你端着蠟台走下樓梯，讓我們互相擁抱着安息，勿須顧及夜半江南歸來遠客的敲門。

我們的屋子在水中央，月在中天。……

5

青色夜，我們自劇場歸來，在一把雨傘下輕輕的走。斜風細雨飄上了街心廣場裏銅燈柱的白燈球，飄

上了緊閉着的紅門旁花崗石牆壁上銀鏈吊掛的方形玻璃燈。

我們沒有一窗的柔情，并肩憑窗看秋雨；沒有支蓬的馬車，雨裏看郊外的山色。我們有街，長街如畫。

我們有傘，在一把傘下輕輕的走。

有傘的人是有福的。

曾記得往昔，雨染街燈，塵染人面，我的心是一片秋天的嘆息。你說要回到草色常青的江南，我有銀雨飄風的懷念，埋首於自己的手掌裏，獨自掩泣。

我曾躑躅於你的門外在風雨的黃昏……

我曾在暴風雨裏佇待一次意外的邂逅。

傘，我第一次看見是在春天的湖上，山桃花開遍了山麓的時候，然後閉閣於沉默的屋角裏。而今，它又爲我張開。

你告訴我，你永不離開我。傘帶來風雨的消息，也帶給你青色夜的記憶。

十月的夜雨裏，我輕輕的走。我的心是安靜的，濕漉的，溫暖的，幸福的。

因爲有你在我的身邊。

南洋襪廠

南京路五五八號

廣東路三六六號

冰點下的油盞燈

林微音

說來視真短，或者說見真淺，一定要等到什麼都說妥貼了，或者甚至已接得了那所在要產生的作品的部分的，有的時候甚至全部的，答報，才能硬逼着自己如所已約就了的寫。這實在也是無可奈何自己的一點。因為如有人所說的，文章趁自己有空的時候儘可預先寫好幾篇在那裏，那可說是一種貯蓄，或者，說得時髦一點，是一種囤積，一等到有那種需要的時候，就可逐漸把它們一篇篇出籠，而正不必像現在這樣，每在同人確切約定了的時候，就得連夜連夜趕。

這一種說數是很入情入理的，我並不同意。就是要使自己照這樣做，就無法做得到。像這次所被約了的一篇萬字的小說，也已答應了有好幾天了，却總無法使自己開始，雖然沒有一天不從早到夜都在這樣關照，而且催促着自己。

終於來了那什麼都說妥貼了的一天。

說來天對於我的這種執拗的寫作法也好像在有些看不順眼：前幾天是在有着那樣暖洋洋的一種天氣，春天似的，而到這一天，天却一些消息都不漏地驟然轉了寒。

覺得那樣冷，又在担心着那天晚上還得開始寫作，我止不住問了人那天有幾度。

而所得到的回答是近五十度。而那回答更使我担心了。因為我不但担心到那天晚上該怎樣寫文章，而且還在担心到今年該怎樣過冬，想到所能穿的衣裳已都在身上，而近五十度已有這樣冷的天氣，回頭逐漸冷到四十度，冷到三十餘度，自己不曉得該怎樣才能抵得住。想到常聽到人家說的，「在一年怕冷一年了，好像今年要輪到自己的身上來了。」

在那樣担心着，所以一回到家裏，就劃旺了一支火柴去照着那掛在窗框上的寒暑表，那已被忽略了那

樣長久的。

那是三十四五度。

怎麼？只三十四五度？

「那寒暑表已壞了嗎？」我止不住這樣問。

隱川被問得不明不白，便反問

「怎麼？那度數不對？」

「那上面只三十四五度。」

「只三十四五度？你意思該不止三十四五度？我

覺得這樣冷，我還以為不到三十四五度呢。」

是的，是三十四五度。於是我才放了心，因為在

這室內的三十四五度，我記得，已是往年的最冷的天

氣。我看我還能抵得住寒。我並不在如人家所有的

「二年怕冷一年」的變遷。

於是，雖然到那時已是十點多，在平時往往會藉

口於「還有一個多鐘頭就要關電燈了，還寫什麼？」而

終於一字不着，而今天却反而毫不躊躇地即攤開了紙

，旋開了筆，而開始寫下去了。

這實在也是一種奇異的心緒。要是我早從那我所

問的人就已知那天只三十四五度，我會不會有那同

樣的成就，我實在自己也無從說得出。

而已像那樣開了頭，到第二天也很是順流，雖然室內的度數更降到了冰點以下

我還是繼續寫下去。

而且就是油盞燈，一向在以為點了它在頭旁邊看

看書還可以，要寫一些什麼總在嫌它光度有些不夠，

而現在真這樣寫了，却也不覺得它怎樣不便了。而且

反而覺得它有一種親切感。

第二天在室內依舊是在冰點以下的溫度。

屋子北向，每逢冬天，原是很冷，可是從住下六

七年來，除了在住下的最初一二年的冬天還有一只火

爐的設備，可置之不談以外，像冷到這一次，却還是

第一次遭逢。

因為從面盆內見到冰，雖然是很薄薄的，從住下

到現在還是第一次。

那也有些原始的。

是的，油盞燈也有些原始的。是一種原治的親切

感。

我就在這一種原始的親切感之間，是在冰點以下

的溫度中的，完成了所已答應了的一篇萬字的小說。

那或者也由於什麼都已說妥貼了的緣故。

破鞋

尤其

穿了一整天的皮鞋，又走了一整天的路，兩隻腳是够累的了。於是一回到家裏，就想換上那雙每天穿着很舒適的絨拖鞋。可是越是心急，却越是找不到：看看牀底下，沒有；看看櫥底下，沒有；再看看牆角落裏，也沒有。我想在一時之間要想找一件東西，往往是不可可能的，還是換一雙旁的鞋子穿穿罷。

在堆置雜物的小房間裏，我打開了一隻老式的鞋桶，就將放在頂面上的，一雙舊毛布鞋，胡亂地往腳上一套，也就算了。在匆促的需要裏，我本不會細看，可是一走幾步，就覺得有點兩樣，原來是腳大鞋小，差不多有大半個腳跟不能容

納在鞋子裏，這樣一來，又不得不使我走在半途之間便停頓下來，就揀了一隻最近身旁的椅子坐下來，把那雙鞋子脫下來細看。

這是一雙深藍布的毛布底鞋，鞋跟和鞋頭都破了，鞋底也磨蝕得很薄很扁，不像新的毛布底，有一種厚厚的感覺。這雙鞋子大概還是我十四五歲時所穿的，從鞋子破舊的程度看起來，很可以推想我那時步履的矯捷與魯莽，現在我所穿的任何一雙鞋子，即使最舊也不致破得如此，「世故」已告訴我走路的時候，不該有矯捷的，魯莽的步子了。但這還是種輕微的感喟，最使我想起的，還是手製這雙鞋子的人

我的母親。

母親死了已經快四年，在她墓的四週的小柏樹，也長得像了個樣子。家中也不見有一個人提起她，除了我住的小房間的床畔，還懸着她油畫的遺像外，這個家裏似乎根本沒有她似的，即使說有她的影子，也祇是藏在我做兒子的中心了。本來，世界上失掉一個人，實在是太平常的事，然而在為兒子的失掉一個母親，決不是這樣容易可以忘掉的。

母親生前，是以省儉著名的，從來不肯胡亂地為自己添製一件新衣，或是買一樣沒有實用的東西，對於我的衣裳鞋襪，都是力求其寬大，以便我這個正在發育的孩子，可以多穿些時日，當時我何嘗能了解為母者的苦心，時常因為衣服寬

大得過份，我就會跟母親爭鬧一陣子。

我父親是有些名士氣息的人，一擲千金，毫無吝色，誰都知道是位出了名的「好好先生」。朋友很多，好的固然有，壞的也不少，東闖西玩一陣之後，總是父親破鈔時候居多，時常向他借錢的人很多，而借了錢不想還的更很多。因為我父親「有求必應」的緣故，所以親戚朋友們都說我父親比母親好。然而我且不管究竟是誰好，然而父親每年必須負債是事實，有一年連房子也幾乎要典押了，要不是我母親把歷年的積蓄，償還了這筆債務，我想，我現在不知住在什麼地方了。

母親一生吃虧的地方，是不會「交際」，那些太太們化錢的事，像打牌，聽書，燒香，吃素，念佛，

她全不大相信的。她的一生，是祇知道整天的招顧家，招顧孩子。她的一生是寂寞的，然而也是可敬的。像現在這時候，要想尋出像她老人家典型的女性，即使踏破鐵鞋，一時亦難易尋覓了。

我同弟弟的年齡差得很大，我幾乎是以一個獨生子的姿態，在她懷裏長大的，她對我的寵愛是不必說，每當我挾着書包跳跳蹦蹦回到家裏的時候，總見她倚在臨窗的桌子上，在爲我默默地縫補着我弄破的衣衫和襪子，或是很費力地在扎着我的鞋底。

我小時候最大的志願是長大了當兵。因爲每一個小孩子，都有着英雄夢。可是這個志願，却時常使我的母親擔憂，因爲她恨打仗，也恨兵，她怕我將來學會殺人，也怕

我將來給別人殺掉。她對我的希望是「做醫生」，但是我却很遺憾，因爲我始終沒有，也沒有想做個醫生。

後來我學「繪畫」了，母親雖然不贊成，但是也不反對。不過她不了解作畫人的情緒，她認爲既然歡喜學畫，就該每天勤勤懇懇的學畫，因此有好幾次，她硬逼我進書室作畫，有一次我一時向她解釋不明白，憤急起來就摔壞了一隻簇新的椴木椅子，累她氣得哭了好大一會子。

其實這是一種「盼子成名」的好心，爲着我一時的冒失，反而刺傷了母親的心。

現在我有好幾個月沒有作畫了，有誰再來逼我走進書室？即或再有一隻簇新的椴木椅子，我也沒有

再摔壞牠的理由了。

自從母親死後的幾年，我怕看見五十多歲的老太太，因為我妒忌她們健在。我更怕聽見同我年齡彷彿的人叫「媽媽」，這好像是在向我炫耀，又像是給我一種莫大的威脅，因為在我這一生裏，我再沒有這個權利，再沒有這個福份，可以向一個人叫一聲「媽媽」。即使說有，也祇是在深宵的夢中。

母親沒有受過什麼教育，所以死後是決不能發現她的片紙隻字，她所留下來的唯一的手澤，就祇有這幾雙穿不上的破鞋了。

當我現在重穿着這雙十數年前的破鞋子的時候，使我不由主的想起我的母親，也使我心中不由主的感到一種溫暖。

(一九四四年初冬於蘇州)

詩領土

第五號已出版

社論三題
新詩的反對者和擁護者……路易士
偽自由詩及其他反動分子之放逐……路易士
什麼是「全新的立場」？……路易士

在於世界之中的詩……工藤好美

詩評三種
池田克己的「上海雜草原」……路易士
池田克己的「中華民國居留」……路易士
俞允詠的「詩一束」……路易士

創作及翻譯詩七十一首

零售每册一百六十元

本號篇幅增大封面精美

文匯書報社總經售

社址上海靜安寺路青海路七號

• 詩壇消息 • 社中記事 • 其他

★ 青年畫報社出版發行 ★
路易士主編詩領土社同人機關雜誌

一 栗子

江 璜

「糖炒栗子，難過日子。」這句俗語似乎針對「荷花大少」而言的。在時令上栗子上市已經近冬了；縱然栗子裏冒出香噴噴的熱氣來，而所謂文明人的體溫是需要物質來掩護的呢。西風起了，你也會預備着冬天的衣衫，還有快過年了，也留着多餘的過年的錢？栗子上市的時候於是便想起日子是難過的了。

我最早自己買栗子的時候是個銅板一包，一包祇是一包，誰耐煩去數一數多少粒呢。而現在百元儲券一張，換糖炒栗子二十粒（我今年第一次買的時候就把她數上一下的）。姑不論物價的昂貴的比率，也覺得像在吃鈔票似的。「難過日子」吃栗子時候人們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栗子，硬壳的果品，剝去了她棕色的壳，除去了層難下的內衫，露出她的肉身，奶白色的，怪精緻的條紋。她的吃法是很衆多的；生嚼着有點甜味，又是堅實些，嚼多了像有渣餘一般。風乾了，更其甜一點，和荸薺有點類似，可是沒有那樣嫩甜。這些吃法在鄉下人是最簡便的。

糖炒栗子的由來也很久遠了，記得周作人有篇散文裏很說起一些關於栗子的掌故，糖炒確是種手法，大有高下之別的，而「大王」也是古已有之的呢。鏟子裏炒着砂和糖漿，栗子也就在沙糖裏炒熟了；要不斷地炒，爲了栗子可以受到均勻的熱度，不致有生熟不勻。選擇上好的栗子，用高等的手法炒去，每個栗子透熟，鬆熱，像枚蛋黃。這種繁複而消費的享受，是都市人獨佔的。

有人喜歡吃剛出鏟的熱栗子，而有人說冷掉之後的糖炒栗子是更其香甜的，在吃栗子上我和哥哥是有其不同的嗜好的。

此外還有水裏加糖，稱鷄或肉類同煮等吃法，都各有其不同的風味。而我以爲栗子最大的缺點是她們的堅實，吃多了和蛋黃一樣叫人心悶，不可供大嚼，不比平常的消閒果子，她們有着較多的水份，因此許多人不要讓孩子們多吃，而成人們也有爲了多吃而致疾的，我還記得

蘇曼慈這個好吃零食和糖炒栗子的怪物，他的病故，似乎與栗子不無關係呢。

最近吃到洞庭山鄉人帶來的土產，據說是很鮮美的，地理上的接近，新鮮也許是有的，甜美則恕我不似易牙之善辨味。其實一般的糖炒栗子舖上，號稱採辦的是山東良鄉栗子，也該是真偽不知。

我愛吃自己家鄉的「桂花大栗」，她是由桂樹與栗樹接木而產生的混血兒，具有栗的本質而加上桂花的香味，混血兒都是聰明和漂亮的，在植物上又得一個意外的例子。「桂花大栗」的產量不多，而且真貨難得，在秋天也算得上家鄉的一種名產。若是剝壳去皮，水煮之，加白糖少許，真可說嫩、香、甜、三味具，是時令上的好食品。離鄉已

久，即使還家也不會適逢其時，很久不會嘗到此味了，這也該是記憶中的鄉味之一呢。

我的上海住所，離着第一老牌「栗子大王」舖很近，每天總得走到看到他們的舖子，嗅到一陣香甜的氣味，看到這熟店之後，老闆見到我，我很客氣的，爲了他的招呼，我有時候不好意思不買上一袋，而他又是那盛意的裝得滿滿的一紙袋，估計一下，該比別人多上二三粒的，可是想到五六塊錢買一粒小栗子，我未嘗不有些心寒了。天天經過這裏的，縱然我不想換道而行，經過這裏我是不太敢注意他的，目光交換之下可有點不自然了。

我有個最好的解嘲，好在栗子在我不是種愛好的果品，不吃也由她去吧。

詩見抄

朱紫

我總覺得詩是最精鍊的語言，最純粹的藝術，不能有一點兒渣滓——浮辭泛語。

詩雖然是反映現實的鏡子，然決不是給人用作政治宣傳的工具；如果要用作政治宣傳，則毋寧多貼幾張有煽動性的標語，或多發幾份傳單。作詩不必勉強，不必好高騖遠，也不必學時髦。每個詩人有他自己的風格，又何必效顰？

寫實也好，象徵也好，社會的病態固須針砭，民族的精神固須發揚；個人的情感又何嘗不可抒發？

現實是多方面的，情感也是多方面的，我們到處可以找尋詩的題材。

夜航船上

麗歌

薄暮的微光，漸漸地在江面上收斂了。遠處被鬱林蓋覆的江面瀰漫滿了蒼靄的霧色，黃昏從四野合攏起來，船艙內的光線也變得昏暗了。

這是九月的黃昏。

我乘着一艘夜航船。這是艘古舊的船，船身滿是風霜的創疤，船蓬上的油漆也早已剝落盡了。但船艙尚充滿了強烈的油漆味，也許是艘新近修補過的夜航船吧。

艙內嘈雜得很，旅客大都是從濱海的都市回返小鎮上去的小商人。他們都抽着辛辣的煙捲兒，大聲地談論着最近的市面上的行情和變動，有的更露着放浪的俗態，得意地敘述着他亨通的財運。這些都是生長在小鎮上的一流人物，我有些討厭。

我乃悄悄地步出艙面，站在船欄上看兩岸的風光。我感到痛快，喜悅；有如卸去了生活的重累，結束了長期的流浪生涯。那熟悉的江流，蘆葦，柳岸，茅

屋以及綠色的田疇，鬱茂的竹林，却引起我熾熱的鄉土感，我驕傲地感到自己已回到故鄉的懷抱了。

隨着我又記起了一個古老的故事，那是說一個長在極北地帶的青年人，流浪到南方，結果因為人地生疎，以致落魄異鄉；悵悵不樂，終日留戀於小酒店中。店裏的人每見他飲酒到微醉的時候，就從破舊的衣袋中，解開一方布袱，對着一撮黑色的泥土而流淚。問他，乃是他故鄉的土。……

多使人眷戀的鄉土啊！九年來從南到北的流浪，啓示了我堅韌的鄉土觀念。使我厭倦了被人讚譽為北國避暑勝地的多霧地帶，而終日渴望着有一天藉職務上的便利得以早日回返江南。

我的心中充滿了喜悅。

但臨夜的時分，這四野的景色是朦朧而淒涼。我感到夜航的寒冷，遂又悄悄地步進艙內去。

艙中更陰暗，酒肉味，油漆味及辛辣的煙草味，

幾乎使我嘔吐起來。我厭惡他們，這些都是良善的小民的重軛。

「蟾月，蟾月……哈哈……」

我正要步上艙面時，艙內突然響起一陣粗魯的笑聲，我奇異地回過頭去，瞧見一個衣裝入時的女子，低着頭，默默地蜷縮在角落裏。緊迫着她的是幾張充滿了肉慾的臉，這臉，在昏綠的燈光下，光與影深深地雕刻了他們。那些全是鬼的臉譜啊。

「蟾月，別正經了罷，」一個三角臉，濃眉毛，魚白色的眼，酒糟鼻子的男人笑吟吟的撥逗着她。說着，她又回過頭向着身旁的幾個伙伴扮了個鬼臉，露出輕薄的神氣。

我站住了，站在艙口邊望着他們的動作，我知道這是一個人與人間的悲劇。從昏暗的燈光下望過去，我看見那個被叫做蟾月的女子的臉上有些緊張，恐懼的神色，更顯得蒼白而瘦削了。

「噓！」這悲劇使我非常的痛苦，引起我的同情，於是我乃作一聲響亮的噓嘆。

隨着這一聲噓嘆，幾個鬼臉的商人都驚奇地投過

來一個異疑的眼光。就是那個女子，也不禁微微地揚起頭，偷偷地向我一望。我又看見一個圓臉的胖子悄悄地湊近那個三角臉的酒糟鼻子低低地耳語，而且不時以小心的眼光瞧我。

一會，我奇異起來，我覺得艙內安靜得多了，我看見幾個商人都本份地抽着捲煙。

因艙內空氣太重濁的緣故，我又步到船面上，慢慢地咀嚼着剛才從紙袋取出的麵包。

靜靜的夜，靜靜的原野，只有夜航船的櫂聲和流水聲。

下弦月照着江面，水紋把光攪成千萬條銀色的水蛇。我默默地望着那青色的江水，溶溶的江水有如我珍貴的童年之夢。我想起昔日五月江河中的摸魚情趣以及七月蜜桃成熟的季節，泳游於江上的細流的往事。但那輕煙般的童年，已一年年的逝去。我撫摸着長在嘴旁的髭不禁爲自己渺茫未來而憂鬱沉吟。

獨立在船首，桅上一盞紅燈籠投射了一圈黃色的光在我的身上。低下頭看見自己的半身黑影是沈沒在冷濕濕的夜流裏。忽然發現又有一個人的黑影投進這

這淡黃色光圈裏來。那是一個女子的影子。

抬起頭，她就站在我的身旁，我瞧着她瘦削而蒼白的臉龐，我就爲這個風塵的女子而憂鬱。那蒼白的臉，瘦削的臉，那憂鬱有如九月的涼夜的眸子，是蘊藏着多少夜的苦楚，多少夜的悲哀呵。

『謝謝你，先生。』她的聲音是多麼的暗啞。

『……』搖搖頭，淡淡地一笑。我憑什麼可以接受他人的感謝呢。

她又憂鬱地低下頭去。

我爲她的舉止態度而疑惑，我猜不透這女人究竟所欲何爲。

『先生，剛才船內的事……』她又慢慢地抬起頭來。低啞地。

『我不過嘆噓一聲。』我已明白了她向我道謝的因由，但我尙不釋剛才悲劇的蘊細。

『但，他們怕你。』

『怕我？』

『是的，因爲你沒有行李，而是有着一口生硬的南方話，又穿着這種服裝。……』

我明白了，不禁啞然失笑。這一羣可憐的小人物。

船轉過江口，有幾隻水鳥撲撲地從江邊的蘆葦中飛過。

到什麼地方啦？我問着她，九年的遠別我已忘懷了。

『秦江。』她又沉吟了一會。『大概是秦江罷。』你也忘懷了？

『噫，五年了。』她用憂鬱而哀愁的眼光望着藍沉沉的天幕，苦楚地回憶着：『五年，多久長的歲月呵！五年……五年了。』

『你是幹過什麼的啊？』我好奇地。但立時又內疚起來，我詛咒着自己的殘忍。

『先生，你……』她果然含羞地低下頭來，悲慘地說：『你難道看不出來嗎？這女人的生涯。』

『但你的聲音爲什麼這樣低啞？』

『生了一次病。』

多憂鬱的氛圍，我寂寞地望着青色的江流，江流也軟軟地歌唱着它憂鬱的命運。

九月是淒涼的季節，江上的夜風帶着濕意，江岸的蘆根有了秋虫的低鳴。淒涼的秋意罩住了我。

「這美麗的夜。」她望着天際的星斗低低地自語着，我聽見在她的臉上流露出自由的光輝。新生在盡惑着她了。

今夜是屬於她自己的，今夜的夜航船是載回了她的幸福與自由。但她將何處去呢？

「你從良了！」

「不，回到我丈夫的家裏。」她驕傲地：「我還有着一個良善的丈夫。」

我更懷疑了，心裏想着：「是一個有夫的婦人？」

「我知道你是在懷疑着我，是的，一個良善的丈夫肯讓自己的妻子去當娼妓嗎？但，先生，這也是不得已的事呵！」她倚着船艙上竹蓬的邊緣，低着頭，用手指輕輕地敲着蓬邊的竹條。這完全是生性靜嫻的女人的姿態：「那是五年前的夏天的事，那天黃昏，我丈夫因飯後無事，就慣常的到鎮上的小橋去乘涼。那兒每天是集着一大羣人，有孩子也有老人，他們聚集在小橋的娑婆樹下以白天隣鎮村莊所發生的新聞或

過去荒誕的故事來消磨這炎熱的黃昏。那天，他們正在聚談的時候，突然在鎮外發生了幾聲清脆的槍聲，那槍聲不如昔日的隱約遙遠，好像就是在鄰近的鎮邊，於是集在小橋畔的人都奔逃回家了，而槍聲也在那時緊密而更清亮起來。隨時感到有子彈從頭上掠過。一會，便有一羣土匪衝進來，鎮上充滿了恐怖與驚慌，槍彈緊緊地在街巷中尖銳地嘶叫着，人家都緊閉上門。留在門外的是哭叫聲，辱罵聲，掠奪聲，槍聲……。在半夜他們得意地歸去時却又在鎮的中央放了一把火。火，多凶猛的火呵！它吐着橙黃而鮮豔的火舌，吞噬着人們祖先遺留下來的產業，它叫嘯吶喊，散着火星，拋着火種，延燒了河東半個鎮屋。我的丈夫就在那時因救火心切而折傷了腿，他無可奈何地躺在河邊看自己唯一的基業在瘋狂的火中，漫聲地呻吟嘆息而化為煙霧的廢墟……先生，他本是靠着自己的氣力而活着的人。可是，當他受傷後生活也就發生困難了。沒有借貸的地方，沒有工作的可能，先生，你想想，那時留在鎮上的人，都是顧不了自己的。因此他更悲哀了，絕望了；他要我嫁人。但我却不願，我想

這是暫時的打擊，他的傷是會好起來的，於是我就被押了五年……。」

「現在呢？」

「現在自由了，他也重新建起了家。」她突然的抬起頭來，兩顆明瑩的淚珠迅速地掉下了。

這是多不幸而又多平凡的事啊！這種不幸的種子，隨時可在你的命運上茁長，它可以隨時襲擊你，使你陷於不幸的泥沼中。可是，這種不幸的故事，正告訴了我土地之子的強韌的生命力。什麼都阻礙不了他們的發展，就是被他人認為無可挽救的事，他們也要把它從危重中解救出來。我乃深深地感動了。淚從我的眼角流下來。命運是不幸的，但他們能逆流而行，時代的漩渦湮沒不了他們的生命。我望着她的臉，生命之火熊熊地在我的心底燃燒。

從江岸的黑色的蘆葦中，飛出幾只螢火虫來。這拖着光明的小飛虫，只有在黑夜裏才會使人看見它的火亮。水流撼震得江南的蘆葦噉噉作響，船已灣進一條小江流裏了。

我又聽見船尾的老大低低地唱起沉鬱的歌。

「先生，現在旅行真麻煩啊！你是那一鎮的。大概是她也感到太沉寂了罷。」

「王浦口。」我慘然的笑著說，這時代那一件不是麻煩的事呢。」

「王浦口，這夜航船就停在王浦口的。但我可遠呢。」她望着漸漸地擴大起來的小鎮，緩緩地說：「先生是回鄉去？」

「嗯。」我點著頭。

我望得見幢幢的黑影了，我想起母親和弟弟。我幻想着切後的家園。悲喜交流在我的心上。

專營西藥工業原料糖精奎甯

信孚公司西藥行

地址：福州路三三一號五〇八室
電話：一六一〇一一一〇五三八

談表現手法

許衡

在釐定文學作品的價值時，僅僅着眼於「大眾化」和「通俗化」，甚致以「婦孺皆解」為優秀作品的條件，這真是太疏忽的看法，犯着機械論的錯誤。

白居易的詩，在他的時代的確够得上「婦孺皆解」，但並不是因為「婦孺皆解」，白居易的詩才是好詩。決定白居易的詩的價值的不是「婦孺皆解」，乃是他的詩的本身。所謂「婦孺皆解」，那不過是說，他用字淺顯平易，容易懂。

容易懂，是文藝表現手法之一種，但不是唯一的手法，這一點須得弄清楚。如果說容易懂就是好作品，那就太荒謬了。

筆者並不打算給那些花花綠綠的不成熟的文學作品辯護，但文學史上的鐵的事實却沒胆子一筆勾消。梵樂希，波特萊爾，夏朵布里安，以及其他許多赫赫有名的大師，他們的作品就不是能够一目了然，「婦孺皆解」的作品。在當代那樣，現在也還是那樣。你

能說梵樂希的事業不是法蘭西的國寶嗎？

容易懂與不容易懂，是要看表現內容的需要而擇定的手法。手法不是條件，但不合適的手法足以弄巧成拙，變成做作。在做作之下，是不會產生優秀作品的。

凡藝術（不僅文學），大抵是有一種共同性的，即順乎表現內容採取最自然的表現外形。

音樂裏面的舞曲，進行曲，通常皆是節奏明顯，旋律清楚，手法近於「容易懂」；大規模的交響樂可就不是那樣，組織精密，情緒錯綜，如果單用二拍子，三拍子，一直演奏下去，就不足以表現其內容，因此近乎「不容易懂」。而這個「不容易懂」並非絕對不可解的，說來說去，仍舊是表現手法上的需要。假使格於自己修養不够，聽不懂就認為不好，那麼貝多芬，蕭邦，柴伊珂夫斯基這些名字，都可以由音樂史上抹去了！

文學作品之不能以容易懂與難懂去決定它的身份，在意義上是和音樂一樣的。

在不需要繁複的描寫與鋪述的情形下，而竟然這樣做了，當然多餘；在需要如此寫法的場合下竟然沒有這樣寫，那就是手法上的低能；同樣情形，祇要少數字句就能表達出完整意義且具藝術上的美的情況下，多用了一個字也是不應該的。

福勞貝爾的名言其真義在於此：選擇最適當的字，表現最適合那字的身份的意思。

如果說，形容詞不能用，一句句子不能超過十三個字，那是讀書太少或簡直沒有讀過書的幼稚之見，筆者在這裏也不忍過分加以鞭斥。但有一點，却不能不提出來說一說，即所謂「新文藝腔」的荒謬問題。

前面說過，筆者並不算給寫得不適當的作品辯護。如果別人舉出真正不適當的文章的例子來，而表示反對，筆者也是要予以同意的。

如例抄來吧：

「太陽已經從幾扇綠漆的鋼窗外面，直射到用巴黎花紙裱糊的牆上，那一朵朵金色的玫瑰花，更顯得

燦爛可愛了……

爲了伴着爸爸的靈柩回鄉，過了十六年都市生活的敏，隨着她的媽媽回到了故鄉。

未完成的交響樂，那麼幽靜的曲子，飽含着淒涼的節拍，那音調如一個失去天才及青春驕傲的老英雄哀訴他自己悲壯的經歷，更像一位少女在月下感歎其光榮燦爛的過往，這支古典樂使人憶及那失戀的樂聖怎樣顫慄着刻劃下自己的心情，使人憶及滿地星光樹影的深院裏低聲的誓語。未完成的交響樂，那千迴百轉變幻多端的神奇曲子啊，往往撒給人一層藍色的幽意，會叫人想起一些藍色的幸福來。

頭兩個「小說的開頭」，作者把他的意思表現得很明白，也很充分，一點看不出有什麼「腔」，如果一定說是有話，那祇是舉例者有意和作者開頑笑，或者他根本沒有弄清楚他所謂的「新文藝腔」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末一個「小說的開頭」，形容詞是用得多極了，筆者相信他假使音樂修養更好點，對於舒裴脫的作品和身世更知道些，他一定能寫出想像更豐富的文字。筆

新華公司直營

紅

棉

襪

廠

總號：南京路四三七號（益湯弄西）電話九六三六九

西號：靜安寺路一二〇二號（西摩路西）電話三五九三六

者以為這段文字的不適當，不在於文藝腔，而在於表現內容之認識的程度。一定要以什麼腔不腔加在自已所無力批評的文章上，徒然顯示出自己的幼稚而已。

話說回來，適當的表現總是好的，不適當的表現總是惡劣的。難懂與容易懂是表現手法上的差別，不是決定作品好壞的標準。

硬要拉拉扯扯，什麼形容詞不好用，十三個字以上又不好，什麼腔不腔，「大衆化」，「通俗化」……

得了，抓到這一串名目就想隨便批評這個，批評那個，到底是不夠的！

如果嫌筆者的話過分嚴酷的，且看：
難怪說書的唱灘簧的比新文學家高明。

這倒是真正「大衆化」和「通俗化」的意見，如果高興的話，就請照樣將文學弄成說書和唱灘簧吧，那不是既「大衆化」又「通俗化」了嗎？

文學的「大衆化」和「通俗化」真的這麼做的話，你以為對不對？

談詩

沈寶基

深刻的詩人是分身有術，一而能三，却又三而能一的人。他的深刻不是哲學的，亦不屬於經驗的，而是得之宇宙的本體與人性的複雜。

★ 對於詩人如對於遊子，距離的遠近却成反比例：身愈相遠，心愈相近。

★ 一滴水百萬生靈，一葉落天下皆秋，四面門窗中的詩人，所見的祇是一點，但僅在這一點的了悟上，足使他窺見了宇宙，更進一步地自視為宇宙。

★ 詩人不是學問家，詩歌亦不是他的職業；所以一個純粹的詩人，不在多讀多想，多看多寫，而在多感覺，寂寞中多與自己盤桓。

★ 在詩歌中，感覺重於思想與想像；不過我說的感覺，是五官並用而能一致的感覺。

★ 我想到荷馬，想到但丁，想到拉辛，莎士比亞，哥德……於是我遂想到，三百年中能產生一個詩人，真是奇蹟；一千年中能產生一個詩人，亦屬不少；一個國家能產生一個詩人，可以說是一國的無上光榮。

★ 以詩論詩，不過是懂得詩會寫詩罷了；真正的詩人，總是與最內在的自己或最複雜的萬象相對照，而在這由衝突化為和諧的對照中，漸漸散發出純粹的心韻。

★ 一句話，我要說的却被人先說了，這句話便顯得可恨；這是一般人的自私自私。然在文學上，同樣一句話

★ ，說在我口中，也許真很有價值，說在你口中，已經很平常了，說在他口中，則非常無聊。反過來說，亦是如此。這與自私自私無關，而是因為個人的氣質以及形式與內容的嚴密組織……的緣故。

★ 鐘磬是太陽，燭笛是太陽，與其說這是瞎子推測錯誤，不如說這是推測瞎子推測錯誤的人的錯誤，無論瞎與不瞎，有悟性的人，豈獨詩人，能在一切不同的形體上看到最高的理想與真理，即所謂道。

★ 我要在鐘聲笛韻裏聽太陽，看太陽！

★ 佛家有「觀音」；目聽耳視，是形容絕頂聰明的人，可見五官的移用不是錯亂的舉動，而是至神至情至理的行爲。

★ 而詩人第一步的訓練，就在這一點五官的移用上。

★ 詩與詩人是兩件事，所謂詩人的風度與人格，更與詩無關。不要以為這是感慨語。

★ 有時我們要很艱難的寫一句容易的詩，有時我們却應該很容易地寫出一句難懂的詩；二者各有其重要性，似是相反，實不對立。

★ 詩自有其至真的真，就是說幻。美是詩藝的本身。所謂率真，所謂逼真……最會妨礙詩情。

★ 大體而言，西方的詩其失在貧，東方的詩其失在貪。貪則文字鋪張，感情浮泛，徒顯其平板而少曲折暗示之妙，貧則文字陳舊，感情單純，徒顯其惰性而莫能體會人心內在之微。

★ 我們都是偶像崇拜者，不過詩人的偶像，總是自己。

★ 好的詩句能成格言，格言不能成詩句。

★ 學問家不是詩人，而完善的詩人大都有學問的，不過他不以學問來妨礙詩情。雖其如此，詩情反而深不可測。

★ 我們可以說一般人已經明白詩之爲詩，不在乎是用韻文寫，或用散文寫；而詩人與「寫詩的人」之間的區別，却始終不太明白。

★ 說話與唱歌之間的區別，一般人是知道的。鳥的啼鳴在我們「應該」是藝術而不是說話，公冶長之能通鳥語純粹的詩人不替他歡喜反而替他悲哀，雖然他有他另一種的愉快與價值，而且因此博得不朽之名。

★ 「他是詩人」，同樣一句話，在從前，其含義的尊貴未免過火；在現在，其輕視的意味令人長歎。

★ 人人心中都有一些詩情與深思，不過一般人或不知或不能或不願沙裏淘金，鍊成珍品。

★ 詩的內容與形式是不能分的；形式就是內容，內容就是形式。而不整齊沒有韻的詩，具有最自然的——因之能夠說最完善的——形式。如果一首詩，祇靠了情緒的強烈，或意象的新奇，或思想的深刻，當然不一定是好詩，但祇顧到整齊與韻脚而妨礙詩情，則詩的價值可想而知。

★ 有人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來說明詩的意象的和諧；我亦舉「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來說明詩的主旨的隱藏。

★ 尤其在詩歌中，大而重的往往是石頭；小而輕的有時是珠寶。

★ 真正的詩人不寫一般人所期待的詩。

★ 新郎不會因新娘貌美而失望，詩人却因自己詩好而悲哀。

★ 作品的價值，好像有些在牠的勇於拒絕，有些在牠的敢於接受。表面上看，勇於拒絕的是謹嚴的苦吟之士，敢於接受的，是純粹的天才詩人。實際上則敢於接受的往往就是勇於拒絕的人。

★ 藝術是爲己的，尤其是詩。爲己者，自存也；自存者，永存也；永存者，爲人也。故藝術中的爲己，其至高至遠的目標仍是爲人，可是不能反過來說：爲人就是爲己。

★ 詩之爲詩，不在韻文與散文。這並非從現在起：晚明的散文多半是詩，清代的詩多半是散文。

★ 柔弱，美麗，真實，虛無，我們平時總是兩字聯用的；但在詩歌中，應該知道每一個字的意義：柔不是弱，美不是麗，真不是實，虛不是無。

★ 佳句所見極多，好詩亦復不少，唯獨完善之作，古今罕見。

★ 在詩歌中，感情不可熱烈，理智不可冷靜；情卽是理，理卽是情，亦情亦理，至理至情。所謂至者，乃指詩的純粹而言。

★ 昔時論詩，有大家與名家之別，此說極有理；但在我現代人看來，最好分偉大的作家與重要的作家，更爲恰當。一般人以爲偉大的就是重要的，重要的就是偉大的，實際上二者往往不能相兼。被認爲偉大的大多已失其重要，或根本就不重要；而重要的作家大多還沒有偉大，或根本不求偉大。

★ 月的光亮因爲受到太陽的反射；但不能否認月的價值。科學家的話往往毀滅詩情的，有時却亦激起詩情。我們是住在運轉的，有光的球上啊，像月一樣。

★ 寫詩的人往往最初愛的是詩的本身，後來愛的是——一切詩人，最後愛的是——一二個詩人——甚至於祇愛自己。

★ 我們有時本想寫一首風雨的詩，而結果寫成的是一首晴天的，或與之毫不相干的詩。這是由於某些字或某些意象激起我們內心的突變，而不是手拙，故以畫虎不成，反類爲犬來作比，非常不當。

★ 『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在詩中不但往往如此，而且應該以此爲則。

★ 悲哀時想哭，幸福時亦想哭，甚至平常時候都想哭。但我沒有流下淚來（並非欲流無淚），反倒時常露着笑意；而心頭的一點酸，成了我詩情的酵母。

★ 天心地心人心，是詩人的心。

★ 及門與入室，同是指弟子而言。然在詩歌中，甘願作弟子是可恥的事；終身作一人的弟子更是可恥；詩人所師的是宇宙萬物，故立雪三尺大可不必；登堂入室，爲的窺視其中奧秘則可，如果爲的寄居，則門外的路，不是爲他通達遠處的。

★ 使我們的心歌唱的，嚴格地說，不是外界的景物萬千，而仍是我們自己的心。

★ 真正的道學不摺棄抒情；這不是說道學家是詩人。道學家以德爲生命，而詩人則認生命爲德。

★ 石榴：愛與藝術之宮！思想家的頭腦，詩人的心。

★ 我常常對自己說：俗氣些，不要自以爲詩人。於是在沙塵飛揚的街上，看看庸庸俗俗的來來去去，或者和相識的老老小小的人談談笑笑，或者打聽打聽油鹽醬醋以及破破爛爛的新舊價格，我忘了我是詩人，我忘了我不過是一個詩人，我盡人性地生活着，生活我正常人的各種生活，而這樣地數日以後，往往我反倒能夠寫出一些活的詩句來，因爲留在我的回憶裏的景物都是最實在的，最有生命的，最自然的，而且最光輝的。所以我常常對自己說，許許多多的人的生活總比我一個人的生活豐富，外面的空氣總比我屋子裏流通。

★ 有些東西香得發臭，有些臭得發香，有些人醜得可愛，有些人美得討厭，有些詩好得很壞，有些壞得很好，這是常有的事，倒並非趣味古怪。

從廢名的「街頭」說起

路易士

一

翻開詩集「水邊」，其中有好幾首，如廢名的「街頭」，「理髮店」，開元的「露水船」，「影」，贈遠等，遠在事變以前，當其發表於上海的「新詩」，「文飯小品」等雜誌上時，就已經成爲我所愛讀的作品而留下有深刻且良好的印象了。尤其是廢名的「街頭」，我老是忘不了它。且抄在下面，請大家看看：

行到街頭乃有汽車馳過，

乃有郵筒寂寞。

郵筒 P·O

乃記不起汽車的號碼 X，

乃有阿拉伯數字寂寞，

汽車寂寞，
大街寂寞，
人類寂寞。

這詩實在太可愛了，太完美了。它不僅是代表了詩人廢名的優秀作，抑且是中國新詩自五四以來最珍貴的收穫。再看「理髮店」的最後兩行：

牆上下等的無線電開了，
是靈魂之吐沫。

也是很可愛的。而開元的佳句「露水船」之開頭三行

我喜歡我有一隻小小的船

我辛苦的叫它做露水船

於是我便去飄海

「影」之後半四行

我欲夢中傳彩嬋

畫他無量數的顏色

我將輕輕立在我的畫前

看見一切我所喜歡的影子

以及贈遠之末後四行

我輕輕自己歎道

我畫我的樹長春

說是持此將贈給那遠方遊子的

我哀於我也不是這裏的主人

都是我所時時憶起的。總之，對這兩位「水邊詩人」，我始終有着好感，並且，不因任何「人事」上的關係而稍影響及於在「作品」上我所獲得的印象及應給與的讚美。

我早就打算寫一點也許可以稱爲「文藝批評」的東西，專來談談這個我所愛讀的集子了。但我一直難以定下心來好好地寫。我想與其草率從事，不如暫勿動筆爲是。茲爲「文藝世紀」寫稿，我想試着寫點關於批評方面的文字。似乎是個適當的機會來了，大可以談談「水邊」。但是談這本書頗不容易，起碼要寫兩三萬

字。僅十二頁的原稿紙，是很難暢所欲言的。爲了限於篇幅，加之截稿之期既已迫在眉睫，使我依然不能借此了却一樁心願，也是無可奈何之事。故此下面我所談的，限於二位詩人中的一位：廢名；並且只是「水邊」中之一首：「街頭」。由於行文上的必要，當然我還會得提到其他詩人，其他作品。但在這裏，不能預先規定下來，我將提到什麼詩人，什麼作品。

二

我常默誦「郵筒P O」句而想見廢名其人之風貌。和開元曾見過一兩面，廢名則從沒有見過他。對於如像他的

郵筒P O

乃記不起汽車的號碼X，這樣的詩行，竟沒有幾個人發生好感，甚至不承認它是詩的，也未可知。可是站在今日新詩之「全新」的立場上言，這種表現，才正是非常之「新」的，非常之「詩」的，而且十分的成功。這決不是膚淺之徒懷着惡意所胡說八道了的什麼「標新立異」云云所能一筆抹煞

了的！因為新詩追求新的表現，是以新的「詩素」之認識，發掘與把握為其必然之根據的。換言之，便是「內容決定形式」之謂。內容之「詩素」既新了，形式就無法不隨之而呈新異的姿態，這叫做「形式之必至」。而新詩和舊詩之區別，可以說主要便是在於前者的「詩素」是新的而後者的「詩素」是舊的這一點上。準此則今日我輩何以放棄了既有一千餘年之傳統的舊詩不寫而走新詩之路這一問題固然可以找到它的解答，並且進一步作深入的考察時我們也可發見同樣是以口語寫了的新詩之中實際也有不少是很難當新詩之稱而無愧的這個事實。

不妨舉例子：

- 一，月如鉤。
- 二，月亮好像鉤子一樣。
- 三，肺病之月。
- 四，鏽鏽的月亮。

首先，「月如鉤」是舊詩，當然它的「詩素」也是舊的。從而即使以純粹的口語把它譯成「月亮好像鉤子一樣」也還是一點都不新的。但是例子三之擬人的表

現及例子四之擬物的表現就顯然是新詩了；不待言其「詩素」也顯然是新的了。而今日之新詩，文字工具方面，原則上以口語為主體而滲合了一些口語化了的文語，這已經是不成其為多大問題的了。只有過去那些開口閉口「詩歌大衆化」的左翼分子才專喜歡在這些地方大事其爭吵，而可憐亦復可笑的是彼等以為只要把「月如鉤」改成「月亮好像鉤子一樣」並在其下立着有一四馬路的野雞就算新詩了，而且是「有情有景」的新詩了。如今這些蠢材早已隨其政治的退潮而沒落了，在此我亦不暇多提他們的事。而我所特別要說的是下面的兩句話：

第一，就「詩一般」而論古今中外詩之場合，不可忘了——詩，首先應該是詩。

第二，就新詩而論新詩的場合，也該記住——新詩，肯先必須是新詩。

但是詩的批評，特別是新詩的批評，決不是單在「意識」啦，「思想」啦，「人生觀」啦，「世界觀」啦之類的上面「顛斤簸兩」一番就算了的。這不是本格的批評。一首詩，一首新詩，既是詩了，既是新詩了，你就

不必再去顧什麼斤發什麼兩了。因為顧來發去，你總無法把它否定掉！

對於那些意識至上的「批評家」們，我主張他們先應該去埋頭讀幾年的「文學概論」，「詩歌原理」，「文學史」，「藝術論」之類入門書，待其理解了藝術的本質，文學的本質，詩的本質，以及什麼是今日的新詩之後再開「尊口」！單是憑了社會科學機械公式的一套算什麼？果如此，則「文藝批評」這一工作就未免太輕易，太方便，也太無意義了。

記得胡蘭成曾經說過這樣的話：「錯誤往往也可成為藝術。」這才不愧是在「淵博」之上更有「卓見」的純正文藝批評家的口吻。那些意識意識掛了滿嘴的「批評家」們不可不反省反省的。

就拿廢名的「街頭」來說吧，既然是詩了，是新詩了，是文學了，是藝術了，它就可以存在下去，也許活八百年，活三千年，或者活得更久長些。至於它的「意識」之正確與否錯誤與否，那些全無關係。

憑什麼標準是正確的？
憑什麼標準是錯誤的？

就算你有了一個標準吧。那麼——
意識正確但詩本身尚不成其為詩的東西也是詩麼？

意識錯誤但詩本身既是詩了的東西也不是詩麼？要曉得，談到小說，戲曲之類，你或許可以拿一個特定的尺度去量，合了，便是正確，不合，便是錯誤。可是換了另一個人，另一個尺度時，豈不是當然一切都跟着變掉了麼？究竟能有什麼固定的不變的標準呢？在小說，戲曲的場合，尚且如此，何況詩的場合？告訴你吧，壓根在詩的場合，特別是今日新詩的場合，就連量小說，量戲曲用的各人一把大小不同的尺度都不許有！因為它本來就不是可以衡量的東西。唯其不可衡量，才是真實的意味上的新詩。可衡量時，也就不成其為新詩了。廢名的「街頭」就是不可衡量的，所以它是純正的新詩。五四以來，很少有幾篇作品能像廢名的「街頭」這樣當新詩之稱而無愧的。因為它的「詩素」是「全新」的，「前無古人」的，而廢名則「道前人之所未道」，「步前人之所未步」，所以他才有這成功。而這成功，是偶然的，同時也不是偶然的。

凡批評詩，特別是批評新詩的人，首先應在一首詩所內含了的「詩素」上去下功夫，而「詩素」其物，也只有在其馥郁的程度上去嗅出它的濃些或是淡些這能辦得到，還有辦得到的便是區別它的新舊。一脚踢開了「意識」什麼的妖言惑眾，站在「詩素」的立場上，是無所謂正確與否錯誤與否的。此即純正的文藝批評之立場。擴而大之，可以伸展到文學全體，與及其它藝術之領域去。

三

我在「詩領土」第三號上譯載了有草野心平的兩首詩，其一題為「關於」，和廢名的「街頭」比較看來，雖則一是日本人寫的，不知不覺間帶有了島國的氣質，大和民族的文化傳統之精神，與及該作品產生當時之時代背景，另一是中國人寫的，不知不覺間帶有了大陸的氣質，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之精神，與及該作品產生當時之時代背景，但是兩者同樣為「不押韻，以絕文的句子寫」（廢名說過這話）了的「自由詩」這且不

管，而在內容「詩素」之新鮮，馥郁且純粹，風格之單純，朴素且富於魅力，及其技巧之達於「爐火純青」之境這幾點上，頗有共同相通之處。且抄出來看看吧：

在天空之上的，

在天空之奧的，

在比玻璃還冷的無人的不可住的極熱的真空
如果可能的話，在那裏，打算把你殺掉。

不，想和你談談，靜靜地，

和不上監獄去的大強盜的你談談。

關於人類。

關於歷史。

關於桃太郎生自桃實的善良的童話。

而且，

關於青色的淋漓的流血。……

還有一首是我轉譯自堀口大學之日譯的法國詩人布來茲·桑得拉爾斯的「島島」，曾發表於「中華副刊」，也屬此類「詩素」，有同樣可取的獨創的風格和成熟的技巧而為我所心悅。茲抄如左：

島島

島島

伯連一度都沒有誰踐踏過的島島

伯連一度都沒有誰上陸過的島島

為樹林所覆蓋的島島

豹一般蹲踞着的島島

一動也不動的島島

難忘但無名的島島

我從船上把自己的靴拋向海

因我極欲去到你們那裏

我覺得廢名，草野心平，和布來茲·桑得拉爾斯這三位詩人各各顯示在其作品「街頭」，「關於」，和「島島」中的「詩素」，也許要比以保爾·梵樂希為代表的一羣為更新鮮些，更馥郁些，和更純粹些。

我想我之所以讀了「關於」的原文及「島島」的日譯而愛不釋手並且特別譯它們出來介紹給我國的讀者們，也許就是爲了在我心中保留着有好多多年來迄今無恙的「街頭」之深刻且良好的印象之故吧。現在，這兩首詩也抄下來了，不妨和前面廢名的詩一同欣賞。但我要求一點：在品味上好的伏特加，竹葉青，咖啡或龍

井茶時，千萬不要發生如像「這是有善於腸胃的吧？」「這是有助於消化的吧？」「這是奢侈品吧？」以及其他類此的無聊之至了的疑問。那簡直是太愚蠢了。

還有，讀了不懂，那也只好拉倒。詩的願望（如果是個生命，他就也有願望）不是要你懂他或了解他，而是要你從他去「感受」一些什麼和得到某種的「救濟」。

我可以坦白地承認（這決不是我的恥辱），不僅廢名的詩，有不少我所愛讀的詩人，他們的作品，在我看來，不能全懂，不能完全了解。因爲它們不是科學，不是哲學，也不是任何一種的論理學。但我的確從它們「感受」了一些什麼，的確從它們得到了某種的「救濟」。請你不要問我「感受什麼」和「什麼救濟」！如果我回答得出來，則我是全懂它們了，完全了解它們了。而懂它們，了解它們，於我並無意義。只有小說的讀者，戲曲的觀衆才有懂和了解該小說，該戲曲之「意思」的必要。但是詩的讀者，沒有這個必要。一個上好的伏特加，竹葉青，咖啡或龍井茶的品味者，止於是品味他所品味的飲料而已；對這飲料，他在品味

之外，不必加以任何科學的分析或是哲學的研究，他沒有寫一篇伏特加論，竹葉青論，咖啡論，或是龍井茶論的必要。那麼，請你仔細地品味品味吧，首先是廢名的「街頭」，其次是草野心平的「關於」，布來茲·桑得拉爾斯的「島島」，和開元的一些佳句。

如果你也是個詩人，或者雖不寫詩然而是個對詩頗有興趣且有修養的人，那麼當你品味之餘，你就一定有所「感受」，而且得到某種的「救濟」，正如我一樣了。但你說不出來「感受」了的是什麼，和得到了的是什麼「救濟」；我也無法說出。而這，便是讀者的限度了。作為讀者的人，大可不必存了跨越這個限度的奢望。那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也許有人會問廢名為什麼不說「郵筒 P O S T」而把「S T」兩個字母省掉呢？

沒有別的理由，除了回答他要這樣寫才是詩，才是新詩，否則就效果全失毫無意義了。

郵筒是在一般看來很少「詩意」甚至簡直沒有「詩意」的東西。它遠比「月如鈎」啦之類為平凡得多了。然而從詩人廢名的「詩眼」看，從詩人廢名的「詩心」感

受時，它乃提供了一種特殊的，奇異的，全新的「詩素」。而這，又以廢名的詩為媒介，再見於讀者的「詩眼」之前，再度為讀者的「詩心」所感受，而引起共鳴，使得到救濟。

但是讀者程度參差不齊，詩人不能顧到這些。讀者水準如果甚低，他的「詩眼」閉着，他的「詩心」麻木，則他就看不見詩人所看見了的，感受不到詩人所感受了的，因而毫不發生共鳴，並也得不到什麼救濟了。這只能怨他自己淺薄，而不可以惡意地誣指詩人為「標新立異」。因為詩人如果「標新立異」的話，則他也不會有什麼成就就是可以斷言的。而這一點，凡是真有一層，讀者不是小學生，詩人也不是教科書的編纂者。而詩乃一種專門的藝術，特別是今日之新詩，它是一種很高深的，很純粹的藝術，詩人是一種專門的事業，而詩的讀者也應該是一種在專門的意味上的藝術品的鑑賞家。詩人歌唱，讀者靜靜地聽着。——這就是真理的一切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寫完於居無室)

撒花女郎

徐玉諾

趙姨媽明知我和毓哥兒

有那綜情意；

爲毓哥兒娶親，

偏偏請我作撒花女。

這個——少年女郎所肥補的，

不去，又怕人猜疑；

去——又如何去？

怠拂鉛粉，

懶插花枝，

故意把雲鬢揉得蓬鬆鬆地；

攬鏡照來——

猶自惋惜。

呀，他兩是：

那樣風光，

那樣意密；

——恨將起來，

摸把媒渣撒上去。

(一九二八年，在北平。舊作)

詩一章

穆不已

願

不是違背情之常
偏要厭故林
請撥開層層的葉深，進
歌聲
林外的愉快
林內的陰沉
『陰沉是本貌』
你看見
我的籠之居
你會原諒
我要飛了

摘取

用上等的楠木香
烘托起
悲哀
浪費的懺悔啊
用起重機似的力量
摘取一葉之輕的
我的生命之華
日曆的面孔是古老的
有羽翼般的企望
則是新生的

流浪女

(外一章)

裴龍

深更夜，
胡不歸？

髮蓬如草，
草裏無花；
拾着個空罐兒，
何所適？

覓情人嗎？

是不是

匍伏在路邊的那個？——
腿斷臂也折了！

胡不歸，胡不歸，
歸何處，歸何處？

仰首望天，
天上有星，
也照着她的家？

王實和之歌女

辯端的綠絲絹兒何其晦暗！
歌一闕八大鎚嗎？
喏，裂開口紅塗得太早的唇兒吧。

扣了兩根細絃子的胡琴，
也伴得住這許多漢家滄桑？
不是傾聆自己的技藝，
不是低首思故鄉，
豈是担心小姑娘唱脫了節？

拾月詩抄

(二首)

大地

大地冷凝，
生命始現。

生命是個奇蹟。
大地如一面鼓；
試以手杖擊之，
彼乃作鑿鑿響。

路易士

大地的心臟是一團火。

——那很好，
讓他去燃燒。

海盜

什麼海盜，
擄去了我的二十四把金鑰匙，

七顆名貴的印度鴿血寶石，
十二粒鑽？

什麼海盜

擄去了我的多丰姿的少女們，

使我終年終日每月每禮拜地奔忙

又停頓着

在一個永續的休止符號上？

什麼海盜

擄去了我的心靈的珍寶，夢的財富，
那些傾國傾城貌？

啊啊他們呼嘯而來，

滿載而去；我看見

黑色的海盜船

鼓着浪，迅捷地，

鬪鏖旗的飄揚：

虛無的地平線上。……

——一九四四年十月，於上海。

譯詩二章

俞亢詠

嚴冬十二月 (Edith Sitwell)

節 奏 (James Stephens)

灰色的鈴形花
破裂在每根枒枝上，
——
鵝的呼吸將霧化
冷空氣的全部了。
像高高的塔
兩個人行去，
拖着他們長的
談話的尾聲過雪中。
寂寞的，這些
寂寞的，我……
雲，有如灰色的雁，
飄過天空。

看閃電
掠過天空
他去得多捷速啊！
看薔薇
跳入眼簾
她開得多勻淨啊！
看母親
奔向孩兒
那步態多甜美啊！

「新思潮」時代

豐島與志雄
眞原譯

這裏所說的「新思潮」是指第三次和第四次的。過去會有小山內薫氏等的豪華底第一次。過了一些時期又有谷崎潤一郎，後藤末雄諸氏的第二次。其後，於大正三年二月，在帝大的學生中，結成了第三次的同人雜誌；同人中有山本有三、土屋文明、山宮允、柳川龍之介（芥川龍之介）、草田杜太郎（菊池寬）、成瀬一、久米正雄和我等，都是一高時代的舊相知。

在當時的文壇上，有着非常大的，同時又是很漠然的氣運在蠕動着。這氣動底最大的原動力的一個，就是「白樺」的影響。

在這裏（指白樺）集合了志賀直哉、武者小路實篤，有島武郎、里見淳、長與善郎、及其他諸氏，而在這雜誌（白樺）上所介紹西洋底繪畫，彫刻，詩等，傳播了藝術的豐醇底香氣；在這裏所發表的自由奔放的文章，使人感受到清新的空氣。這豐醇與清新，它的影響是趨向着打破所有硬化了文學的定型的方向而活躍。然而這祇是思潮的作用罷了！而尚未成爲文學上

的一個運動。

「白樺」創刊於明治四十三年，其後延續了很久，但他們同人諸氏，爲便利起見稱爲白樺派，而並不稱爲某某主義，下面的事情，可以證明的。

「新思潮」的同人諸君，在個人有各種的差別，但都愛讀「白樺」，且愛好着翻譯數量還是很少的西洋文學，由於專攻語學而就讀了原書，這樣的，各人都在廣闊的空氣中生活着。而這裏的人們，至後來仍不稱爲某某主義，也爲便利起見，稱爲「新思潮」，爲了與「白樺」取得同一的步調的緣故。

在文學史上，新思潮派好像是從反自然主義而來的，但在年代上，意識上，則並不如此透澈。自然主義延續到後來很久，而且和新思潮派對立着。原來自然主義根據着嚴密冷徹的人生觀察，在日常生活尊重以明晰的眼光而觀取非常的事實的危機。但移植到日本後，其着眼點就轉向於指摘所謂人間的探求與人生的醜惡面了。在新思潮的同人中，對於指摘醜惡

面並不感興趣，但在探求人間味則寄予思考，在觀念上則對非常事件比日常事件更為嗜好。

以後，第三次的「新思潮」於翌年廢刊了。山本君和我等幾人，因畢業帝大，也是其中的一個原因吧？其間，久米君發表了「牛乳屋之兄弟」首先被認為作家了。其他並無什麼惹人注意的作品。

其後，在大正五年二月，創刊了第四次的「新思潮」，但到了次年也就停刊了。這第四次比之第三次很有活氣。在同人中，有第三次的人們而仍肄業於帝大的諸君，如久米、芥川、菊池、成瀨、及松岡讓君等。久米君的「競漕」和阿武隈心中，菊池君的「屋上的狂人」和「父歸」，芥川君的「鼻」等，就是這個時期發表的。

可是在第三次及第四次的「新思潮」都不應遺漏的有兩件事。其一就是在「帝國文學」裏，「新思潮」的人們大抵在某種形式上係與這雜誌有關係的。久米君等曾經有過一個時期擔任該雜誌的編輯。當時無名學生和畢業後不久的人的原稿，這個雜誌，都歡迎刊登。芥川君的「羅生門」，我的「恩人」等，所謂受了世人批

評的一二作品，都刊載於這雜誌上。二三年後山本君的「泮村教授」亦發表了。可以說我們的多數，都兼着「新思潮」與「帝國文學」的。

其次，夏目漱石先生的存在，亦成爲一個中心關係。在夏目先生的地方，安倍能成，阿部次郎，小宮覺隆，森田草平等，帝大出身的前輩諸氏很親匿的出入於其間。但又有新的，年青的人們，另集了一羣，芥川、久米、松岡等諸君，與漱石先生相親匿，藉此所謂先生的門下的雲圍氣傳達於大家了。

如此所謂新思潮的一派，以悠揚的心情而精進於文學了。這麼的做法，一定就以隱固的精神，也可說自信的，也可說自負的中心人物，蘊藏於各人的胸襟，就算外觀如何，貧富的境遇如何，從學校畢業前後明朗的立身顯名世上了。所以祇持着各自的信念底主義和主張，而沒有固定的文學運動，不過我們可以說自由自主的鼓翼飛翔。這些就是當時青年的氣概了。批評只有一個批評而已，我在一高的時期，因爲祇住了短時的寄宿舍的關係，又在大學時，嗜好孤獨的生活的關係，所以當時和「新思潮」的同人諸君，個人的交際尚淺，而寫當時的回憶，甚覺不適當，但概括而言，大略如上述了。

樂 鄉

白洛克作
南星譯

我認識的一位先生那天來找我訴說衷曲。……不過我先得談談他——

他是個服裝講究，並不整潔的人；說整潔我覺得不如說樸素。他總是鬚鬚剃得乾淨，稀疏的頭髮留得很短。他從事文學；率直地說，他是個寫文章的人；雖然如此，他很有學識，又是英國陶器二流專家。

他詩歌寫得很好；他不完全是詩人，然而，他的韻文頗可注意。其中有兩篇曾被大政治家公開讚美，至少有六篇受過政界的貴婦們私人稱揚。他是個五十四歲的人，而且，如果我說出來不算洩漏他的秘密，他是不得志的。

我剛才說過，他來找我訴說衷曲。我正坐在書房裏守望着傾盆的雨落在我的一郡中已經水浸了溼透了被淹沒了的黏土地上。無葉的樹木（在我們這地方是那種低而密的）站立着，對着一片死沈沈的灰色天空

，其中似乎微有動蕩之意，那時候他進來了，謹慎地打開他的傘以免滴水，把它留在石鋪的門廊——準確地說，它有六百歲了——上，甩下去他的套鞋，求我殷勤招待並聽他（我說第三遍吧）訴說衷曲。

他說他受苦不小，願意告訴我那整個的故事。我很高興聽，他的故事是這樣

彷彿是我的朋友（照他的講說）最近到了一個看來極其可喜的地方。

那個地方優美地坐落在可以說高原之上。走上一條在羣山的峽谷中不斷地升高的道路，一直到通過一個天然的石口之後，前面便看見一片廣大的平原，遠處的那一邊有些山嶺的高峯為界。一條寬闊莊嚴的河流過那高地的平原，上下游幾哩之內都隱隱可見，在彼岸，遙對着石口，有一座極其可喜的城市。

那城垣在建造上是古老的，在輪廓上是巍然可敬

的。在城內可以看見差不多同樣古老的可敬的建築物，不過也有那種便利的現代房屋，我的朋友從前不曾見過，却顯然適於溫和多陽光的氣候也適於悠閑的人們的生活。屋頂都是平的，有些地方遮着布篷，還有些地方遮着蓋瓦的高廊，那些屋頂大半布置成了小花園的樣子。

城裏樹木頗多，樹頂高出低房，而它們的葉子的行列指示出街道的方向來。

我的朋友正走下通着那平原的大路——它漸漸低下，却現出更豐富更莊嚴的表徵——的時候，他遇見一個似乎走向那城市的旅客。

旅客謙恭地用英語問他是不是要進城去。我的朋友不得不回答說他不願意有什麼確定的計劃，不過無疑地他周圍的景色那麼可愛，城市的狀貌那麼誘人，因而他在它的郊外逗留倒不如去拜訪那有趣的地方的首都了。

「那麼就跟我來吧，」旅客說，「還得讓我做個東道，你若不嫌我剛一認識你就這麼冒昧的話。我有一所好房子靠近城牆，我在市民中的地位——個商人的

地位——一個很發達的商人，說來可喜。」

他說話沒有造作，而且親切之至，因而我的朋友發現了這麼一個伴侶大為快樂，而他們不慌不忙地相伴着走着和目的地相隔的那幾哩路。

那條大路已經完全是用小方石片鋪好的了，十分平滑，顯然是一種大理石所組成。兩旁流着在光輝的石林中的人工造成的小河，河水非常清澈。時時他們走過當地人飾以花環的可愛的祠堂或雕像。他們臨近城市的時候，看見一座壯麗的橋，我的朋友相信它是意大利文藝復興式的，有些堅固的橢圓形的拱，也是大理石所建，和離城數哩內的大路相同，而橋兩旁是由對稱的矮柱排成那種特別悅目的石欄。在那座橋上來往着雲集的人，都是微笑的，有熱望的，快樂而匆忙，顯然是大半彼此相識，點着頭，談着新聞，總之是最有福的一羣。

他們入城之後，那位在路上談了許多事物似乎最為謙恭有禮同時智識最為廣博的我的朋友的朋友的伴侶問他有沒有特別喜好吃的或喝的東西。

「因為，」他說，「我非這樣不可，我一款待客人

——他笑道，「說來可喜，這是常有的事——我非問他他真正喜歡什麼不可。實在大有關係！」

我的朋友用那些我們都熟習的俗套開始他的回答，說隨便吃點什麼就高興之至了，說他那殷勤招待的情形足以保證他的滿意，等等；然而他的主人堅持不許。

「不行，不行！」他說。「務必請你說出來你喜好甚麼才好！這容易辦得很——可惜你不知道……：來吧，這地方我比你熟，」他又笑道，「你想不到它的本領。請你別等我們走出這條街——因為他們當時在一條充滿富麗而齊備的商店的街上了——」就乾脆說出來究竟要甚麼吧。」

我的朋友不知爲甚麼忽然坦白起來，放縱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他便也笑道：「好吧，說實話，吃這麼一頓我就很喜歡；先來兩打阿加商（一）種的綠腮牡蠣，一剝到底，汁液不要缺一點，把每一個都精細地弄乾淨，放在碎冰上，盛在那種特製的盤子裏，每個牡蠣有一個凹處，還有個附帶的預備放空殼的地方。」

他的主人鄭重點頭，表示了解這些話。

「然後，我的朋友說，很興奮，「真正的好俄國魚子醬，冷而不凍，加點檸檬——只加那麼點——讓它恰恰當當。同時我想應該喝一點叫做巴撒克（二）的酒，涼到差不多三十八度——（華氏表）。然後一份真正的清肉湯，所謂清肉湯，我的朋友懇切地說，「要在鍋裏熬得很久，好好地撇去沫，調味呢，不但要加照例的香菜，還得加點紅蘿蔔和蔥，和微微一點茵蔯蒿。」

「不錯！」主人說。「不錯！」真正體會地點點頭。「然後，我的朋友說，在街道上稍停，繼續開他的菜單，「我想該要雞蛋了。」

「對，他的主人又贊成着說：「我們要說——」
「不，我的朋友熱心地說，「讓我說吧。Sur-Les。」

「（牛奶炒煮）蛋，煎到一定的火候。」
「正是我剛才要說的，」他的高興的款待者回答道；「上面加點黑胡椒，我想，用一個合適的木製的磨細磨成新鮮的小粒的。」

「對！對！」我的朋友說，興高采烈起來，「再加點大粒的海鹽。」

說到這兒兩個人都有些神魂飛越，我的朋友却又說道：

「接着來點非常清淡的吧……最好是糖腌火腿，在白酒裏燉過。然後菠菜就好，不跟火腿一塊兒吃，要後吃，用完全乾的菠菜烹製。我們最後要點叫做勃里(三)的乾乳酪。至於後幾道菜的酒呢，我們喝西朝(四)；熱西朝，人們所謂，「我的朋友詭譎地說，「Fausse maigre (假淡薄)；因為那種酒看着薄喝起來可有勁。」

「好！好極了！」他的主人說，帶着決定的神態拍了一下手。「然後喝完了這個就要咖啡。」

「不錯，在吃飯時烘烤的，正在成熟以前磨碎的咖啡。至於甜酒……」

我的朋友忽然起了一陣懷疑。「我恐怕要來，他說，「叫做阿奎布的甜酒吧？我只嘗過一次。四年前聖誕節前夕一個和尚送給我的，我想沒甚麼人知道！」

「噢，千萬別不要！」主人說。「豈有此理，在這地方我們都知道而且愛喝，簡直是家常飲料！」

聽了這話我的朋友簡直不相信他的耳朵了，便沒有提到雪茄。然而讓他驚訝的是他的主人把左手放在我的朋友的肩上，面對面地看着他說：「現在我可以跟你說說雪茄麼？」

「不瞞你說，我早想到了，」我的朋友說。

「那麼，」他的主人帶着極其快樂神情說，「在這城裏有一種雪茄，味兒足得很，顏色是黑的，不刺舌頭，可是比甚麼令人滿意的煙都不在以下。你一吸它真覺得陶然。」

「唉呀，」我的朋友謙遜地說，「那麼好極了，我們就要幾支這種雪茄完成我們的小小的筵席吧。」

「小筵席才怪！」主人說，「還用說，不過是一頓頂隨便的飯罷了。反正我很高興你已經開了你所愛吃的合適的菜單。將來我們交誼更深的時候，我們一定再來幾頓丰盛的真正令人滿意的飯；不過這個做爲可以說是我們的開頭的小吃也就頗行了。」他便愉快地笑起來。

「不過我不算太打擾你麼？」我的朋友說。

「你很容易看出來這算不了甚麼，」他的伴侶說，

「因為在這座城裏我們只須說句話一切就都立刻又敏捷又解人意地預備好了。」說着，他轉身走進一個辦公處，即刻有一個代辦人記錄下來他要的東西。「現在，」他走出來說，「我們回家吧。」

他們一起走下兩條寬闊的街道的轉角，街的兩側是些偉大的私家府邸和公共寺院，一直到他們來到一座花園，並無邊界，却是公開的，顯然是屬於城市的了。不過其中漫遊的人們數目那麼少，那麼慎重有禮，我的朋友分辨不出來他們是（照他們的敬禮看來）他的主人的從者抑或只是途中遇見的相識者。

他們漸漸前進，那座花園變得比較私人化和家庭式了；它以狹狹的路徑引人通過種類繁多的高樹，直到他望見一長列樺樹的屏蔽之後的宅第……那是最合乎理想的宅第！

它的堅實的無塵的石牆和氣候和天空那麼完全調和，在他們臨近時一個孩子在上面招呼他們的屋頂花園那麼異樣而又相稱，它的洞開的拱起的走廊形式那麼堂皇，而廊柱的家庭的裝飾又那麼熟習，所以人類的住宅再也想不出來比這更合適的了。

單就走進這個家宅來說，由溫暖的晨光裏入於內部的家中的清涼，已是一種福氣，在他們這樣走進去的庭院中一個懶懶的噴泉獨自跳動着，潺潺作聲，看來使人滿心舒暢。

「我不知道，」他們穿過庭院的時候他的主人柔和地低聲說，「你有沒有早飯前或下午正中間洗個澡的習慣？」

「不用說，先生，」我的朋友說，「我一點不隱瞞，這件事上我沒有習慣；不過下午正中間恐怕對我最適宜吧。」

「絕對合適，」他的主人用滿意的聲調說。「我覺得你的主意很高明，因為你要的飯不一會就來了。不過，至少你得先清爽一下，叫我的一個朋友替你收拾齊整，讓你的雙手和前額涼爽，整潔你的臉和頭髮，把舒服的草鞋穿在你的腳上，再給你換一身衣服。」

這一切都照辦了。我的朋友的主人把那個伺候他的來客的僕人稱為「朋友」實在得當，因為那個人一毫不沒有奴僕或侍從的態度，却又是熱衷的服務和完全的誠懇兼而有之，看起來和感覺起來大可贊賞。

我的朋友這樣地清爽了之後便被引導到一間極其少見的小房間裏去。四幅畫嵌在四壁上，似乎是彩色石所鑲成——不過他沒有細看究竟用的甚麼。單單那個房間，極端地光亮面和諧，由一個大圓拱望出去可見牆外的鄉野（牆上的古塔做了風景的框架），就讓他恰恰有了吃那頓飯的心情了。

牡蠣（可愛的東西！）在盤中送進來在桌子上放下的時候，主人用了一個表示殷勤的秘密的優美手勢把我的朋友招呼到一邊，由窗間的拱門領他到了外面陽台上，在他們望着牆和牆外的平原和羣山（好一片風景！）的時候說道：

「有一件事，親愛的先生，我願意在飯前對你說……一件有些不好啓齒的事……我可以十分直率麼？」

「儘管說，儘管說，」我的朋友說，那時候他把無論甚麼利害關係也肯付託給那樣的主人手裏了。

「好吧。」主人仍然有點慎重地說，「就是這麼回事：在這座城裏我們非常願意叫人儘量快樂，這你也看得出來。我們自己快樂，我們也樂於把快樂給別人

，光臨的生人們和旅客們。不過我們發現了——說起來真是遺憾，我們發現了……就是我們時常發現了無論我們給他們備辦甚麼，他們的完全的快樂也會被某幾種憂慮所挫折，其中主要的一種是對於他們將來的進款的憂慮。」

我的朋友吃了一驚。

「不，」主人急忙說，「別誤解我。我不是說單單想到將來的事就那麼着慌。我的意思是有時候，不錯，我可以說常常（我們真覺得可怕！）我們的客人爲了小小的錢財事件非常放心不下。有幾位似乎負着債，在那個他們會久住的而我其實完全不知道的可憐的社會裏。也有的並不負債却覺得來日大難。還有些雖然是富足的，受着種種牽累的壓迫。所以，」他決定地接着說，「我得乾乾脆脆告訴你我們這兒有一種不許人拒絕接受的慣例：斷斷不許拒絕。所有進這座城的人，光臨這座城的人，都可以免去那種無聊事了，謝上帝！」他說到這兒，我的朋友深深歎了一口鬆心的氣。「我們一想起來簡直太難過了，」他接着說，「我們歡迎的親愛的友伴們竟在我們面前受那種俗不可耐

的錢財的折磨。所以，實情是這樣；你願意也罷，你不願意也罷，在這座城的公立銀行裏已經在你名下存了一萬鎊的數目；你用不用隨便；你若不用呢，我們的慣例是鎊化下來價值相等的金子投到江水深處，因為那種東西我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我得明說別人給它加上去的過大的價值我們難以了解。

「也許我不一定用得那麼堂皇的慣例吧，」我的朋友說，心裏異常快慰，「不過我當然為這種好意十分感謝你，我在繼續享受這座城所給的大量的幸福這方面若有所需必不客氣地取用。」

「你說得是，」主人說，握住他的雙手，「你的坦白叫我不得不對你再說一件事；我們有一種自由使用的方法，能知道我們的客人中無論哪一位的確實情形如何：富人的牽累，急難者的債務，來日不穩定的人們的憂慮。我可以不算失禮地告訴你麼，你自己的情形我都知道，還有兩位做公務員的信託人也知道，他們是絕對可靠的，你不必為這事去見他們了。」

我的朋友必然露出來訝異之色，不過他的主人決斷地接着說道：「沒錯兒；我們已經把你的事都辦完

了，說來可喜，結果是償清你的一切債務外還餘下五千鎊存入公立銀行。不過在這座城裏數額大小實在沒關係。你可以隨便要多少，在你留居此地的期間，我希望，享受完全的穩定。而你的留居呢，連市參議會帶政府都請求你，由我代表，延長到你整個的一輩子呢。

「你想想，」我的朋友說，「我的感覺如何吧……當時牡蠣已經在桌上，同時魚子醬也預備好了。原瓶的巴撒克酒，涼到（還用說麼！）整整三十八度，也放在面前……」

說到這兒他停住了，注視着爐火。

「不過，你老先生，」我說，「既然來跟我訴說叫我同情，結果只是弄得我又餓又不痛快……」

「不，」我的朋友唏噓着說，「你不明白！」他仍然注視着爐火。

「那就接着說呀，」我生氣說。

「接不下去了，」他說；「我醒了！」

我們倆一齊看着爐火差不多三分鐘的工夫，我才

聖口說道

「你喝點酒吧？」

「不，謝謝你，」他悲哀地說，「不喝那種酒。」然後他不自在地站起來去拿他的傘，穿他的套鞋，走向門廊和門。我覺得他喃喃地說，「你本來不難幫我的忙。」

「我怎麼能幫你的忙？」我狂暴地說。

「唉，」他歎道，「我還以為你能够呢。……這是一個大失望。夜安！」於是他又走上黏土地到雨中去。

註

- (一) 阿加商 (Aracachon)，法國海濱地名。
- (二) 巴撒克 (Batsac)，法國勃多地方所產之著名紅葡萄酒。
- (三) 勃里 (Brie)，法國之一區，以精細乳酪著稱。
- (四) 西朗 (Chinon)，法國地名。

上海燃料股份有限公司

資本壹仟萬元

自運自製 各種燃料
貨真價實 竭誠服務

臨時辦公處

上海江西路三六八號二二二

電話一三九二〇

第一工場上海蘭路一八號

老人

俄 D. N. Mamin-Sibirsk 作
朽木 譯

前記：D. N. Mamin-Sibirsk (一八五二—一九二二) 在俄國的美文學者輩中有着極爲崇高的地位。父親是烏拉爾的牧師，所以他能够看見儉樸的勞動生活。一八七一年從神學校畢業，便到彼得堡(即今之列寧格勒)。在五年的大學教育當中，他藉兼課並做報章通訊員而有些金錢上的收入，一八八二年開始發表小說，筆名爲 D. N. Mamin，係有着西伯利亞人的意義，不久享名。關於「老人」，一個批評家曾說過：「其中既沒有英雄，也沒有罪惡，更沒有熱情的愛人……當讀完了這個故事，只有淚水遮滿了眼睛。」

按該短篇係由姆塞斯世界語文庫之二「俄國小說集」中譯出。一九三七年荷蘭版，原題爲「年老的愛列斯卡」，爲便利起見，姑特譯爲「老人」。

譯者識。

老人已經輪在自己的長燈上了，蓋上那用無毛的鹿皮做成的皮樹子，是晝間抑是黑夜。他不知道，尙直不能知道，因爲那時天亮得晚，從昨天晚上便被低矮地飄浮着的雲給遮蓋上了。他懶得起來，茅屋中非常冷，他的背與跨已經疼痛了好幾天了。他也不想睡了，所以他只有那樣地續着渡過時間。可是他要跑到那裏去呢？現在有小心的抓門聲喚醒了他——那是

姆基爾克，小沃爾加狗(沃爾加係北俄的人民——原註)，牠同住在這茅屋中幾近十年了，——牠是請求進來。

「小心你吧，姆基爾克……」老人咕嚕着，連頭裏在皮樹子中。——你還瘋……」

那只狗停止以自己的足抓門約有一個相當的時間後來便嘶嘶起來。

「啊，狼吃你啦……」老人咕嚕着從長凳上起來了。

他摸着黑走到門那裏，開開了牠，便瞭解一切了他的背爲什麼疼痛呢，狗爲什麼叫呢，一切從門口所能看見的均爲遮蓋上了。是的，現在他清清楚楚地看見，在空氣中，那由鵝毛雪片織成的活的網是怎樣地飄動着。茅屋中極暗，但在外面藉了雪可以看清一切——河那邊的歪歪斜斜的樹林牆，洶湧着的黑水的河流，以及突立在河中的像礁石似的海角。聰明的狗坐在門前以自己的聰慧的，講話的眼睛望着自己的主人。

「唔，什麼呀？完了吧……」老人答覆狗的眼睛底的問題。「沒有什麼可作的夥計……完了吧……」

狗搖着尾巴，低聲啾啾，牠以牠遇見了自己的唯一的主人。

「唔，完了，我們作什麼呀，姆基爾克，我們的美麗的夏天過去了，那麼現在我們就躺在我們的窩中……」

一個輕巧的跳動跟隨着這些話語，姆基爾克在茅屋中是比主人還早。

「喂，你不喜歡冬天麼？是嗎？」燃着那用石頭製成的爐子，老人同自己的狗會話。「不使你快樂，不是麼？」

老人燃好了火爐也已經天明了。灰色的冬天的早晨那樣艱難地開始了，好像不可見的太陽其痛苦着發光一樣。在茅屋中幾乎連對面的牆也都看不見，沿着牠有寬的用沉重的木板做成的板牀。那個唯一的窗子，一面塗了魚膠，光極難透入。

姆基爾克坐在門檻上忍耐地望着主人，時時搖着尾巴。但狗底忍耐終於完了，於是姆基爾克又啾啾起來。

趕快停住。老人向牠回答道：「你還有很充足的疑問。」

姆基爾克躺下了，便把尖鼻子的頭置於前足上，不轉一一轉眼睛地望着主人。當老人披上了破大衣時，狗快活地吠跳到了門那裏去了。

「這就是我的腰痛了三天的原故」，老人走着對狗

解釋道：『那真是惡之預兆。看這雪是多麼的密……』
只一夜，四周一切東西皆改觀了，樹林好像更近，河流好像窄了起來，低矮的雲幾乎落到地上，簡直碰到樅樹與杉松的尖了。總之，那幅圖畫是極盡悲哀的，鵝毛雪片繼續地在天空團舞着，無聲地落在死寂的大地。

不久車隊便來了，老人向狗說道：『人們給我們帶來麵包，食鹽與火藥……但是看吧，姆基爾克，我們的小屋子幾乎要完全散落了。』

秋日是短的。老人在自己的茅屋裏渡過全部時間，忽兒做做這個，又做做那個，爲了甚麼才能很好地抵禦冬天。這裏苔蘚裂出，剝露柱子又腐爛了，牆角又傾斜，時時刻刻都有倒落的可能。那茅屋，已經蓋了很久了，但是是一個人——他能够做什麼呢？

『不管怎麼樣，或好或壞，我總要渡過冬天的，用斧頭敲着牆壁老人深思地說道：『車隊真要來了，那時……』

新的雪將老人的全部思想均轉向車隊去了，牠時常是當河流凍冰而在初雪的道路上走冰。

他在那一年只看見一次人類。有許多可想的……姆基爾克完全瞭解主人底話語，就是『奧伯基』（即車隊——源註）這個字便使牠望着河流，快活地嘶叫，好像是回答說，奧伯基從那裏來了，從那海角的後面出來了。

做完了自己的工作，便坐在茅屋窗前的木頭塊上沉思起來了。狗坐在他的足旁，把自己的乖巧的頭放置在他的膝上。老人想什麼呢？初雪一向使他快樂同時也感覺悲哀，使他記起了過去的事情，是在那裏，那些山的後面，斯突得亞河在牠們後面流動。他在那裏有房子，有家庭，而且他也有親眷，而現在一個人也沒有。只他一個人留着，依上帝的意旨他將在這裏終結了自己的生命，當他死去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守着他嚙氣。啊，老年的孤獨是如何的艱困，四周的樹林，是永遠的寂寞，他不能同一個人談一句話。唯一的安慰便是：狗。老人愛牠甚過於人類間互相愛。牠爲了他果然是一切，牠自然也愛他。已經發生過許多次，在打獵的姆基爾克爲了保護主人而犧牲過自己的狗命，因爲牠的勇敢，能會抵禦過牠兩次。

「喂，你真正地老了，姆基爾克，」撫摸着狗底背老人說道：「現在背像狼的那麼堅直了，齒也鈍了，眼睛裏也是混濁了……喂，老傢伙，老傢伙，冬天狼要吃了你哩……大約是已經到了我們死的時間了。」

狗是滿意於死的。牠更緊地以自己的整個身體挨着主人，悲哀地雲着眼。牠長久地坐着，望着黑水的河流，那岑寂的樹林，牠好像綠色的牆壁蜿蜒數百維爾斯特（俄里——朽）到那裏，向那沁涼的大海；他幾乎看不見斯突得亞旁邊的可以看見的山巒了，……望着，不動，充滿了自己的沉重的年老的想想。

終於凍冰的斯突得亞停止住了。山上的冷水好久沒有凍了，後來冰凍因為泉水而破穿，從深底噴濺出水來。現在老人已為自己貯藏了鮮魚，可以立刻凍成像松雞似的。但可惜……時間不充裕。車隊時時可以到來。

「唔，姆基爾克，不久我們的食物即可來了……」老實說，麵包在凍冷之前便已經消耗盡了，僅存的是裸麥粉，他同牠以碎乾魚混在一起。不能只吃肉

或只吃魚——兩三天以後牠變成了那樣的討厭，後來便不能取牠放在口中了。是的，薩莫耶特與沃古爾（北俄兩種民族——原註）是只吃魚活着的，……唔，他們確已習於那種事，但是俄國人則喜歡麵包，不能像他們那樣的做法。

車隊出乎意外地來了。老人正當夜間睡着覺，當車輛輾軋着，並聽見了那樣的聲音。

「喂，老爹，你還活着麼？……接待客人罷……我們好久沒有相見了。」

那個光景——姆基爾克睡過了時間沒有感到親切的來客——使老人非常地驚異。牠平時在兩維爾斯特以外便能覺出他們來，而這一次牠沒有注意到。牠甚至都沒有跑到外面向馬嘶叫，却不好意思地藏在主人的長襪下面，不使人聽到自己的聲音。

姆基爾克，你已經失去智慧了嗎？老人驚異道：「你睡了過去……啊，糟糕哩。」

狗便從長襪下爬了出來，舐了舐他的手便又藏起來。牠已經覺到自己是有了罪過了。

「唉，牠老了，失掉了嗅覺，」老人悲憫地說道：

「左耳朵已經不管事了。」

車隊大約是由五十個車輛組成的。卡爾丁的商人在第一次雪路上去波却拉運送裸麥、各種食品以及捕魚用具等，並從那裏輸出鮮魚。那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必須要比別的人更早地收到波却拉河的魚——轉運高價的鮭魚。

車隊做艱難的旅程約當二個星期之久，駕駛人只為他們停下喂馬的時候睡一會覺算是休息。在回來的時候更快得多，那時簡直完全不睡了。過了窩洛克的旅程是艱困的，特別是在山巒之間，壞的石頭路，沒有嵌鐵的雪橇，河上各處都是冰穹窿。許多好馬在這裏失落了，人們要那樣地工作，在任何別的地方也沒有做過的：用自己的雙肩將車子拖了上去，從水中把牠們救出，從穴中把牠們拖出。只有克爾文的駕駛人才做那樣的工作，因為亂因將牠們趕到波却拉去牠。

駕駛人時常在斯突得亞的冬室中休息，馬在這裏休息整整四個鐘頭而代替了兩個（鐘頭）。老人先已經在兵舍中將火燃起來，駕駛人給馬喂上草料，躺在木板牀上，爲了歇歇一路的勞頓，大睡上一覺。只有

一個頭一次到波却拉去的年青的店員沒有睡。他坐在茅屋中老人旁邊同他談話。

「住在樹林中你不怕麼，爹爹？」

「我怕什麼，基督保佑我，我習慣了，我在樹林中長大的。」

「一個人樹林裏怎麼能不怕呢……」

「唔，我有一條小狗。我們兩個一塊兒渡過時間。冬天狼鬧的時候，牠先說給我，當這些客人到來的時候，牠先知道……牠是狡猾的，牠會引誘過狼。當牠撲向牠後面時，我使用鐵打罵牠們……非常聰明的——一條狗，只有像人們似地講話，牠不能夠，我時常同牠會話，否則連習於說話也不成了……」

「但是那條狗爲什麼輪在長樺下呢？」

「羞害牠，因爲睡過了車輛到來的時間，牠老了……牠會爲了保護我而和熊鬚禦過兩次。以前，當我尚強壯的時候，我會用「羅卡蒂那」（類似矛的一種獵具，當熊以後足立起向獵人走來的時候，他便將羅卡蒂那的柄端倚到樹上，朝着熊，牠一竄便貫穿而死。是一種危險的獵術——原註）獵過熊，但後來爲熊

傷壞了我時，我使用槍打倒牠。人們應當知道，怎樣地使他倒下：聰明的野獸……

可是在冬天，可想像的，一個人坐在茅屋裏是厭倦的吧。

習慣的事了……只是在節日，那時我有些苦惱。善良的人們均去教堂，而我這裏狼呼嘯着。唔，那時我便在聖像前燃上蠟燭，我便唱彌撒……我哭着祈禱……

這個店員很為感動，雖那樣的年青，他他却需要知道各種事情。老人喜歡活潑的人，於是繼續講述關於自己在樹林中的孤獨生活。

春天我這裏永遠是節日，親愛的朋友，當鳥兒從熱海飛來的時候。牠們飛來那樣的多，雲似的……牠們沿着斯突得亞堆積如山……各種各樣的鳥兒：鴨子，鵝，海鷗，田鷄，以及潛水鳥等等……當我在清晨走出來的時候——沿着斯突得亞聽見噪雜聲。沒有更好的存在物比着遊鳥的了——真實的上帝的造物。遠飛千餘維爾斯特，終於疲倦下來，瘦了下來，而因為被尋找着的一個地方而快樂了。飛來休息不過小

半天的工夫，便立刻開始建造巢穴……我邊散步邊望着：上帝給我送了客人來了。現在僅僅對我缺少一件東西，兄弟，我請求駕馭者們多少年了，請他們給我有一只小公雞……冬夜是漫長的，沒有終了，唔，小公雞能告訴我外邊是什麼時候了。

下次我一定給你帶一隻頂高噪的來，爹爹，牠像副執事（按係教堂中祈禱時之唱經者——朽）似地高唱。

啊，兄弟，那對於老人太光榮了，我們三個一塊兒將更好地生活着……每當冬天開始便死沉沉的寂靜，是苦惱的，唔，那時小公雞一定使快樂起來……小公雞也不只是單純的小的造物：沒有存在另一個能報時辰的了。被創造的小公雞是有益於人類的。

那個店員叫弗萊岡特，他供給於愛列斯干老人以麵粉，食鹽，新的襯衫與火藥，從波却拉回來的帶來那些贈物。

我還給你帶來一隻錶，爹爹，他快活地說道，拿出一個盛雄雞的袋子。

「啊，善人，啊，我的親愛的……但是我可怎麼樣地感謝呢？唔，上帝給予你所願意的吧。當然你已

經在一處有了一個未婚妻，唔，你有愛情與滿意。」

「那才是罪過哩，爹爹，」弗萊岡特快了地回答道；搖着棕色的捲髮，「唔。上帝保佑你。」

車隊在回來的路上，老人便有了一隻公雞。多麼快活呀，……是一隻有紅雞冠的混合色的公雞，在茅屋中走來走去，每一只羽毛都閃耀着。啊，每至夜間，牠是多麼高聲的叫啊，多少的快活與安慰。現在愛列斯卡開始在每天早晨同自己的小公雞會話了，姆基爾克傾聽着他們。

「喂，老傢伙，你一定嫉妒了吧？愛列斯卡向狗嘲弄道，你整個的能耐，就是吠叫……但是能像公雞似地唱麼！」

有一次老人注意到，姆基爾克好似受悲哀了。狗病了。也許是因為駕馭人以惡眼相待了吧。

「姆基爾克，你怎麼啦？痛苦嗎？」

姆基爾克躺在長棧下，把頭置於足間，只是垂着

眼

老人不安起來了，意外的不幸來臨，姆基爾克老是躺着，不吃不飲，也聽不見聲息了。

「姆基爾克，親愛的。……」

姆基爾克搖搖尾巴，爬到主人那裏，舐着手低低地啾啾着。啊，要糟糕……

風沿着斯突得亞河徘徊，捲着深厚的雪，樹林中如餓狼似地呼嘯着，愛列斯卡底茅屋完全覆沒在雪中了，只看見一截煙筒，從它裏面升起縷縷的藍煙。

普爾加（同着厲風的濃密的吹雪——原註）繼續了兩個禮拜，老人不從茅屋中走出去，永遠坐在病狗的前面，而姆基爾克奄奄待息地躺着，死來臨到牠這裏了。

「啊，你，我的奉養者，」老人哭着吻自己的忠實的朋友，「我的兄弟，什麼疼痛啊？」

姆基爾克像以前似的，什麼也不回答。他感到自己的死已經很久了，便靜默……老人哭着，悲泣，但是不可能挽救了，沒有方法脫離死亡。啊，多麼嚴重的不幸來臨了。

姆基爾克同着老人的最後一線希望死去了，什麼也沒有停留在這裏的除了死亡以外什麼也沒有了。現在誰去尋找松鼠，誰向幫助找得漚的大松雞吠叫呢

？沒有姆基爾克便是死，恐怖的飢餓的死亡，普爾加呼嘯着，老人回憶他怎樣地同姆基爾克生活，牠爲自己獵取收穫獵取物。他沒有狗了可還做什麼呢？

狼在這時尚叫着……牠們感覺到了不幸，便來到茅屋這裏呼嘯着。牠們整夜地叫着，困逼着靈魂，已經沒有能够嚇走牠們的了，嘶叫，嘶叫，在一箭之地。那件事情，當遊熊困擾他的，那事又在老人的回憶中復活過來了。人們叫那熊爲「沙頓」，牠在秋天不賴在窩裏，卻在樹林中走來走去。那種「沙頓」是頂危險的野獸了。那熊時常光顧茅屋，嗅着老人的貯藏物，剛入夜牠便來了。牠爬上屋頂兩次，用足推開雪，後來在地穴中將門擠開，偷走了被老人貯藏的一疊魚。老人因爲牠的放肆而生起氣來，便摘下檢裝上彈粒即同姆基爾克出去了。熊直跳向他，在他發槍之前一定能使他倒下，但是姆基爾克給營救了。牠忽然從後面捉住了那個獸便使牠坐下了，而愛列斯卡的子彈永沒有虛發過。但是當狗拿他那樣的事情是少麼？

姆基爾克恰巧在聖誕節的前一日死掉了，嚴寒在樹林中飄轉着的時候，是夜間。愛列斯卡坐在自己的

長轆上小睡着，忽然有什麼東西刺着他了。他跳了起來，他點着了火，燃上松脂，走到狗那裏——姆基爾克躺着死了……愛列斯卡全身涼了，這意義着他的死亡。

「姆基爾克，姆基爾克……」不幸的老人反覆道，望着自己的死去的朋友，「沒有你我現在可做什麼呢？……」

愛列斯卡不願意狼吃掉死去的姆基爾克，便將牠埋入地穴中了。在那凍着的土地上掘了三天，做成了——一個墳墓便將那忠實的朋友給入葬了。

只有一隻雄雞，牠每夜先呼醒了老人。老人每次醒了的時便想到姆基爾克。一切對他變成苦痛的死寂的了。再不能同誰去會話了。自然，那公雞是悅人的禽鳥，但却不過是一隻禽鳥，什麼也不瞭解。

「喂，姆基爾克，」愛列斯卡在一天反覆了數次，覺得一切皆從他的手中脫落，沒有一件工作可預備——沒有做一些事的心腸了，「唉，我將扔掉一切，離開克爾瓦，大約我能成功到達加爾丁！」老人說道。

他預備好了自己的滑雪靴，他年青時曾穿着牠們

逐鹿，拾取約够五六天的食物，告別了姆基爾克的墳墓便開始走去了。而留下公雞獨自個不無遺憾，愛列斯卡便抱着牠，將牠放在食物袋上便離開了。當老人向海角走去的時候，他又望望後面自己的家，便忽然哭了。他還感那適意的久居的家。

「再會啦，姆基爾克……」

從他的茅舍到克爾瓦的路是艱阻的。開始必須沿着斯突得亞河滑行。這是容易的。但後來便開始出彎了。老人不久即感無力。他曾像鹿似地在山上跑來跑去，而現在却在二十個維爾斯特以後便疲倦了。什麼也不能做，就躺下死吧……他在雪中掘了一個很深的穴，架上樅樹枝，點起火來吃東西，躺下休息，他用食物袋遮蓋上公雞。因為疲勞他不久就睡去了，他睡久，是長是短，——但雞叫聲將他呼醒了。

「狼……」閃電似地穿過他的頭。

他想要起來而不能，好像有人用繩縛給了他。甚至都不能睜開眼睛了。雞又叫一次便寂然無聲，狼從穴中一塊塊食物袋偷走了牠。老人想要起來，而卻全力地拖住了自己——忽然聽見了雞濇的吠聲，好個姆

基爾克忽然在地下之一處吠叫起來。是的，那是牠，漸漸地走近了，牠沿着腳印走來。看，已經非常近了，漸在穴之旁邊，愛列斯卡睜開眼睛，現在姆基爾克真來了，曾經是那狗的主人的——個遊民同着牠來了。

「你在這兒，爹爹？」那個遊民間道，並笑了，「我來陪你去。」

寒風吹着，從高大的樅樹與杉松上扯落了堆雪，於是那個便個遮在死去的愛列斯卡身上，第二天早晨在他的穴中已沒有一點痕跡了。

貨價論

次貨高價：遠近欺騙。
高貨貴價：情有可原。
次貨低價：理所當然。
高貨低價：感舉空前！

盛炳記百貨商店

總店：飛龍路華龍口
支店：飛龍路亞爾培

宮廷歌唱家

(獨幕劇)

德國微德金特作
林栖譯

一個表面上闊氣的旅館房間，中央有門通走廊，並有旁門。左方有一架極講究的鋼琴，琴後有日式屏風遮着火爐。幾個打開的大衣箱。幾個沙發上放着很大的月桂花圈。屋裏各處都是花束，有的堆在鋼琴上。

侍者 (從隣室抱了許多衣服進來，放在一個大衣箱裏。敲門聲。他直起身子來。) 噢？進來！

(電梯響上。)

電梯僕。樓下有位太太問蓋拉多先生在家不在家。

侍者。不在家。(電梯僕下。侍

者走進隣室，又帶了一抱衣服回來。敲門聲。他放下衣服走到門旁。) 喂，這又是誰？(開了門，接過來三四個大花束，謹慎地放在鋼琴上，然後接着收拾衣服。敲門聲。他去開了門，接過來一疊各種顏色的信，他看起信封來。)(蓋拉多先生)——「宮廷歌唱家蓋拉多先生」——「蓋拉多大夫人」——「蓋拉多老爺」——「呈最高貴的宮廷歌唱家蓋拉多」——這準是那個下女寫的！——御前宮廷歌唱家蓋拉多先生。(把信放在盤中，又繼續收拾

衣物。蓋拉多上。)

蓋拉多。怎麼，你還沒收拾完哪

？——你要用多大工夫收拾啊

侍者。這就完，先生。

蓋。快點。我還得做一點事方能動身。得了，我來看看這些東西吧。(他走到一個箱子旁) 嘿，好傢伙！你一條褲子也不會疊麼？(拿出褲子來) 你那叫疊衣服，哼，我敢說我可以教給你一樣兩樣的，本來辦這種事你當然應該比我強！留神，這疊拿起一條褲子來。然後掛在這兒。再看清這兩個扣子。豈

在你細瞧吧，全在乎這兩個扣子，然後——拉直了。好了！再對摺上就完——這麼着。就這麼疊法。過一百年也走不了樣兒了！

侍者。(十分恭敬，眼下看。)也許蓋拉多先生從前當過裁縫。

蓋。甚麼？裁縫，我？不大對。笨貨！(把褲子遞給他。)好了，擱進去，快點吧。

侍者。(在箱上彎身。)又來了一堆信，先生。

蓋(走向左方)。我看見了。侍者。還有花！

蓋。噢，噢。(從盤中取了信坐在鋼琴前的扶手椅上。)嘿，千萬快點弄完了吧。(侍者入隣室。蓋打開那些信，滿面春風地瀏覽了一下，闕了它們扔

在椅下。他讀着其中之一)——

若能屬於你，是我的上帝的你！讓我此後一生有無限的幸福，你一點事也不費！請想一想，——(自言自語)天哪！

明天晚上我要在布魯塞爾唱「特里斯探」，一個音符也不記得了！——一個音符也不記得！(看錶)三點半。——還有四十五分鐘。(敲門聲)進來！

電梯僕(拉進一籃香寶酒)。叫我

把這個擱在——

蓋。誰叫你？——誰在樓下？

電梯僕。叫我把這個擱在蓋拉多先生的房子裏。

蓋(站起)。那是甚麼？(接過籃子來)謝謝你。(電梯僕下。蓋把籃子拉近)多麼想！這我可怎麼打發！(看送禮人的名片

，叫着)喬治！

侍者(從隣室進，帶着另一抱衣服)就剩這點了，先生。(分放在各箱中，然後蓋上。)

蓋。好極了。——我概不會客！

侍者。我知道，先生。

蓋。一律不見，我說！

侍者。沒錯兒，先生。(遞過去衣箱鑰匙)給您鑰匙，蓋拉多先生。

蓋。(把鑰匙放入衣袋)。一律不見！

侍者。箱子這就拿下去。

(轉身欲走。)

蓋。等一等。

侍者(轉回)。是，先生？

蓋(予以小費)。我剛才說的是

一律不見！

侍者。多多謝謝您，先生。(下)

蓋(獨自看着錶)。還剩半點鐘了。

(從鋼琴上的花下面拿出「特里斯探」的鋼琴配音譜，走來上去，唱着)

「依索兒德！愛人！你是我的愛？又是我的了麼？我可以擁抱你麼？」

(咳嗽，在鋼琴上彈了兩個三度音，又唱)

「依索兒德！愛人！你是我的愛？又是我的了麼？」
(咳嗽)這地方的空氣真要人的命！

(唱)

「依索兒德！愛人！——」

我覺着好像一塊大石頭壓着我！我得出口氣，快點！(到窗前去找拉開窗帷的繩)跑到哪兒去了？——那邊呢。對！

(很快地拉開窗帷，看見柯娜小姐，微微失望地向後仰頭)

唉呀！

柯娜小姐(十六歲，短裙，蓬鬆下垂的淡髮。手裏握着一個玫瑰花束，語聲帶英國氣，用坦白注意的神色看着蓋拉多)。請別叫我走。

蓋。不叫你走怎麼着？天知道我並沒請你到這兒來。你要誤會你就錯了，不過，你想，明天晚上我得去唱歌。我得跟你明說。我原來打算給自己留下這半點鐘。就是剛才我下了頂嚴厲的特別命令不許讓人進來，無論誰也不行。

柯(走向前)。別叫我走。昨天晚上我聽你唱，你當唐德伊則，我來就是獻給你這點玫瑰花。

蓋。噢？——唔？——還有？

？

柯。還有我自己！——我不算說錯了吧。

蓋(抓住一個椅背，稍稍煩亂了一會，搖頭)。你是誰？

柯。柯娜小姐。

蓋。噢。

柯。我還是個頂老實的孩子。

蓋。我知道。可是先到這邊來，柯娜小姐。(坐在扶手椅上，叫她到他面前)我跟你談點正經話吧，是你從來沒聽人說過現在又似乎非常需要的。你覺得因為我是個藝術家——請你不要誤會。你今年——你多大歲數？

柯。二十二。

蓋。你十六歲，最多十七。你多

說幾歲爲得是更叫我覺得可愛。怎麼樣？你還極其老實，當然。可是，我剛才就要說，決不能因爲我是個藝術家我就得担負起來幫忙你變得不老實這個責任！別弄錯了。唔？你怎麼往別處看？

柯。我已經告訴你我還頂老實因爲在德國人們都喜歡年青的女孩子們那樣。

蓋。我並不是德國人，孩子，不過同時——

柯。唔？——我倒還不那麼老實

蓋。我也不是看媽！那兩個字用得不對，我覺得，因爲——你已經不是孩子了，倒點霉？

柯。不是了！——倒點霉！——現在不是了。

蓋。

不過你想，我的年青的女人——你有你的網球運動會，你有你的溜冰俱樂部，你可以跟你的女朋友騎車或者上山。你可以游泳玩，騎馬玩，跳舞玩，怎麼着都行。我敢保年青女孩子想要的你都有。你還爲甚麼來找我呢？

柯。因爲我討厭那些東西，因爲弄那些個頂無聊！

蓋。不錯；我決不跟你辯駁。真的，你叫我爲難。我得明說，我自己就不拿那些個當生活。

可是，孩子，我是個大人，三十六歲了。到將來你也可以要求一種更深刻充實的生活。再長兩歲，我担保，那個合適的人就碰見了。那時候你就不必自動來找我，也就是說，來找

一個你並不比——不比全歐洲的人更熟習的人，藏在窗帷子後頭好嘗一點比較高尚的生活了。（停頓。柯娜小姐呼吸緊迫）好吧？——我誠懇地謝謝你的玫瑰花吧！（按她的手）今天就這樣你可以滿意麼？

柯。我活這麼大還從來沒想到男人一直到昨天我看見你在台上當唐赫伊則的時候。——我應許你——

蓋。啊，孩子，請你甚麼也別應許我。你現在所應許的怎麼能對我有甚麼價值呢？恐怕完全是你吃虧。你看，孩子，最有愛心的父親也不能比我跟你說話更有愛心了。感謝上天你的不慎重沒把你交到另外一個藝術家的手裏去。（按她的手）你

現在不是了。

就永遠拿它當個教訓，別再想別的了。

柯（用手帕蒙住臉，沒有眼淚，低

聲說）。我就那麼難看麼？

蓋。難看？——那怎麼就算表示

你難看？——你就是年青不愜

重！（急躁地站起來，走到左

方，又回來，用一隻臂抱住她

並握住她的手）聽我說，孩子

！如果我得唱歌，我是個職業

藝術家，這怎麼會表示你難看

呢？多沒道理的推論：我難看

，我難看。可是我無論到哪兒

去情形都是這樣。糟透了！我

只剩下幾分鐘去趕火車，明天

晚上就唱「特里斯探」——別

誤會，不過當然我做一個歌唱

家並沒有肯定你的青春美貌的

魔力的義務，這就表示你難看

麼，孩子？你去找不像我這麼忙的人吧。難道你以為我早有意跟你說這句話麼？

柯。說這句話？不對。你是那麼

想。

蓋。唉，柯娜小姐，咱們講點道

理吧！別研究我對你的想法了。

真的，這時候我一點也不顧

得了。我保準，請你相信一個

藝術家的話，我實在對你誠懇

到底了：我倒點霉，天生的看

見人家難過就受不了，連頂下

賤的人也算。（仔細地看着她

，却未失尊嚴）為你。孩子，

我實在覺得難過之至；我可以

這麼說，因為你已經壓服了你的

的女孩子的驕傲到這兒來等我

了。不過，柯娜小姐，千萬考

慮考慮我這種生活。先想一

想時間問題！至少有二百，也

許多到三百，和你同歲的漂亮

可愛的年青女孩子昨天看見我

在台上當唐赫伊則。她們每一

個人若都對我跟你這樣有所希

望可怎麼好。我的唱歌會弄成

甚麼樣子？我的嗓音會弄成甚

麼樣子？乾脆我怎麼能夠維持

我的職業？（她坐在一隻椅上

，蒙上臉哭泣；他坐在她身旁

的扶手椅上；俯身向她，同情

地）孩子，你真是有罪了，為

了太年青流眼淚。你的全部生

活還在將來。忍耐點。你想到

你的年青就應該高興。我們這

些人若能從頭再過一回得多快

樂——連像我這樣過過藝術家

的生活的人也算上。請你別因

為昨天聽我唱倒對我這樣。免

了這個叫人爲難的結局吧。你愛上我是過的錯麼？你不過是有些人裏頭的一個。我的經理人非叫我在台上拿出來這種莊嚴的態度不可。你知道除唱歌之外還有別的關係。我乾脆是不得不那麼扮演唐赫伊則。好好的，我的孩子。我就剩幾分鐘了。我把它用在預備明天的唱歌上吧。

柯（站起來，擦乾眼淚）。哪個女孩子也不會照我這麼辦。

蓋（設法誘她到門口）。對極了，孩子——

柯（輕輕抵擋他，抽咽着）。至少她若是——

蓋。她若是看見我的聽差在樓下把着門她就來不來。

柯。她若是——

蓋。她若是像你這麼漂亮又年青得可愛她就不來。

柯。她若是——
蓋。她若是就聽我唱過一回她就不來。

柯（又大聲抽咽）。她若是跟我這麼有身分她就不來！

蓋（指着大鋼琴）。來，你先看看那些花再走。算你得一個警告吧，萬一你再有動了心愛上一個歌唱家的時候。你看出來那些花都是多麼鮮麼？我無非叫它們謝了變成廢物不然就送給門房。再看看這些信。（從盤中拿起來一些）寫信的女人我一個不認識，別不痛快。我顧不了她們。我還聽怎麼樣呢？可是，你可以信我的話，所有你那些年青可愛的朋友都在

裏頭呢。

柯（辯護地）。好，我決不藏第二回了。——我再不了。

蓋。真的，孩子，我一點工夫沒有了。糟糕透了，可是我就要離開這座城。我沒告訴你我替你難過麼？那是實在話，可是我的火車再過二十五分鐘就按時開走了。你還想要甚麼呢？

柯。一個吻。

蓋（挺直地站起來）。讓我給你？

柯。不錯。

蓋（用一隻臂撲住她，莊嚴而同情）

。你這是侮辱藝術，孩子。難道你真以爲他們願意用金錢報償我只爲的是這個麼？你先長大幾歲，學着多尊敬一點那純潔的女神。我把我的生命和

工作都獻給她丁。——你不明
白我的意思吧？

柯。 不明白。

蓋。 我早就知道。好，我送你一
張我的像片吧，省得顯着不通
人情。你答應我得着像片就離
開我麼？

柯。 答應。

蓋。 那好極了。（走到桌後去在
一張像片上簽名）你怎麼不想
法子對歌劇本身發生興趣不管
台上的人物呢？你會發現那才
是一種比較高的樂趣。

柯（低聲地）。 我太年青。

蓋。 獻身給音樂吧！（走向前把
像片遞給她）你太年青，可是
——你也許照樣能成功。別把
我看成出名的歌唱家，要把我
當做一個名家手裏的沒價值的

工具。各處去看看你認識的結
過婚的女人吧，都是瓦格諾派
歌劇家！研究研究他的歌劇腳
本，學着領會每一個主題曲。
你就可以不做不慎重的事了。

柯。 謝謝你。

蓋（送她出門到大廳，同時按鈴叫
侍者。回來又拿起「特里斯探」
的鋼琴樂譜；走向右）進來！
侍者（喘不過氣來）。 是，先生？
您有吩咐麼？

蓋。 你在樓下門口站着麼？

侍者。 現在沒有，先生。

蓋。 我都瞧得見——笨貨！你再
不能放進人來了，對不對？

侍者。 剛才才有三位小姐打聽您。

蓋。 誰也不許放進來，無論他們
說甚麼。

侍者。 還有一堆信。

蓋。 好，沒關係。（侍者把信放
在盤中）不許你放進人來！

侍者（在門口）。 好極了，先生。

蓋。 他們就是給你一輩子養老金
也不行。

侍者。 好極了，先生。（下）

蓋（獨自試唱）。 依索兒德！愛人
！你是——我想這些女人總
有一天會膩煩我的！可是，世
界上女人又太多！我只是一個
人。唉，每人都受拘束而且不
得不愛！（走至鋼琴彈了兩個
三度音。狄爾魯教授，七十歲
，黑衣，長白髮，鸞鼻稍帶紅
色，示其好酒，金邊眼鏡，太
禮服，禮帽，腋下夾一個歌劇
樂譜，未敞門而進。蓋拉多轉
身）你有甚麼事？

狄。 蓋拉多先生，我——我已經

蓋。 你怎麼進來的？

狄。 我已經在下面邊道上等機會

等了兩點鐘了，蓋拉多先生。

蓋（沈思）我想，你是——

狄。 整整兩點鐘我在下面邊道上

站着。另外還有甚麼辦法？

蓋。 可是，我的先生，我沒工夫

啊。

狄。 我並不想現在把整個的歌劇

彈給你聽。

蓋。 我沒閒工夫——

狄。 你沒閒工夫！我呢！你才

三十歲。你在你的藝術上成功

了。你可以在將來許多年中繼

續做你所喜好的事。我求你只

聽一聽我的歌劇裏你所要唱的

那一點。你到這地方來的時候

已經答應我了。

蓋。 這沒用，先生。我自己做不

了主

狄。 勞駕，蓋拉多先生！勞駕，

勞駕！看着我，這個老頭子跪

在你的面前，他一輩子只知道

一件東西：他的藝術。我知道

你要回答我甚麼話，你這個可

以說在天使翅膀上飛得很高的

年青人。「你若願意幸運的女

神來找你，別搜尋她。你想

一個人五十年只存着一個唯一

的希望，能够不想盡了人力所

能及的方法去達到他的志願麼

？人起初是嘲笑世界然後又嚴

肅起來。人想法子算計着達到

目的，又成了一個鬆心的孩子

，又成了一個熱心追求藝術理

想的人——不是因為野心，不

是因為確信，無非是因為不得

不如此，因為一個殘酷的神用

魔咒拘住了你，你的一輩子的

痛苦是可愛的祭禮！可愛的祭

禮，我說，因為我們給藝術做

奴隸的人們反抗不了我們的命

運就像一個女人的奴隸反抗不

了誘惑他的女人一樣，就像一

條狗反抗不了用鞭子打它的主

人一樣。

蓋（絕望）。我沒有權力——

狄。 我告訴你吧，先生，古代的

暴君，你知道，常把他們的奴

隸用刑致死，只當做開心，他

們跟以為照自己的形像創造了

他們的神聖的上帝比較起來不

過是小孩子，是天真無害的小

天使。

蓋。 我雖然完全了解你——

狄（蓋拉多徒然地有幾次想捉住他

；他滿屋跟隨着蓋拉多，屢次
他不能到門口。）你不了解
我。你不能了解我。你怎麼能
有了解我的工夫！五十年來的
徒勞，先生，那不是你能了解
的，假如像你這樣做了命運所
愛的孩子。不過我要想法子至
少讓你大概明白一點。你看，
我太老，不能自殺了。自殺的
好時候是二十五歲，我已經把
機會丟了。我不得不活到完，
我的手早發顫了。可是你願意
知道像我這樣的一個老頭子要
怎麼辦麼？你問我怎麼進來的
。你叫你的聽差在旅館門口看
守着。我沒想從他旁邊溜過來
；五十年來我都知道他得跟我
說甚麼：先生不在家。可是我
帶着我的樂譜，在旅館大樓輪

角在雨裏站了兩點鐘一直到他
暫時上樓的時候。我就跟着他
，你跟他在這兒說話的時候，
我藏在樓梯上了——我不必告
訴你哪兒。然後，他又下去了
，我就走進這兒來。這就是我
這麼大年歲的人得辦的事，好
見着一個跟他的孫子差不多大
的人。勞駕，先生，勞駕，別
讓我白過這一會了，即使你得
就誤一天，即使你得就誤一整
禮拜。這對你跟對我都有好處
。一個禮拜以前，你在名手演
奏旅行途中到了這地方的時候
，你答應我我可以對你彈奏我
的歌劇；從那時候起我就每天
來。你不是正在練習就是正在
女客。現在你要走了，我這麼
一個老頭子簡直是白費一整禮

拜在街上站着了！其實你不過
費一句話：「我唱你的『赫曼』
。」那時候我的歌劇就可以上
演了。那時候你就要為我的冒
昧感謝上帝了，因為——你唱
「吉格夫立特」，你唱「弗洛雷
司坦」——可是在你的演奏中
沒有一個更叫人高興的角色。
沒有對於有你這種才能的歌唱
家比赫曼更合適的角色。那時
候他們就高聲歡呼着把我從沒
人理的狀況中請出來，也許我
會有機會至少把我早該供獻給
世界的東西的一部分拿出來，
假如世人不把我像害癩病的似
的趕走。不過由我的長期掙扎
所得的金錢上的大報酬不會是
我的，只有你——

蓋（已經不打算捉住他的客人了，

倚在爐架上。用右手敲着板石板的時，覺得屏風後面有些甚麼。他查看了一下，忽然伸出手去把一個灰衣的鋼琴教師拉了出來。他伸着臂，抓着她的領子，從鋼琴前把她拉出門。鎖了門。對狄爾零說）。

狄。

對不起。別就誤你的談話！
狄。你知道，每年有十個新歌劇演奏兩晚上之後就完了，每年才有一個好的永遠受歡迎。我這歌劇實在是個好的，對舞台頂合適，在賺錢方面準成功。如果你許我，我就給你看黎次特，瓦格諾，魯賓司退恩的信，他們都尊重我，拿我當做一個高等人物。爲甚麼它到現在還沒上演呢？因爲我不去討大家的好。我告訴你，這就跟

一個在所有的跳舞會上三年來都是絕代佳人而忘了訂婚的年青女孩子的下場一樣。人只好對下一代屈服。此外，你知道我們的宮廷戲院。它們是絕台，我敢保，跟它們比較起來梅次跟拉斯塔的鋼板都成了破鐵片。它們寧可挖出來十個死屍也不肯容納一個現代作曲家。我求你幫我一臂之力就爲得是越過這些壁壘。你三十歲就在裏頭了，我七十歲還在外頭。你不過費一句話我就進去了，我可是往石頭跟鋼鐵上白撞頭。這就是我來拜訪的緣故（很急切地），假如你不是絕對不近人情，假如你的成勳沒除滅了你對苦鬥的同志藝術家那一點最後的同情，你就不能拒絕

我的請求。

蓋。過一個禮拜我必通知你。我一定把你的歌劇彈奏一遍。我帶着走吧。

狄。

我老得等不得了，蓋拉多先生。按照你的年月計算法，離一個禮拜還很遠的時候我就躺在土底下了。人用這種說法把我支開次數太多了。（用拳擊鋼琴）Hic Rhodus! Hic satra! 已經前五年了我去拜訪皇家戲院經理齊德里次伯爵。「你給我拿來甚麼了，最親愛的教授？」「一本歌劇，閣下。」「真的麼？你寫了一本新歌劇？好極了！」「閣下，我沒寫新歌劇。這是個舊歌劇。我十三年前寫的。」「我說的不是這個，是我的『馬利亞』。」「你怎麼

不給我們呢？唉呀，我們正搜尋新東西呢。我們乾脆再也不能胡混下去，把舊的演了一遍又一遍了。我的秘書到遠處各戲院去找也找不着，你就住在這兒，倒不肯把你的作品給我們，因為你驕傲，瞧不起一般俗人！」閣下，」我說，「我一點不是不肯給誰甚麼，上天為證。我十三年前把這本歌劇交給你的前任託諾伯爵看，過了三年我只好親自到他的辦公處去取回來。連看都沒人看。」

「現在先把它擱在這兒吧，親愛的教授。最晚一禮拜以後就答覆你。」他說了這話，就把樂譜從我胳膊底下拉過去，勢在最低的抽屜裏頭了，到今天它還在那個地方！到今天它還

在那個地方，先生！可是我當時能怎麼辦呢，我白了頭髮還是個孩子，除了回家去告訴我的格雷春——他們在這兒的戲院裏需要一個新歌劇。現在我的作品確實是採用了！她過了一年離開我死了，——她是我開頭寫那本歌劇時候陪伴着我的唯一的朋友。

（啜泣，擦眼淚。）

蓋。先生，我不能不對你有最深的同情——

狄。到今天它還在那個地方。

蓋。也許你真是一個白了頭髮的孩子。我得明說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幫你的忙。

狄（暴怒）。那就是你聽忍心看着

一個跟你走一條道的老頭子在你旁邊費着力往前踏，你可是

勝利地一飛上了太陽！你不敢說明天你不跪在我的面前因為認識我得意，今天你把一個有創造力的藝術家的痛苦的歎息無非認做一種可憐的錯誤，你不能從你的金錢貪慾上挪出那半點鐘來給我解開細坏了我的鎖子。

蓋。坐下彈吧，先生！來！

狄（坐在鋼琴前，打開他的樂譜，彈了兩節諧音）。不對，譜上不是這樣。我得先照原來的彈。（彈了三節諧音，然後翻了幾頁）那是序曲；我不就誤了你的工夫。——這是第一場了。——（彈了兩節諧音）在這地方你站在你父親臨死的牀頭了，稍微等一等，我得把腦子弄清楚——

蓋。也許你說的都是實話。不過

反正你是把我的地位看錯了。

狄（彈了一段雜亂的合奏曲，用粗厲的聲音唱）。

「唉，死亡來到了城堡

如同它猖獗在茅屋中一樣。

它使偉大的和卑賤的都倒下

（自己停住）不對，這是合唱

。我剛才想彈給你聽因為它

好。現在輪到你了。（重新

開始伴奏，用啞聲唱）

「我的生命到了這個關頭

像破曉時一樣有黯淡的灰色

。我徬徨着，受妖魔的酷刑。

我的眼淚流盡了！

啊，我再吻一下你的白髮吧

！

（自己停住）怎麼樣？（因

為蓋拉多不答而極其煩惱）現

在這些個害着貧血病的，衣服

破爛的，枉費氣力還要大擺架

子的假天才！他們的技術太高

了，弄得他們二十歲上就沒有

能力產生不出東西來！詩樂會

會員，沒受完全教育的人，他

們就是這種人物，無論他們是

餓着或者受大家的歡迎。他們

想解餓就去找烹飪書而不去找

自然。真的，他們以為已經得

到自然的秘密——天真！哈！

哈！——像鍍金的銅那種風

味！——他們不把生活當起點

，倒把藝術當起點！給音樂家

作曲而不給渴望的人類！盲目

的糊塗的暫時存在的人們！叫

瓦格諾的陽光給照得又乾又爛

蓋（後退）啊？

狄（用右手握住自己的左手腕，按

脈）。我覺抓住他就是這個地

方。你看見了麼，就是這兒！

若是在這兒他甚麼也沒有話

說——對不起，我接着彈吧。（

又翻了幾頁）我不彈整個的獨

唱曲了。反正我們沒那麼些工

夫。看這兒吧，第三場，第一

幕的末了。這時候那農夫的女

孩子，跟你在城堡裏長大的

，忽然上場了。聽着——你跟

你的最可敬的母親告辭之後。

（很快地念劇詞）「德門，你是

誰？可以進來麼？」（對蓋拉多

說)這是她說的話，你明白。

(繼續念)「巴貝特！對，是我。你父親死了麼？他在那兒輪着呢！」(彈奏並用最尖的假聲唱)

「有多少次他撫我的髮髮。他無論何處遇見我總是親切的。」

可悲啊，這就是死亡。

他的雙眼已經閉上——」

(自己停住，自信地看着蓋拉多)請問，這不是音樂麼？

蓋。差不多。

狄(彈了兩節諧音)這不比「塞金根的傳令兵」強一點麼？

蓋。你的自信叫我不能不明說了。我想不出來我怎麼幫忙你得一點好處。

狄。換句話說，你的意思是告訴

我說這是老音樂。

蓋。我倒很願意叫它新音樂。

狄。或者是新音樂。對不起我說了嘴，蓋拉多先生。人一老了總是這樣。你看。這個經理給我寫信說：我們不能用你的歌劇，那是老音樂——那個寫信說：我們不能用它因為它是新音樂。說實話，兩個是一樣意思：我們根本不要你的歌劇，因為你够不上一個作曲家。蓋。我是個瓦格諾樂曲的歌唱家，先生，我不是批評家。你若願意看見你的歌劇上演，你不如去找那些仗着判斷哪個好哪個壞賺錢的人。一點別疑惑，先生，我越叫人尊敬叫人認為歌唱家，在這種事上我的判斷越不算數。

狄。我親愛的蓋拉多先生，你放

心，我也不信你的判斷。我管你的判斷幹甚麼！我想我知道對一個唱次中音的人希望些甚麼。我給你彈奏這個歌劇為的是叫你說：我唱你的「赫曼」！我唱你的「赫曼」！

蓋。那對你沒一點好處。我非得人家叫我怎麼樣就怎樣不可；我受我的合同的限制。你在下面大街上站一禮拜站得起。多一天少一天在你都一樣。可是如果我下禮拜火車不離開這兒，我在這世界上的前途就毀了。也許，在別的世界他們聘請不守合同的歌唱家！我的鎖鏈被人拉得比一隻拉馬車的馬的套帶還緊。如果有人，即使是完全不相識也能，求我在物質

上幫忙，我必然是慷慨的，雖然我的職業所奪去的我的幸福一年也得不到五萬佛朗克的報酬。可是如果你跟我要頂少的個人自由的確信，你就是對我這麼一個奴隸所望太過了。只要你算不上一個作曲家我就不能唱你的「赫曼」。

狄。先生，請許我接着唱。那麼你就願意當那個角色了。

蓋。可惜你不知道，先生，有多少次我願意做我必須拒絕的事，有多少次我必須擔負起來我一點不想做的事！這回事我絕對不能自主。你一輩子總當自由人。你怎麼能抱怨你的東西沒行市？你怎麼不去找行市？

狄。啊，你遇上的那種要價還價——那種亂嚷——那種下賤！

我試過一百次了。

蓋。人得做有能力做的事，不要做沒能力做的事。

狄。一起頭甚麼也得學啊。

蓋。人得學有能力學的事。我如何能知道你當一個作曲家合適不合適呢。

狄。我是個作曲家啊，蓋拉多先生。

蓋。你這意思是說你已經把你的全副精力用在寫歌劇上了。

狄。正是。

蓋。你再沒有精力去着手演奏了。

狄。正是。

蓋。我所知道的作曲家辦法完全相反。他們用自己認為頂好的方法把歌劇塗在紙上而保留着他們的力量去進行演奏。

狄。他們是那種我並不羨慕的作曲家。

蓋。他們也並不羨慕你，先生。那些人確實算數。人非得是個人物不可。你說得出來一個不算數的名人麼！你若不是作曲家，你就是別的人物，也就完了，也不必為這個不高興。我沒當瓦格諾歌唱家的時候就是另一種人物——另一種沒有人懷疑我有能力做我自己也完全滿意去做的人物。在這世界上我們沒有資格說我們應該做甚麼人物。不然無論張三李四或者趙五都跑來了！你知道他們沒發現我的時候我幹甚麼來着？我是個裱糊匠的學徒。你知道那種情形麼？（用手勢表示）我把紙貼在牆上——用漿糊。

我對誰也不瞞我出身低。你且想一想，當個裱糊匠我居然異想天開要變成瓦格諾歌唱家！你知道他們會把我怎樣麼？

秋。

他們會把你送到瘋人院去。

蓋。一點不差，而且辦得對。凡是對現狀不滿意的人一輩子也成不了事。一個健康的人做他能成功的事；若失敗了他就另找一種職業。你剛才說到你的朋友們的判斷。得到人家說出來一點不費力的贊成或者誇獎的言辭並不是難事。我從十五歲起我做甚麼勞工都賺錢，假如不能不白白做了甚麼事我必認爲一種恥辱。五十年的沒有結果的掙扎！誰能固執得仍然不相信他的夢想是不可能的呢！你活着得到了甚麼？你有罪

地白活了！我從來不爭取非常的东西；不過，先生，有一件事我保準：就是自從我早期兒童時代以來我從來沒有閒工夫容我在外面大街上整整站一禮拜。假如我想到到老年的時候我不得不那樣的話——先生，現在我不過是替自己說話——不過我想不出來我還能能有勇氣見得起人。

秋。

甚麼？手裏有這本歌劇還見不起人麼！記住，我這可不是爲我自己；我這是爲藝術。

蓋。

你太看重藝術了。我告訴你吧，藝術是跟人們自以爲該叫做藝術的东西完全不同的。

秋。

我以爲世界上藝術至尊！那不過是你這類人的看法，讓這種看法普遍流行於你們有

利。我們藝術家無非是中流階級的奢侈品之一，他們互相爭着出高價來買。假如你說得對，像「神的侍女」那樣的歌劇如何能上演呢，那裏面的事顯露出來對於大眾是絕對討厭的。可是來扮做吉各夢特演唱的時候，頂担心的母親們也不猶疑地帶着她們的十三四歲的女兒去聽。真的，我站在台上的時候，我確實知道觀衆之中一個稍稍注意到表情的都沒有。假如他們注意，他們就會起來走出去了。其實那個歌劇新出來的時候他們知道注意。現在他們已經慣於置之不理了。他們不注意表情如同他們不注意把他們和舞台隔開的空氣一樣。你看，這就是你所謂藝術的意

義！你爲這個犧牲了五十年的生命！我們做了藝術家真正的責任是隨便裝一種假一夜又一夜地把自己顯示給大家看。他們的趣味還不僅限於這種顯示；他們也照樣不放鬆地抓住我們的私生活。你吸一口氣他們也要管；因爲我們爲了錢就忍受這些，人們永遠弄不清倒是崇拜我們好或者輕蔑我們好。去打聽打聽昨天有多少人到戲院去聽我唱，有多少人來，瞪着眼優看我就像瞪着眼優看中國皇帝一樣，假如他明天來。你知道大家追求藝術爲的是甚麼？叫好，往台上扔花跟花園，有話可說，叫別人看見，說「啊」說「噢」，有時候伸一把手去解開一個演員的馬——這就

是大家真正需要的，我都給了他們。假如他們給我五十萬，我就供給一大羣馬車夫，作家，女衣裁縫，賣花人，酒館掌櫃生活作爲回報。錢根本是流動的東西。人的血液根本是流動的東西。年青的女孩子們訂了婚，老處女結了婚，妻子們受了她們丈夫的朋友的欺騙，祖母們得了無數閒談的材料。意外的事跟罪惡根本就非發生不可。售票處那兒踩死了一個孩子，搶去了一位太太的皮夾，上演中間觀衆裏的一位紳士發了瘋。這都是給大夫律師找買賣——（他忽然咳嗽一陣）在這種情形之下明天我還要唱特里斯探豈不可笑！——我跟你說這些個並不是因爲虛榮而

是想除去你的迷夢。用來評判一個人在這世界上的重要性的標準是世界的本身，並不是人經過好些年沈思默想所得的確定的信念。我也沒有自己去出賣；他們來找的我。沒有被人誤解被人忽略的天才。我們不是我們自己的命運的造成者跟統治者；人生來就是奴隸！

狄（早已翻着他的原稿的紙頁）。

請你在我走以前容我把第二幕第一場彈給你聽吧。背景是林園，你知道，跟那著名的圖畫「女神登舟」一樣——

蓋。可是我已經告訴你我沒工夫了！況且是不連接的幾場，我領會得了甚麼呢？

狄（慢慢包起來他的原稿）。蓋拉多先生，恐怕你看錯了！我

了。其實我對世上別的人並不完全像對你一樣無名。我本人跟我的名字人都知道。瓦格諾自己在他的文章裏提到我次數够多的。我告訴你吧，如果我今天死，我的作曲明天就會上演。我確信這一點如同我知道我的音樂價值長存一樣。我的柏林出版人每天寫信來說：你只要一死就成功。那麼究竟你爲甚麼不死呢？

蓋。我回答你的話只是這個：從瓦格諾死後無論哪兒也不需要新歌劇了。假如你供獻新的，所有的音樂學校，所有的歌唱家，跟整個的社會都根本反對你。你若想教你的作品演奏，就寫一篇跟目下流行的一點沒有分別的音樂；乾脆是抄；由

瓦格諾的整部歌劇裏東一段西一段偷來就是了。那麼你被人接受的可能性還相當靠得住。昨天晚上我的大成功總可以給你證明老音樂此後許多年也是需要的。我的意見就是每個歌唱家，每個經理，跟全體出錢買票的觀衆的意見。老音樂已經讓我受了那麼大苦去學，我何必再開着沒事去受苦學新音樂呢？

狄（把顫抖的手伸給他）。對不起，不過恐怕我太老不能學習抄襲了。那種事人得從小就做，不然永遠會不了。

蓋。我希望你沒見怪，先生。——可是，我親愛的先生，——假如你允許我——想到你總在艱苦奮鬥之中過日子——（極

快地說下去）湊巧我得着五百馬克額外的——

狄（睜大了眼看着蓋拉多；然後忽然走向門口）。勞駕，勞駕，求你千萬別這麼着！別再往下說了。不對，不對，不對！我不是爲那個來的。你知道一位大聖人說的話：——他們都是好脾氣的，不過——！不，蓋拉多先生，我來求你聽我的歌劇不是爲了敲詐你。我重視我的作品，決不能那麼辦。實在不必，蓋拉多先生——

【自中門下】

蓋（送到門口）。啊，對不住，先生。——這次幸會，先生。（自己走向前方，坐在一把安樂椅上，面前有一籃香檳酒；他看着那些瓶子。）我慣這麼

多錢爲的是誰呢？——爲我的孩子們？對，可惜我沒有孩子！——爲我的晚年？——再有兩年我的身體就毀了！——那就：

「唉，唉，」

得意事付與東流！

海倫（美麗異常，二十七歲，着戶外服裝，戴暖手筒，上場，十分激動）。

我教那個東西擋住我的道才怪！我看是你把他攔在那兒好讓我見不着你！

蓋（已從椅中跳起）。

海倫！

對？

侍者（站在海倫開關的門口；用手撫頰。）我拚命攔着，先生，可是這位小姐——她——她

海。給了你兩個嘴巴！

蓋。海倫！

海。你打算教我受那種侮辱麼？

蓋（對侍者）。你去吧。（侍者下。）

海（把暖手筒擱在椅子上）。沒有

你我活不了了。你帶着我走也行，我自殺也行。

海倫！

蓋。

海。我要自殺！你若非讓咱們分開不可，你就是割斷我的大動脈。你扔下我我就沒有心也沒有腦子了。再像昨天那樣過一天，一整天沒看見你，——我乾脆辦不到。我沒那麼大耐性。我求你，歐斯克，帶着我走！

！我這是爲我的性命央告你！

海。那不行。

蓋。你只要願意沒有不行的事！

你怎麼能說不行呢？你離開我

海。我非照辦不可，歐斯克！無論辦到辦不到，你做出事來得負責任。我的命是寶貴的，可是你就是我的命。帶着我走，歐斯克，你若是不願意我流血的話！

蓋。你記得在這間屋裏剛開頭一天我告訴你的話麼？

海。我記得。可是那話現在對我

我不死可真不行。這不是空話，我不是說了嚇嚇你；這無非是實情！我敢保準，就跟我保準我有個心在胸這兒一樣：沒有你我就得死。所以，帶着我走吧。不看我的面上，也要看人類的慈悲面上！日子不多也不要緊。

蓋。我一言爲定，海倫，我辦不到。——一言爲定。

海。你非照辦不可，歐斯克！無論辦到辦不到，你做出事來得負責任。我的命是寶貴的，可是你就是我的命。帶着我走，歐斯克，你若是不願意我流血的話！

蓋。你記得在這間屋裏剛開頭一天我告訴你的話麼？

海。我記得。可是那話現在對我

我不死可真不行。這不是空話，我不是說了嚇嚇你；這無非是實情！我敢保準，就跟我保準我有個心在胸這兒一樣：沒有你我就得死。所以，帶着我走吧。不看我的面上，也要看人類的慈悲面上！日子不多也不要緊。

蓋。我一言爲定，海倫，我辦不到。——一言爲定。

海。你非照辦不可，歐斯克！無論辦到辦不到，你做出事來得負責任。我的命是寶貴的，可是你就是我的命。帶着我走，歐斯克，你若是不願意我流血的話！

蓋。你記得在這間屋裏剛開頭一天我告訴你的話麼？

海。我記得。可是那話現在對我

我不死可真不行。這不是空話，我不是說了嚇嚇你；這無非是實情！我敢保準，就跟我保準我有個心在胸這兒一樣：沒有你我就得死。所以，帶着我走吧。不看我的面上，也要看人類的慈悲面上！日子不多也不要緊。

蓋。我一言爲定，海倫，我辦不到。——一言爲定。

海。你非照辦不可，歐斯克！無論辦到辦不到，你做出事來得負責任。我的命是寶貴的，可是你就是我的命。帶着我走，歐斯克，你若是不願意我流血的話！

蓋。你記得在這間屋裏剛開頭一天我告訴你的話麼？

海。我記得。可是那話現在對我

我不死可真不行。這不是空話，我不是說了嚇嚇你；這無非是實情！我敢保準，就跟我保準我有個心在胸這兒一樣：沒有你我就得死。所以，帶着我走吧。不看我的面上，也要看人類的慈悲面上！日子不多也不要緊。

蓋。我一言爲定，海倫，我辦不到。——一言爲定。

海。你非照辦不可，歐斯克！無論辦到辦不到，你做出事來得負責任。我的命是寶貴的，可是你就是我的命。帶着我走，歐斯克，你若是不願意我流血的話！

蓋。你記得在這間屋裏剛開頭一天我告訴你的話麼？

海。我記得。可是那話現在對我

有甚麼用處呢？

蓋。我說我們這種關係總不能談到甚麼真正的感情？

海。那話現在對我有甚麼用呢？

那時候我認識你麼？真的，我不認識你時候一點不知道一個男人辦得出來甚麼事！你早就料到事情得到這個地步，不然你不會一起頭就強迫着我答應你走的時候不來吵鬧。況且，假如你教我答應，無論甚麼我會不答應麼？那麼一答應我就得死。你若走了把我撈下，你就是把我欺騙得活不成了！

蓋。我不能帶着你走。

海。老天爺，我難道不知道你得說這話麼！我沒來時候還不知道麼！這真是太當然的！你跟她們每人都這麼說。我怎麼能比

她們強呢！我不過是一百裏頭

的一個。有一百個女人跟我一樣。你不必告訴我，我知道。

——可是我病了，歐斯格！我病得要死！我害着相思病！我離死比離活着近！這是你辦的事，你可以救活了我甚麼也不犧牲，也沒有担負。告訴我，你爲甚麼不救？

蓋（字字着重）。因爲按我的合同我結婚也不許，跟女人們搭伴旅行也不許。

海（不解）。有甚麼攔阻你的？

蓋。我的合同。

海。不許你——？

蓋。不到合同滿期不許結婚。

海。還不許你——？

蓋。不許我跟女人搭伴旅行。

海。這個我莫明其妙。這究竟跟

誰有關係呢？

蓋。跟我的經理有關係。

海。你的經理？——這與他何干？

蓋。這是他的買賣。

海。也許因爲能影響你的嗓音？

蓋。對。

海。哼，孩子氣！——真影響你的嗓音麼？

蓋。不。

海。你的經理信這種胡說麼？

蓋。他不信。

海。這個我莫明其妙。我不明白

怎麼一個——上等人會簽訂這

麼個合同！

蓋。我作人的權利不過是次要的

。主要的是我是個藝術家。

海。不錯，你是。是個大藝術家

！超等的藝術家！你不了解我

爲甚麼一定要愛你麼？只有這

個是你的偉大的心思不能了解的麼？現在我跟你的關係上我顯着低下，完全因為我覺得唯有你比我高超，唯有你我一心想得到。我咬着牙不教你知道我對你的看法，怕你厭倦我。可是我昨天的經驗所給我的心情哪一個女人也不能忍。我若不愛你愛得這麼瘋狂，歐斯格，你會多看得起我一點。你非輕看那把你當性命的女人不可，你這地方太可怕了。從前我對自己如何看得重，現在已經全變了。既然你的熱情把我燒得只剩下一個空殼，你就這樣扔下我麼？我的命在你這兒，歐斯格！那麼就把屬於我的這血肉也帶着走吧。不然它就消滅了！

蓋。

海倫！

蓋。合同！合同礙得着你甚麼！不用說，沒有一個合同訂了之後人不能夠想法子瞞哄的。人訂合同幹甚麼？別拿你的合同當武器來謀殺我。我不怕你的合同！我跟你走吧，歐斯格！咱們看他至於不至於談到違背合同。他決不會，否則我就是不明白人性。假如他果然反對，我再死也還不晚。

蓋。可是咱們沒有結合的權利，海倫！你不能隨便跟着我走，我也不能隨便負起責任來。我這個人不是屬於我自己的；我是屬於我的藝術的。

海。啊，別跟我談你的藝術了！我管得着你的藝術麼！我不放鬆你的藝術無非爲的是引起你

的注意。上天造出一個你這樣的人來爲的是教你一晚上一晚上地當小丑麼？你還自以爲得意，你差不差？你知道我對你是個藝術家這事情願不在乎。像你這麼一個半神半人的人，有甚麼毛病誰能在乎呢？假如你是個罪犯，歐斯克，我對你也不能兩樣。我完全制不住自己了！我仍然得跟現在一樣在你面前拜倒！我仍然得跟現在一樣求你的憐憫！我仍然得跟現在一樣把我自己交給你！我仍然得跟現在一樣離死不遠！

蓋。唉呀，海倫，你離死不遠！像你這種天生得頂適於享受人生活的樂趣的女人是不肯自殺的。人生的價值你比我知道得清楚。你的身體生得這麼好實在不

能扔掉。還是讓別人去做吧！
——那些發育不全的矮人們，不是自然親生的孩子們。

海。 歐斯格，我沒說我要開鎗打死自己。我多咱說這個來着？

我怎麼能鼓起勇氣來？我說你不帶着我走我就要死，就如同一個人病死了一樣，因為我除非跟你在一塊才能活！別的缺甚麼我都能活——沒有家，沒有孩子，可是沒你不行，歐斯格！沒有你我不能活！

蓋（不安）。 海倫！——現在你若

不鎮靜鎮靜，你是逼着我鬧出亂子來！我只剩下十分鐘了。你在這兒吵鬧不能教人承認是我違反合同的合法的說詞啊！哪個法庭也不能把你的精神興奮狀態看做一種充分的理由。

我還有十分鐘給你。到那個時候你若還沒鎮靜，海倫——我就不能不管你了。

海。 全世界的人看見我躺在這兒才好呢！

蓋。 想想你要受甚麼損失！

海。 好像我還有甚麼可損失的！

蓋。 你也許丟了你社會上的地位

海。 我能丟的只有你！

蓋。 你那些個親近的人呢？

海。 現在除了你我沒有親近的人

蓋。 可是我不能當你的親近的人

海。 我沒有甚麼可丟的了，除了我的命。

蓋。 你的孩子們呢？

海（怒氣暴發）。 誰讓我離開他們

的，歐斯克！誰把我的孩子的母親搶走的？

蓋。 我對你進攻過麼？

海（盛怒）。 沒有，沒有！先別想那個了！是我進攻過你，今天應該再向你進攻！丈夫，孩子，誰也止不住我！假如我死了，至少我嘗過人生的滋味了！因為有你，歐斯克！多虧了你我才認識自己！我為這個得謝謝你，歐斯克！

蓋。 海倫——現在鎮靜點聽我說話。

海。 好，好——還剩十分鐘。

蓋。 鎮靜點聽我說話。

【兩人都坐在沙發上。】

海（瞪着眼看他）。 我得謝謝你

蓋。 海倫——

海。我不要你愛我。我但能跟

你呼吸一樣的空氣——！

蓋(竭力保持泰然)。海倫——跟

我這樣的人世俗的生活法則用不上。我認識歐洲各國的交際明星。她們也跟我鬧過，我要動身的時候——可是一到拿主意的時候，我總是忘不了我的地位對我的重要。我還從來沒見過像你這樣熱情奔放的。海倫——我每天有意跟這個女人或者那個女人隱退到一個幽靜的田園去。可是人要盡責任；連你帶我；責任是最高的法律

海。我想這回我比較明白最高的

法律是甚麼了，歐斯格。

蓋。那麼是甚麼呢？不是你的愛情吧，我盼望？那是每一個女

人說的話！凡是一個女人要做她就說好，假如有人不聽她的，那他就是壞。這就是咱們的笨貨戲劇家給咱們辦的事。他們爲的是賣滿座就把人世顛倒過去，一個女人若是犧牲了後子家庭去縱情，他們說是靈魂偉大。我也願意像個雉鳩似的過日子。可是我自從生在這世上以來，我先遵從我的責任。此外再有機會，那麼，當然了，我盡量地享人生的樂趣。可是一個人若不遵從責任，就沒有權利跟別人有甚麼要求。

海(望着別處；心神恍惚地)。那

也不能起死回生。

蓋(不高興地)。嘿，海倫，你明白麼，我想把你的生命還你

！我想把你犧牲給我的還你。收下吧，我求你！別無事生非！海倫，一個女人怎麼能這麼失體面地自輕自賤！你的驕傲哪兒去了？假如我愛上了你，假如你嫉妒心的是我，你得多麼輕視地教我自量身分啊！在你活動範圍中人們的眼裏我算甚麼人物？一個當小丑的人！一個男人在你以前有一百個女人愛過，在你以後也會有一百個女人愛，而她們爲這個不受一點痛苦，你難道要爲他把性命扔了麼？你願意你的流血在神跟人面前把你弄成可笑的人物麼？

海(望着別處)。我明明白白地知

道我是跟你要來一件從來沒聽說過的事，可是——另外我有

甚麼辦法？

蓋(慚慚地)。我已經把我所能給的都給你了。即使對一位公主我也不能比對你再好了。我們的關係假如繼續下去你還另外有所得的話，無非是你完全身敗名裂而已。放了我吧，海倫！我明白這對你是一件怎樣的難事，可是——人常常害怕自己不久要死。我自己常常為我的性命發抖——藝術成了職業大半會抽去人的精力的。這種愛情的事說完就完，快得想不到。你還是聽憑人生中偶然的機緣吧。我們並沒有因為互相愛才互相尋找；我們因為偶然遇見才發生了愛情！(聳肩。)

你說我做出事來得負責，海倫。難道現在你真心看不起我麼？

，因為你來說教我批評你的聲音我沒拒絕你入門？我敢說的頂看得重你個人的優點所以決不會這樣想的；你對自己認識得太清楚了；你對你的美太驕傲了。告訴我，你來的時候不是有絕對勝利的把握麼？

海(望着別處)。唉，前一個禮拜我是甚麼樣！現在——現在我成甚麼樣子了！

蓋(說正經話的調子)。海倫，你問自己這個問題吧：照這種情形的個人應該怎麼辦才好呢？你是公認的全城最漂亮的女人。那麼我這藝術家願意得到閉門拒絕一切賓客這麼一個不懂交際的笨貨的名聲麼？第二個可能是接見你同時假裝不了解你，那麼人們就得叫我呆子。

多麼冤枉。第三個可能——不過那是非常危險的——我安靜地有禮貌地給你解釋我現在要跟你說的話吧。不過那是極度危險的。因為不但你立刻要給一個侮辱的回答，說我是虛榮自負的蠢貨，而且假如大家知道了，對我會有一種頂特別的看法。我若拒絕人們給我的榮譽究竟有甚麼結果呢？恐怕無非是你把我弄成一個沒價值的沒有辦法的傀儡，給你開心的東西，你可以愛怎麼樣就怎麼樣戲弄嘲笑的樣子，你可以欺負他磨難他到他瘋了為止。(他已經從沙發上站起來。)

你自己說，海倫；我該怎麼辦才好？(她凝視着他，然後無可奈何地向周圍看，發顫地盡力

想找個回答。)照這種情形我目前只有這兩條路：——把你弄成藐視我的仇人或者——至少還敬重我的仇人。可是(撫理她的頭髮)海倫！——人不願意教這麼一個大家公認的美人藐視。現在，你的自尊心仍然允許你要求我帶着你走麼？

海(眼淚橫流)。天哪，天哪，天哪，天哪——

蓋。你的社會地位讓你有機會跟我接近。你利用了這一點。——不管別人，反正我絕不會為這個看不起你。可是你也不該看不起我因為我願意保留我的權利。誰也不能像我跟你這變總是坦白的。我跟你說過在你我之間絕不能有動感情的事。我跟你說過我的職業不許我

跟人結合。我跟你說過在這個城裏我的合同今天滿期——

海(站起來)。

唉呀，我的頭好暈

！我聽見的無非是好些句話，話，話！可是我(用雙手撫着心和喉)這兒也堵住了這兒也堵住了！歐斯克——事情壞得你看不出來！我這麼一個女人在世界上總是——我已經生過兩個孩子了。你要說甚麼，歐斯克——假如明天我去找另一個人造成你跟我這種關係，你要說甚麼呢？那時候你要說甚麼，歐斯克？——說呀！——說呀！

蓋。我要說甚麼？甚麼也不說。

(看他的錢。)海倫——

海。歐斯克！——(跪下。)我為我的性命求你！為我的性命！

這是最後一次跟你要求救命了

！跟我要甚麼都行！可是別要我的命！別要我的命！你不知道你這是幹甚麼！你瘋了！你失常了！這是最後一次！因為我愛你你恨我！別把這幾分鐘放過去！——救我！救我！(用力拉起她來)。聽我說一句好話！——聽我說——一句好話——

海(低聲)。不聽還行！

蓋。海倫——你的孩子們多大了？

海。一個六歲一個四歲。

蓋。都是女孩子？

海。不。

蓋。六歲的是男孩子？

海。是。

蓋。小的是女孩子？

海。不是。

蓋。都是男孩子？

海。不錯。

蓋。你不可憐他們麼？

海。不。

蓋。他們若是我的我得多高興！

——海倫——你肯把他們給我

麼？

海。肯。

蓋(半玩笑地)。假如我跟你一樣

不講道理——忽然覺得我一定愛上了某一個女人，絕不能愛別的女人！我不能夠跟她結婚。我不能夠帶着她走。可是我非動身不可。那我可怎麼辦呢？

海(此後一直地漸漸鎮靜下來)。

不錯，不錯。——當然。——

我明白。

蓋。相信我，海倫，在這世界上像我這樣的人要多少有多少。

你我適合的情形就可以給你一

點經驗。你說沒有我你活不了

。你認識多少男人？你認識得

越多你把他們看得越低。那麼

你就不打算再為一個男人自殺

了。你就看他們也不過跟我看

女人一樣了。

海。你以為我無非跟你一樣。我

不跟你一樣。

蓋。我說的是正經話，海倫。誰

也不專專愛一個人除非另外他

誰也不認識。每人都愛跟自己

性情相同的人，而且隨處找得

到，只要他知道辦法。

海(微笑)。人遇見跟自己性情相

同的，就永遠敢保準自己也必

被愛麼？

蓋(拉她坐在沙發上)。海倫，你

沒有抱怨你的丈夫的道理！你

為甚麼沒把自己認識得更清楚

一點？每一個年青的女孩子都

是自由選擇的。世界上沒有強

迫一個女孩子嫁給她不願嫁的

男人的力量。對於女人的權利

不能這麼蹂躪。有些女人為某

一種物質上的利益出賣了自己

又願意逃避責任，才說出這種

不通的話來讓人家信。

海(微笑)。我看那就是違背合同

了。

蓋。假如我出賣自己，他們至少

是跟一個誠實的人打交道！

海(微笑)。那麼愛人的人是不誠

實的了？

蓋。正是！——愛情明明是一種

俗鄙的道德。講愛情的是那些

個不敢到人羣裏去，怕跟別人

比較，沒有勇氣受公平的力量

試驗的人們。講愛情的都是討厭的小詩人，沒人崇拜就不能活。講愛情的是想把他的太太跟牛一塊兒套在犁上的農夫。愛情是軟弱的人跟沒勇氣的人藏躲的地方！——在我生活所在的大世界上人人都是現出真正的本相來。如果兩個人結合，他們準知道怎麼互相了解，用不着愛情。

海（又用懇求的聲調）。你不把我

介紹到你那個大世界上去麼？

蓋。海倫——你肯爲一時的樂趣

犧牲你自己的幸福跟你的家庭

幸福麼？

海。不肯。

蓋。你答應我回到家庭去不表示

不願意麼？

海。我答應。

蓋。也答應我不死，連有重病

那麼死也不行？

海。我答應。

蓋。你真答應我麼？

海。真的。

蓋。答應我你要盡你做母親——

做太太的本分麼？

海。不錯。

蓋。海倫！

海。哎！——你還有甚麼說的！

——我都答應。

蓋。答應我我可以動身不必擔心

麼？

海（站起來）。答應。

蓋。現在咱們再接一個吻好麼？

海。好——好——好——好——

好——好——

蓋（敷衍地吻了她）。一年以後，

海倫，我還要到這城裏來唱歌

呢。

海。一年以後！——不錯，當然了。

蓋（假裝感動）。海倫！（海倫緊

握他的手，從椅上拿起暖手筒

來，拉出一把手鎗，開鎗打入

自己的頭，倒在地板上。）海

倫！（他脚步不穩地走向前，

又往後退，無力地坐在一把椅

子上。）海倫！

【稍停。】

電梯侍者（上場；看着蓋拉多和海

倫）。先生——蓋拉多先生！

【蓋拉多不動。侍者走近海倫

。兩個臥室侍女和一個手裏

拿着粗毛刷的擦洗女工遲疑

地擠進來走近海倫。】

女工（稍停之後）。她還活着呢。

蓋（跳起來，跑到門前，撞到店主

身上。把他拉了過來）。派人

找警察來！一定得把我逮捕！我若是現在走，我就是野獸，我若是留在這兒，我就全完了，因為那就是不守合同。（看他的錶。）我還剩下一分零十秒鐘。快點！別等這個時候過了把我逮捕！

米勒。弗力茲，把頂近的警察找來！

電梯侍者。是，先生。

米。儘量快跑！（電梯侍者下。

對蓋拉多說。）不必心慌，蓋拉多先生。這種事在我們這兒見得太多了

蓋（跪在海倫身旁，握了她的手）

海倫！她還活着呢！她還活着呢！（對米勒說。）我若是被捕，那就有了合法的說辭了。我的箱子怎麼樣了？

馬車在門口麼？

米。已經在那兒呆了二十分鐘了，先生。（到門口去叫進來侍者，侍者把箱子搬下一個去。）

蓋（彎身俯視海倫）。海倫！

（低聲。）在職業上壞不了我的事。（對米勒說）你還沒派人去請大夫麼？

米。已經立刻給大夫打電話了。

一小會兒就來，我敢保。

蓋（把手放在海倫臂下，扶她起來一點）。海倫！你不認得我麼，海倫？

海倫，大夫一小會兒就來！——你的歐斯格，海倫！——海倫！

電梯侍者（在開着的門口）。警察哪兒都找不着！

蓋（甚麼都不顧得了，跳起來，任憑海倫倒下去）。我明天非得唱「特利斯探」不可！

他撞翻了幾件傢俱，由中門跑出。（幕落）

忘記 南星

給人一些「幸福的哀愁」的人或事物是永遠不會被忘記的，在這一方面，我的記憶就極其堅強；即使是一個夢，即使是一個「美麗的，柔聲的，而已經殘破的夢」。雖然韋勃斯特（M. M. Webster）在他的「秋之歌」裏寫道：

蛇蛻去它的皮，

夏天已經過完了，

我也終於脫開了

我的古老殘破的悲愁。

雖然艾克利（J. R. Ackersley）在他的「鬼」裏寫道：

仍然聽得見

他說「再會！」

聽得見他歎息

又那麼低地說，

「啊，但我知道……

你要忘記。」

我卻在我的「豎琴」裏寫道：

從此再不能忘記，

從此再不能忘記，

從此再不能忘記。

我將苦痛地懼怕着

每一年了香花和微雨的氣味

固執地回來的季節。

編 輯 後 記

△冬季號的遲出（實則也遲了沒有多少時日），主要是由於換了一家印刷所的原故。並且，由於它的正巧缺少新五號字體，致使本期除詩以外一律變成老五號了。這在看慣了新五號的人們，也許有點生疏之感吧。不過老五號也有其好處：清清爽爽，大大方方。當然，印刷所方面，新五號如果有的話，我們也並不打算這樣做的。因為我們是多麼地珍惜着我們的寶貴的紙啊！

△同創刊號一樣，各方稿件的編選，本期還是由楊樺，南星同我三個人共同負責的。不過爲了編輯上的統一與方便起見，這一期的實際主編人是我，因此一切編得好與不好的編責，自應由我一人負之。我們所採取的編輯制度是輪流主編制：創刊號是楊樺主編的，這一期是我主編的，下一期春季號該輪到遠在北平的南星主編了。又，本刊爲了增加工作效率起見，自本期起，加聘真原爲編輯。

△說到本期的內容部門，計有論文三篇（詩論、

小說論、文藝論各一篇），詩五家九首，小說四篇（創作、翻譯各二篇），戲曲一篇，散文四篇，隨筆三篇，文藝批評二篇（劇評、詩評各一篇），文壇史料二篇，其他。跟前期比較看來，除了一個獨幕劇及三篇性質上不同於前期的各篇的論文之外，尤以史料及批評二個部門，可以說是本期的特色中之特色。我們不打算在此對各篇都作一詳細的介紹了，但是張資平先生的文藝論，傅彥長先生的隨筆，東野平先生的小說，艾辰先生的散文，畢基初先生的批評——這幾篇好文章是編者個人所樂於特別推荐给本期的讀者們的。又，徐玉諾先生的詩，雖是舊作，但從來沒有在任何地方發表過，承趙蔭棠先生抄寄本刊，這是本刊的一大光榮，而趙老先生的熱意更其可感得很，祝他健康。末了，還有一件事情，要向愛護本刊的讀者們交代一句，那便是，本刊創刊號上既已預告了詩翁祖正先生的「談狂風崗」一文，原定本期與讀者諸君相見的，但是因爲徐先生正在病中，竟遲到本期截稿之日，仍然未能寫作，這是很遺憾的。但願徐先生早日康復，下一期的本刊能以獲得發表這篇渴望中的好文章的光榮。

（賈易士執筆）

專營糖精奎寧及各國
針藥西藥工業原料

地址：中央路四二號四一〇室

德孚西藥行

電話：一三五八一，一三五三七

文藝世紀 (季刊) 第一卷·第二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一日出版
宣傳部登記證滬誌字第二九五號

每册定價國幣三百五十元
(加拿大紙張每本每册五百元)

編輯者 楊樺路 易士南 星真原
出版者 文藝世紀社

社址：上海江西路漢陽大樓五二二室

發行者 文藝世紀社
總經理 文滙書報社

社址：上海靜安寺路青海路七號

廣告價目表

等次	地位	全	半	四分之一
甲等	封面底	二萬元	一萬二千元	
乙等	封面裏	一萬八千元	一萬元	
丙等	目錄前後	一萬二千元	七千元	五千元
丁等	正文前後	一萬元	六千元	三千元

主 要 營 業

工作機器·一般機器

工業材料·船舶載位

洽 成 貿 易 公 司

經 理 陳 友 歐

上 海 漢 口 路 一 一 〇 號

電 話

{ 一一五七三
一一五七四
一一五七五
一一五七六

棧 房 : 金 陵 路 一 二 號

電 話 : 八 六 九 六 七

近世補身妙品



鮮肝鮮脾 足以補血
 鱈魚肝油 有食物性之價值
 麥 精 有滋補作用
 次亞磷酸鹽 足以補充鎂質
 凡此種種成分使純淨及含幾怪之

華大寶利鱈魚肝油 為

男女老幼四時之補身却病無上妙品。味美可口。毫無腥膩。

每種備有樣瓶試服。函索即奉。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四川路六六八號

WATERBURY'S COMPOUND

(W2)